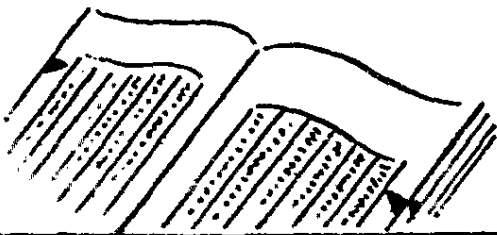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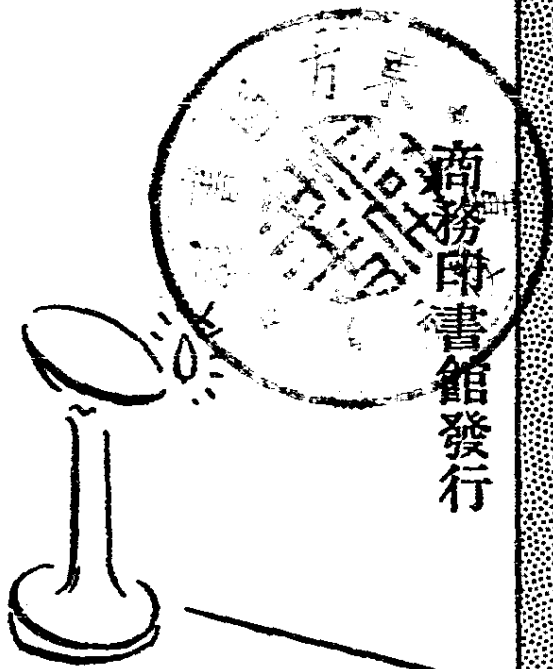


鶴見祐輔著 李冠禮 蕭品超合譯

# 讀書三昧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讀 書 三 味

鶴 見 祐 輔 著  
李 冠 禮 合 譯  
蕭 品 超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目錄

原序	一
譯者序言	一
讀書三昧	一
從世界史的角度一瞥	三
一 黑夜之後白日來臨	三
二 所謂文化是價值判斷	四
三 國內變革的國際性	七
四 斯巴達的社會——秩序	九
五 蟻的社會	一四
六 亞典的社會——自由	一七
七 不死的人類	二五
八 人類的永遠性	二八
枕頭的書	三一
小說家和熱情	三三

讀書人閑話	三七
一 讀書的恩惠	三七
二 少年時日的讀書	三九
三 中學生時代	四一
四 第一高等時代	四四
五 精讀法	四五
六 速讀法	四八
七 推讀法	五二
八 不死的真人	五四
近代人的讀書	五七
穆來的回顧錄	七一
一 那人間性	七一
二 操守	七二
三 對民族的貢獻	七四
隨感隨想	七五
一 朝的祈禱	七五

二	懷柏拉圖之夕	七五
三	古今六千年	七七
四	紙的禮讚	八四
五	文和辯	八六
六	旅行	九三
七	尺牘的今昔	一〇五
八	人生的決斷	一〇九
九	向專一底路跑的心	一一五
十	造釘的大總統	一二〇
	人生瑣談	一二三
一	持家之婦	一二三
二	請給我問好	一二五
三	賣牛乳姑娘底故事	一三一
四	煩憂的屏逐	一三六
五	過慮	一四三
六	沙根大王談	一五〇

七 宴威爾遜夫人	一五六
人物評傳	一六三
威爾遜的自傳	一七一
未完成的英雄薩斯洛迭	一七七

# 原序

## 一

隨筆集一冊，稱『讀書三昧』，那未必只採錄關於讀書的短文。凡宇宙觀，政治論，人物評傳，處世寓言都收在裏頭；蓋著者最近數年間的心的鴻爪。這樣命名，是由篇首的小文取來的。因為一篇的主旨，就在於此。

著者以隨筆集問世，是以大正十三年末的『思想、山水、人物』始。這書是入於著述家生活的著者之初詣世上。其得到想像以上的響應，對於著者與其說喜悅，無寧是大大的獎勵了。這一次的新著，是昭和三年等『履中道之心』以來，可以說久既不以隨筆集問世的著者的第二次涉世了。

因為得公開隨筆集，是為著述家的一種特權。在外國那是非常底難事；但我國則未必是十分困難。就是這樣，那也是相當的冒險。所以得到答應隨筆集付梓的出版者，是為著述家所感謝的。

## 二

在這意義上，我以非常底滿足發表這書。感謝閱讀這樣小文集的世上未謀面的諸位。

但是，發表『思想、山水、人物』的時候和今日，而日本的情勢非常差異了。

當時的日本，在政界是議會政治確立，在思想界是左翼思潮盛行，在國際間是國際聯盟主義堅實的。然而今日的日本，以東北事變爲一大導因而根本底變化，或將再變化下去。

議會主義被包圍於深刻底懷疑的羶霧；左翼思想由想壇之王座顛落下來；國際聯盟變成和日本無關係了。更進，則在經濟底是資本主義制度由別方面遭尖銳底批評和攻擊；言論自由，到處甚感困難。

由明治維新數來六十九年，我國立於這樣危難局面的，可以說從未嘗有。

這書適在這樣時代問世；所以著者推敲思想，變更稿本不知幾次了。改削舊稿，增加新稿，而廢棄削除的部份，超過這書二倍。尤其是卷首數篇，最爲心血之構。行間之意，弦外之音，倘幸而獲識者的心會，則幸甚了！

三

當這隨筆問世時，我欲一言以表示微衷於所未謀面的朋友。那是誌『思想、山水、人物』時候所無，而今日所有的。那是明白世上有繼續愛讀我的著述的人們。我意外地發見愛讀拙著的讀者，不知幾度驚而且喜。古人說過：待知己於百年後。現在，我知到活着而世間有知己在，真不勝感謝之至了！

昭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於湘南逗子客寓

祐輔記。



## 譯者序言

一  
在譯完這樣一本範圍廣泛的隨筆集之後，本來沒什麼特別要寫的，並且原序裏既經把發表這書的環境和內含說明了，而著者又不是初次以著作和我國人相見；然而譯者照例得說幾句話的。

我在課餘業餘每喜歡讀這一類的書，尤其是著者的作品，就不單爲所謂『增加知識，磨勵德操，獲得利益』，而尤在於使人感受到『清純底感動』『明朗底怡悅』的精神的慰安。所以一經讀過之後，總覺得有不忍少數人獨享而不可不公諸同好之意。事實上更很明白國內，尤其青年中渴望讀這一類書的人多得很的。在魯迅先生譯著者第一部隨筆集『山水、思想、人物』的當初，是無意的；然而我們恰恰是相反，立心把它譯出介紹於國內還未能直接閱讀日文的人士。因爲這實在是一本良書，無論老少男女，都值得一讀，相信都有各自的獲益和發見。

## 二

著者眼光鞭辟入裏，文筆明朗流利，立意正確懇摯，使人折服的地方指不勝屈。所以佳文警句，不勝摘錄，只好讓讀者自己去賞領了。自然！許多並非著作的創見，而爲前人所常道的；但我總喜歡他推陳出新的本領，惹起我們的興味，給予我們以深刻的認識。話儘管是對日

本人而發，但裏面不單分明反照出中國的一個大黑影，簡直有各人自己的真面目在。因此他的指導，鼓勵，鞭策，嘲諷，我們也就覺得感激，勇邁，痛楚，慚愧。

三

這部譯本，只是原書的大部份，我們是根據興味和適切的條件選譯成的。因為各篇幾乎都是獨立的；所以缺少一點也不妨礙。

譯文是一方注重中國文字的語調，同時是力求保持著者的詞意的。

一九三七年六月初，譯者記於東京客寓。

## 讀書三昧

明窻之下，倚淨几而翻讀會心之書，是人生至樂的一回事。讀書之樂，融融洩洩，心中的苦惱，如白雲浮蕩於夏日的天空，瞬息而歸於幻滅。眼前一時得失，像蠻觸末爭似的，自該消失無遺了。

知己的朋友，不容易得；名山大川的壯觀，非可遂求；陶情適性的方法，莫若披閱良書之易易。體會得讀書之道的，則隨地隨時，皆爲主宰。人生長途之旅，度往度來，八十年，能始終不倦，得不謂之爲非至福嗎？

然而讀書之道，非坐食起行那樣的自然，那樣的一見平凡，而是難中之難事。天下之人衆矣，世間書籍浩瀚如海；但是，能參透讀書三昧底境地的士子，無易得之理。

然則讀書之道，究怎麼樣？曰：在乎具有真善美的三德。

所謂真，是求真理於書中，以滿足我理性之謂；所謂善，是尋至道於書中，以充實我道德心之謂；所謂美，是心會美感於字裏行間，以愉快我藝術心情之謂。這三者兼備，然後讀書三昧之途，才告完成。人是在明窻之下，才飽嘗陶然入於仙境的全人底滿足的。

可是，我們在一本書裏面，常不能同時要求這三者而俱備的。科學家在書本尋求真理，哲學家在紙堆中研究至道，藝術家在字裏行間領賞美感。但我們時而求真，時而焦心於道，時而

愛戀美詩。因時而一任我心之自由，如白雲流水，無所滯止；到悠然地聽其自然之時，乃知讀書真是快樂的人生的伴侶。

世途險巇，在這動亂的今天，浩然之氣，尤其要緊。且更快地尋求會心的書以修養我們這顆荒寂的心靈吧！

明窻淨几中，三昧之會興，正在等待着我們。士之攻讀，不亦樂乎！

## 從世界史的角度一瞥

### 一 黑夜之後白日來臨

對於世界歷史深感興味的我，每當種種社會現象發生時，都有從世界史底角度去觀察的習慣。

最近看到東京所起的騷擾，和事後所發生的新內閣，及組閣當時軍部所發表排擊自由主義的聲明等，我感覺這不是最初的事件，因而也并不以為什麼新奇的一回事。

大約距今十五年前，馬克思主義，瀰漫於日本的思想界；社會運動的表面，當左翼的急進思想跳梁跋扈時，我嘗以此為一時的現象，論述其不久應有變化。

視察今日我國右翼思想的盛行，我亦抱同樣的見解。——即這既不是別開生面的新奇，也決不是前例所無的破題兒第一遭。

社會的現象和思想的波紋，恰如大海原中的滿潮和乾潮一樣，或漲或退，有一定的周期律。不管那潮的起伏如何，而稱為人類社會的大海，是用太古來的姿態，不變地存在而靜肅地以赴那生命之道路的。

故此我們對於目前一時的現象，無所動心。白日之後，黃昏來臨；黃昏之後，深夜的黑幕

旋下。可是，在黑夜之後，白色的光芒，必定躍動於東方的地平線上，終於煌煌的日輪雄壯地照耀寰宇的。泰西詩人歌道：

呵！雨風呀！冬若來臨，

訪探春光，將不遠了！

因有陰慘的寒冬，而陽光融和的春天，更爲可樂。使大地四時皆春，則誰將感謝皇天催花的節令？變化，乃人生的常經；流轉，是宇宙的法則。

我們生在流轉之世間，總得熟視『不墜之星』於天上。那是對於『不死的人』的我們的信仰。

當我們走着任何黑暗的夜路時，不要忘記日輪正溶溶地映照著地球的別部份，更不要忘記日輪過一會兒快要回到我們的瞳孔裏來了！

一面流轉，一面進行，是宇宙的法則，也是生命的姿態。不動而光靜，那就是死滅。爲着生存，要常動，而且要常時變化。變化之中，看出人類的進化，這是我們從世界史所受得來的教訓。

那麼，世界史所教給我們的是什麼呢？

## 二 所謂文化是價值判斷

世界史所告訴我們的，是人類多變化，並且一面經驗由此變化而來的困難，一面漸次以建造新文化。

所謂文化，是一種光之滲透人類各人心坎中的一種過程。更進一步，則飽受這種『光』的生活，已開展在一切人們的眼前了。

所謂文化或文明的根柢，是在我們認到什麼爲寶貴的價值判斷。古來我們以稱爲金的鑛物爲非常珍貴，這不是因爲金有美麗的顏色，而是因爲我們利用它而發見多量的價值。金的貴重性不在金的本身，而在於我們對它所抱的價值判斷。

這種價值判斷，隨時代的遞嬗而變化。由於這種價值判斷之不同，我們便以某人爲高尚，某時代爲雄大，某民族爲尊貴。

這樣的價值判斷，千差萬別。因民族而異，因時代而殊。又雖在同一時代，同一民族內，也因各人而有不同。

然而曠觀人類歷史的綿邈，則人類無間於地理，時代，民族等的差別；在大體上，賦有頗爲同一的價值判斷。且在這種價值判斷的流轉變化中，我們發見永久不滅的人類自身的姿態。故一時代的變化，一民族的動搖，正如大海波濤的起伏，潮汐的漲落似的，不過是人類進化的大源流中一時底波濤而已！

我們把人類史價值判斷的內容，看作『真』『善』『美』，或則視爲『勞働』(WORK)財

富』(Wealth)『幸福』(happiness)。——即求真求善求美之心，是超越時代和民族的差別，而爲人類共通的現象；愛『働』，求『富』，謀『幸福』，不問地理和階級，是人們普遍的性情。

但因時代與民族之不同，從而以什麼爲真，什麼爲善，什麼爲美，遂致解釋紛歧。然而解釋雖有差異，也並非如白與黑之積不相容，猶之同一底紅色，變爲種種；同一的綠色，有千式萬樣的差別。

所以古之賢者道破了，說『大空之下，無一個是新的東西。』某個時代的人，以某種思想，某種制度，某種好尚，主張爲前代所未聞的新現象時，在研究世界史的人們，毫不覺那是前人所未踏過的新天地。因爲有許多的時候，很明白那是淵源於他們的無知乃至狹量的。

所以古聖既說過『溫故而知新。』所謂溫故知新並非我們要回復到太古時代那樣守舊的意味，而是把古代已經發生萌芽的東西，在今日的時代，取新的形式而發揚光大起來。由於鑑法古人的思想和經驗，而能够使我們今日的思想感情更明白，更深澈，且廣大的理解的。

例如距今十五六年前歐美過激派社會革命思潮盛行時，歐美的學者思想家們，莫不指陳古代希臘的歷史，而說明共產主義的思想與運動，決非二十世紀的新發明，在二千五百年的古代社會，已略取同一的形式而表現過了。

自我們東洋人看來，則迴溯古代中國的老莊哲學，和古代印度的佛教哲學，而可以明白知



道這是所謂近代思想的搖籃。

以社會秩序爲中心的孔夫子的思想，和以個人自由爲要點的老莊的思想。過去三千年間，在中國大陸上，不斷的衝突，激盪，乃至長短相補而發達起來似的。不論任何民族，任何時代，大概於內部一面抱藏這樣的兩種思想底交流，一面向着永遠的未來繼續邁步。

不過這種變化，動搖，希求，檢討是否正直真誠，就是決定那個民族和時代的大小高下的試金石罷！

### 三 國內變革的國際性

人常以今日的日本社會狀況，比之於幕末維新時代；但我却抱多少懷疑。我願今日的時代，寧勿類似於足利的末期。爲什麼呢？蓋由德川到明治的日本民族的步伐，比較的整然有序。其間雖然是抽象底，仍有指導原理。及此制度崩潰之後，統一的新制度不旋踵而成立。但足利之後，在信長秀吉家康等出現前，既無若何之統一，又缺乏指導的精神，那是慘澹的社會底崩潰而已。

某社會裏面，每當一種思想沒落，一種制度崩潰時，到頭來必有其他的思想和制度代之而興。這樣的結論，是不大可靠的。苟無明確的目標，而遽行破壞之後，在新的建設完成前，常需悠長的歲月。在西洋羅馬帝國的文明和制度崩壞之後，新歐羅巴諸國未出現之前，繼續約有

一千年的黑暗時代。那時歐羅巴以外的大陸，尙無強大的文明社會成立，故歐洲能經千年的黑暗時代，而不受外族的壓迫。假令在南方的阿非利加的大陸上，有強力如埃及及帝國的存在，則歐洲將全被合併於埃及了。歐羅巴雖然千年間繼續那樣的混亂，而仍不失其爲獨立的民族的，真不能不說是他們的僥倖了。

同樣，當我國足利的社會制度弛緩而戰國時代出現的當時，亞細亞大陸上無侵略底強國之存在，這也不能不說是我們的大幸運。

然而今日的世界，因交通機關之發達，很明顯地縮小了世界；又由於強力國家的勃興，地球全被分割了！故此像歐羅巴那樣通過千年的黑暗時代，既爲現在環境所不能容許的。觀察中國大陸現狀的人，誰也承認的罷！

在中國一個王朝滅亡後，到第二個王朝建立前，按諸過去史實，總要百年或二百年的時間。對於談說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動亂的人們，我常以下文爲答的。要知那是古代或中世紀的情形；像今日世界各國人口稠密，從而生活壓迫深刻的時代，四隣萬國，將不再晏然地袖手旁觀這互二百年之久的中國動亂罷！

事實上已刻刻默認我的話兒了。在今日那樣縮小的地球上，像中國這樣大地域的紛亂，是不能長久熟視若無睹的。因爲這不僅是中國的本身問題，同時也是世界各民族的生活問題。

故此一國一民族的內層所起的變化，往往不能與其他各國絕緣。

那是近代社會改造所賦有的特異國際性。

所以日本的改造革新，不單是日本一國的事件，同時亦是世界的一大事件。

#### 四 斯巴達的社會——秩序

從古以來，人類所抱懷的價值判斷中，有認社會秩序爲中心思想，和認個人自由爲中心思想的兩個源流。這兩種思想，不管在什麼時代什麼民族，總常相並存的，取種種的方式而表現出來。

那最顯著而又最澈底實驗過的，是古代希臘的時候。以秩序爲中心而建築社會的，是斯巴達；以自由爲基礎而營集團生活的，是亞典。這兩個都市國家，雖爲同一語言的同一民族；可是，因爲根本觀念的對立，終爲古代西洋的兩個代表國家。在人類史中，今日也占極有興味的一頁。

模倣亞典的，是今日的英法美等國；取法斯巴達的，是希特勒和莫沙里尼之於德意。故此我們放眼一看古代希臘的兩個都市國家，便明白發現於近代世界的二大潮流，且能判斷其長短功罪了。

先讓我們看看斯巴達吧！

斯巴達位於希臘半島南端的拉西的摩尼亞國的首府。他的產業，是農耕和畜牧；但斯巴達

市民輕視勞動，對於生產工作完全委之於海洛特族，而自己則單致力於軍事和政治。他們藉奴隸的勞役而生活，故能從生計的桎梏解放出來。斯巴達雖為希臘諸邦中第一的陸軍國；但其市民數量不過數千而已。

他的社會組織，是貴族的；政治傾向，是武斷的，保守的，而且是排他的。

這樣少數的市民，賤視生產，鄙屑文化，且不效法外國的所長，孤陋自守猶能稱霸於當年之希臘。亡國後三千年，直至今日尚巍然屹立于西洋文明的一隅的，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吾人一溯其原因，則發見斯巴達王族的立法者萊考格斯 (Lycurgus) 之才華和策略。

據蒲魯特 (Plutarch) 英雄傳所說，則萊考格斯的立法大概如左：

第一，他把全國的土地；平均分配於斯巴達的市民。凡為一家的主人者，年給以相當於出產十四石穀的土地；又妻的名份，則給以二石四斗，另與以相當的酒和油。即日本封建時代所說一家皆平均十七八石的武士罷。

其次，是他平均分配國內動產的一個政策而悉數收回金銀貨幣，祇准使用鐵製的。結果，小額資財，日形豐富；所以儲藏多量金錢的習慣，漸告絕跡，從而盜竊或賄賂的風氣，不禁自戢了。

他又禁止流於奢侈浮華的藝術，只獎勵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生產。

進一步，設共同會食制，使市民悉同就食而取同一的食物。以十五人為一班，規定各人每

月繳交小額的金錢，以備辦一定分量的食物。

那些食物是淡泊而小量的；因為美食易致身體肥碩，有礙均衡發育。這會食制度，變了使市民練習節制的道場了。

小孩子們，亦一律送到共同會食場去，教以節慾的習慣和禮儀的作法。

就是關於住居，萊考格斯也以素樸節約為宗旨。他下命令市民：頂棚，該用粗削的板去做就，門和門口，應用留着鋸齒樣子不必修飾的木製成。

從這樣簡陋的茅屋中，他完全奪去人們家庭團圓的幸福了。那就是對於結婚，他也不許可戀愛男女間以情操上的滿足。決定結婚的青年，常在共同的食堂夕食，到了黑夜，不持燈火而赴新婦之家，共宿一宵，黎明前，就要獨自回家了。故此雖生了好些個孩子，而未曾與妻在白晝間會過面的丈夫，也往往有的。

萊考格斯以為結婚是替國家生育良好兒童的方法，所以不僅把結婚這樣的規定，而且不承認對於生下來的小孩子有親權之存在。他認定兒童應歸國家全體所有，故教養兒童，非父母的權能，而是國家的職務。

父母養育孩子時，就有報告於檢察官的義務。這麼一來，檢察官仔細地檢驗過嬰兒後，認為強健優良時，則命其父母養育，且分與一定的土地。反之，若體軀矮小或殘缺不全的孩子，則使其父母棄之於阿蓬跌幽谷中。

小孩子到了七歲，則編入班隊，使其同在一塊兒遊戲或運動。教育的全部課程，在使其養成絕對的服從。讀書到某程度，則停止其就學，而使之作裸體跳足的運動。晚間讓他睡在一張用蘭草所造成的堅實的床上，一年只給他一件衣裳。

從少年期進入青年期，更加以嚴格的訓練；不但使他們從事於肉體的鍛鍊，而且注意其精神的陶養。那不是讀書或理想那樣文化人的教育，而是即席判斷事物，以簡潔明白的文句使發表自己意思的實行家底訓練。他們由尊長輩教以關於德行及名譽，使判別市民中誰的行為值得賞讚。對於隊長有所質問，若不能馬上回答的，則於公衆之前，使咬嚙大拇指爲處罰。

少年們以天真活潑的上等諧謔相與語，且教以簡潔的言詞，表現深刻的思想。萊考格斯命令凡一切日常會話，若非簡賅而切實用，短潔而寓有高尙意味的言辭，概不准用。故斯巴達人，以善用深刻而不流於鄙野的警句爲能手。

又用詩歌或音樂以教訓一般青年，讚頌殉國烈士的德行，無作是養成勇敢尙武的國民。所以斯巴達人身臨戰場，便表現無與倫比的勇氣。但在戰爭中，倒弛緩訓練，藉戰爭而給他們安息。

除了戰爭以外，他們的日子都消磨在唱歌，跳舞，祭祀，獵狩，體育，公共集會那裏去了。食物，是由希洛族奴隸耕田納稅而來的，故斯巴達市民，無生活顧慮之必要。他們又以工藝或儲金之類浪費時間，爲人間莫大恥辱；故日常生活，優遊自在。或利用餘暇以觀賞少年

們的體育運動，或恭聆學識淵博的名人演說。

一切的市民，作為達成國家公共利益起見而生於世的去看待。一談到國家公共利益，究竟是什麼？那不外守土禦侮和保守民族傳下的固有道德。故此，那簡直是武斷的保守的社會，是完全不承認人間有個人意思存在的社會。正像蜜蜂羣擁在那女王蜂的周圍，沒却一切自我，以防衛那蜂的社會一樣。斯巴達市民，已是忘棄自己，為國家的生存而被訓練着的。

所以斯巴達人極端底厭惡外國影響流入自國境內，且禁止其國民出國，排斥學染外國的道德，習慣，政體等。又外人擬來斯巴達時，須述說其此行的目的，如不能提出正當的理由，則拒絕入境。他們畏懼外國的思想和習慣，正如恐怖傳染病一樣的可怕。

萊考格斯死後歷五百年之久，斯巴達社會能維持其所立的法律於不敝的，是因所選定那統治者三十名的元老議員賢明公正之故。

在該國內，元老院議員發生缺員時，依據萊考格斯的遺法，是規定從六十歲以上德高望重的衆人中拔選遞補的。

那選舉方法，說也奇怪。事先召集市民於選舉場，而為決定選舉起見，遂把那被選舉的若干人，各各幽閉於選舉場附近的一個房子。於是候補者由抽籤順次而各各從市民羣中走過。那時密室內的審判官，不知道現在正通過着羣集中的那位是姓什名誰，只順次而記錄其所受的喝采程度，然後以記錄博得最多喝采的人，被宣佈作元老院議員。

斯巴達是這樣的一個社會。故此後世的史家，往往把他看作是人類理想社會之一。那因為市民的生活平等，節制物慾而貴重精神，捨棄個人幸福而謀公衆樂利之故。

然於此我們所不應忘却的，是斯巴達市民的平等，乃建築在海洛特奴隸的榨取之上。總言之，他不過是一部份特權階級內的平等。而且他們所崇尚的道德，是祖先遺留下來的傳說道德，足以妨礙順應潮流的新道德的發生，——即祇有在萊考格斯 (Lycurgus) 腦海中的價值判斷，是最高無上的道德，此外則任何思想之發生都不容其存在。——他們所目許的國家最高道德，不過爲維持這種傳說道德和傳說社會的一種制度而已。

若以滅却個性和固守傳說主義爲生物最高的目標，則我們於地上發見有許多駕乎斯巴達社會之上者。

那最顯著的，是蟻的社會和蜂的社會。

我們欲於此暫且轉眼看看蟻的世界吧！

## 五 蟻的社會

從集團生活之安寧和種族之保全這一點看來，則人類社會，遠不及蟻的社會之進步。

根據生物學者所說，蟻在數萬年或數十萬年以前，亦有所謂自我的意識。然而蟻類感覺到各各有其自己的意識和慾求，是於他們的集團生活有妨礙，且覺悟帶危險性；於是一個個底捨



棄自己的意識和慾望，無小我的存在，求集團的安全，以造成今日的蟻的社會。

故此蟻的社會，簡直是犧牲個體的自由，造成爲集團底蟻的統制世界。藝術啦，哲學啦，科學啦，像這些由個人自由纔能產生的文化，全都捨棄了。蟻是只基於社會道德而生存的。

他們爲着全體的生存，首須竭其最大之努力以謀獲得食物。又因此共同目的而團結一致，以赴勞役；故在蟻類之間，看不到像虎狼那樣的個別爭鬪。所以他們雖到了滿目冰雪的嚴冬時候，猶不覺有凍餒之虞，那是因爲他們知道未雨綢繆，早預備了充分的糧食。

其次，就是他們對於子孫的繁殖，也否定一切的自我。他們絕不會做像鹿和雉那樣的色狂，致暴露身體於危險的境地。也不會學水中的魚類，生下自己必要以上的卵子，致爲其他生物餌食的愚魯；又不像小鳥般的毫無定見，拚命的孵化，致陷於食物缺乏的痛苦。

蟻類也自己否定其生殖的欲求，爲着全體利益起見，只有把這繁殖種族的任務，付之於少數的同類。大多數的蟻，是拋棄性底生活的。故此生物社會中最重大問題的戀愛問題，在蟻的社會裏面，完全沒有關係。從而由戀愛所發生的道德弛緩和人口過剩等事，在蟻的社會中，也不會惹起的。

蟻的生活目的，在專心一意，爲集體之安全而蒐集食物；且爲繼續此集團於永久而繁殖必要的子孫。因此之故，否定一切的自我；爲全體生存計，在實踐必要的社會道德。故對於他們而論，捨私濟公，無所謂怎樣英雄的行爲。那社會道德，既器械化了。

以集團的保全和繁榮，爲生物究極的理想；以集團內的和平和生活的安定，爲生物最大的目標，則蟻的世界，我以爲是完全無缺的社會了。

世有迷戀於共產主義的理想鄉者，則唯有這蟻的世界才是他們理想的實現。

但於此不由的生出一個疑問：像這樣毀滅一切的自我，只圖謀種族的保安，『有意識的生物』，到底能否甘受呢？

那時，必有人回答：人類社會，畢竟有在蟻的社會裏面所不能見到的高遠理想吧！

然則這種理想，是誰人造成的呢？我非進一步來這樣請教不可。在斯巴達社會，是萊考格斯造成的；但他死後五百年間，斯巴達社會裏面，不容許發生反對他思想的人。即是，理想是『有意識的個人』的產物。倘若人間社會和蟻的社會有不同的高遠理想，則總得肯定產生這種理想的『有意識的個人』之存在。

既已承認個人的意識，若使之獨立的思考，獨立的觀感，獨立的欲求，則集團生活內的個人，不得有全然沒我底存在，非各有其『自我』不可。這樣一來，那社會早已不是像蟻的社會一般，被傳說的社會道德所規律了。爲什麼呢？因爲社會內的個人，總得預想有與從來傳說差異的思想和慾望的。

可知若以集團生活爲生物最終的目標，甚至以達到埋沒一切個性和意識的蟻的社會，都不過是一種理想；反之，若果在社會內，承認保全自己種族以外的價值制斷，則不能不從集團萬

能主義的人生觀擺脫出來，而堅信『有意識的個人』之存在。

既然承認個人有獨立的意識，竟以社會的理想，委之於一人或少數人的決定，而壓制社會成員的全部，這就是理論的矛盾。

斯巴達社會已走近蟻的社會這邊兒了，故雖有嚴格訓練而為有秩序的市民，然一度亡國之後，便沒有半點痕跡遺留於宇宙之間；像流水般一去不回地杳然長逝了。

他們誠欲徹頭徹尾地實行蟻的社會；但因爲不能滅却一切個性，而專擁護集團的利益，所以招致人民的不平不滿，漸次的使集團力量薄弱，終于不能持續那建國當年的強勢。一旦國家滅亡，則並不培養任何優越底個人的斯巴達，便什麼東西都蕩然無存了！

## 六 亞典的社會——自由

我們探討了斯巴達之後，應該迴眸而概觀同立於希臘半島，雖爲同文同種的國家而竟度着絕對相反的民族生活的亞典。

希臘半島，由於中央的科林斯地狹，而被分爲兩部。斯巴達位於南半島，亞典位於北半島；但這兩個國家，很奇怪地造成全然相反的社會制度。

斯巴達是貴族主義，而亞典是平民主義；斯巴達是武斷主義，而亞典是文化主義；斯巴達是陸軍國，而亞典是海軍國。斯巴達是農本主義；而亞典是商業本位主義。斯巴達以國家萬

能主義爲傳統道德的一貫精神；而亞典則尊重個人的自由，獎勵文藝，哲學，科學等的創作。斯巴達是保守主義；而亞典是進步主義。斯巴達是厭惡和外國交通的鎖國主義；而亞典則協和萬邦，以建設世界底亞典爲目標的開放主義。

更從經濟方面觀察，亞典和斯巴達，也大異其旨趣。斯巴達領土遼廣，若使奴隸開墾耕作，則大可以好好地維持首都斯巴達人口之二倍。可是。因萊考格斯的立法，限制這小小的人口，而不使其增加。所以斯巴達市民，全無生計之憂；除軍事訓練以外，簡直個個都能過有閑階級的生活了。

但是亞典的人口，遠比斯巴達爲多，而且鄉村的立法者也不像斯巴達採鎖國主義而是歡迎外僑入境居住。所以外人留居數量，與年俱增。這些新來的外國人，都能够從事各種產業以繁榮市鎮。

然而究竟鄙屑爲生計的勞働，尊貴聚精會神於政治，軍事，文化之處，則爲希臘諸邦所共通的特色。此點頗與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相似。

像斯巴達會發現萊考格斯一樣，而亞典也發現鄉村立法者的哲人梭倫（Solon）。梭倫的事業，比萊考格斯更困難。爲什麼呢？因後者是斯巴達之王，而前者祇不過是亞典社會的一中流紳士。故此萊伊嘉雅斯得用武斷的制度以強迫國民之服從；反之，梭倫須先得人民的同意，然後可以把文化的法制施行於國內。

當亞典少數貴族和多數民衆紛爭，相持不下而陷於大混亂之時，梭倫出而鎮定，施訂新法。他製定『公正的法律』，使一切市民在法律上立於平等地位。又頒佈禁止奢侈命令，使富者的財富，不流於享樂之途，以獎勵德行，而圖法律之基礎精神的淨化。

由於法律，經濟，倫理三種改革，他欲逐漸以平等而正義的社會建設於亞典之都。

這麼一來，在法律上獲得平等地位的亞典市民，其後幾經變遷，終于一步步底實現一般民衆的平等政治，完成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平民政治國家。

當時的亞典人，是怎樣底在那政治上平等呢？看那市民三分之一得實現底參與行政，司法，軍事便可明白。當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的紀元前四三一年，亞典的丁年男子，算來有四萬四千或三萬五千；但其中有一千五百人爲文官，六千人從事於兵士，水兵，警察的公務。此外加上隨時應徵爲裁判官以擔當審判義務的六千人，則合有一萬三千五百人是參與公務的。卽三人中，有一人是實際的參與國事。這些公職是依據抽籤方法來擔當的。卽由這樣看來，可知當時亞典人民的政治能力，是怎樣地普遍向上呢！

但這裏有一個重要的例外，那就是在戰時可以指揮軍隊的將軍的選定。這無以抽籤方法來決定之理，須應其能力，從市民中選舉之。將軍的數額，總共十名，尤以總司令一職的選舉，最爲重要。爲什麼呢？蓋總司令在戰時爲大將，在平時則掌握全國的行政財政，其勢不弱於亞典大總統的權力。

這總司令赴會場報告政府的計劃，須取得議員之同情贊助；故他要求是名將，而同時又是該國一流的雄辯家。在亞典這個城市國家，很奇怪的相繼發現這種文武兼備的人才，施行優越賢明的政治於國內。

與今日議會相當的亞典的集會，是由五百名議員而組成的；以五十人爲一組，約一個月期間之久交代任職。這些議員，凡納稅於政府的市民，都有資格充當。至其選出的方法，用抽籤，已如前述。

以全體市民爲議員的亞典政治，比較以三十名議員而統治的斯巴達，其困難不難想像。因而，統治這須得到一般有識階級所支持的都市國家的人們，是怎樣底優越的政治家，也可以逆料了！

此刻不欲在這裏再談亞典的歷史，我已在『膨脹的日本』一書中有詳細的記載了。但本文所必要記述的一點，是這聶爾的希臘諸邦，在西曆紀元前四九〇年和四八〇年，兩度被龐然世界大帝國的波斯大軍所攻擊而兩戰兩勝，終於成爲地中海最富有的民族。

但是斯巴達自這次戰勝之後，又如蝸牛一般蟄伏於元來的舊蝸，安住在傳統的社會裏，而不復有其他的念頭了；反之，亞典以最大決心，活動於地中海全部，終於榮登世界帝國之王座。

當時的亞典有所謂地米克利斯，亞里斯泰底斯 (Aristeides) 貝理克利斯 (Pericles) 的三大政

治家相繼輩出；對外爲武將以破強敵，對內爲行政家而謀改造。

尤其是貝理克利斯執政時代，前後互三十年之久，亞典的燦爛榮華，已達於最高峯了。那麼，貝理克利斯元來辦過什麼偉業呢？

他乘着與國的機會，逕直走上以亞典爲世界帝國的道路了。與散在地中海上和小亞細亞沿岸二百餘的希臘殖民諸邦，締結同盟，自爲盟主。收受各國的貢稅以造戰艦，遷其財富於亞典，以建設亞典爲世界第一的美都。

當薩克西斯大王來征希臘時，亞典市民即將美都委棄於波斯的陸軍，而遁匿內地，然後集中全力於海軍，以敗外敵於薩拉米斯的河。但波斯軍退却之後，他們回到故國，既發見兵燹燒毀的亞典廢墟了！

把那荒涼慘淡片瓦無存的亞典，從灰燼裏復興起來，這是貝理克利斯的驚人事業。我們縱觀世界民族史時，往往發見這個莊嚴偉大的時代。

可是，即使這樣的雄大機會來臨，但某民族以本身缺乏能力，而歸于失敗；某民族雖本身未嘗無能力，但又以缺乏優越的指導者，而歸于失敗。然而某個民族則既得天時，地利，同時復賜以賢明的指導者——人和，終能完成旋轉乾坤的偉業。明治維新，是其一例。貝理克利斯的復興亞典，也爲另外的一例了。

那是不滿足的創造的歡喜。

建設世界的帝國，建設世界第一的美都市，那是降在貝理克利斯雙肩上的一樁大事業。他已爲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的亞典市民而造福了。

西洋史家把貝理克利斯這短短三十年的建設時代，甚至有稱爲世界史中最偉大最幸福的時期。

迴憶當年亞典的光景，使我心曠神怡，悠然嚮往。他們沐浴於南國陽光之下，以青空爲帳幕，以綠草爲枕蓆，以少年活潑潑的童心，向創造世界底大都市的鴻圖偉業而邁進。

他們以『自由，秩序，進步』爲明朗的目標，瞻望前途的光明而欣忭鼓舞。他們要把握『真和美』二者的活動形態於地上而痛快，震顫。他們更商洽應該怎樣以『知識和道德』爲社會生活的基本要件，以及協議把『人道和神道』的兩者使都表現於日常生活中的方法。

一切都是青春底世界的喜悅。

所以全希臘的詩人，都薈萃在這個都市而賦詩；全希臘的樂人，都羣集在這個都市而奏曲。由於貝理克利斯的獎勵，而哲人，戲曲作家，俳優，畫家，雕刻家，建築家，雄辯家都不遠千里而來，興築殿堂，圖繪壁畫，鏤斲迴廊，建造劇場，產出種種不朽的作品。

樓高五層，航行世界各方的巨船，捆載珍寶財貨像山一般歸於其都；由三大陸渡來的旅客，抱萬邦的知識而總匯於其市。

藉戰勝以獲得權力和財富的亞典，而貝理克利斯現在把這『力』和『富』變爲不朽的文化



了。

希臘史家斯西狄的歌頌那時文明的盛觀，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是文明的魁首！是人類的先驅！加入我們隊伍裏來的人，是爲人類應享有的幸福。參加我們勢力範圍，並非隸屬，而是特權。（中略）我們從努力，痛苦，悲慘間，體驗出人力的祕訣。那同時又是幸福的祕訣。世上的人們，雖然把他喚作種種的名字；可是，能够真正底理解他，培植他到自己的園地的，當以我們爲嚆矢。我們稱他爲自由，爲什麼呢？因爲服務和自由，是一樣的意義。」

君呀！您們該不要怪說只有我們把那幸福賦與他人吧！我們爲着自己的利益起見，不以之讓給您們；不過以賦予自由的恩惠於您們的確信而賦予之。」

像他這樣冷靜的史家，尙且以似乎獨斷誇張底筆墨，讚美貝理克利斯治理下的亞典。由此看來，當年亞典是怎樣的意氣沖天，可想而知了。

而且亞典的文化，不以政治底黃金時代的貝理克利斯時代爲終止。及至卑洛滂尼薩斯戰爭的慘敗，和因黑死病而喪失全市人口三分之一，於這樣國力疲敝之餘，六十年間，猶能繼續進步發展，這實在是可驚的一回事。

使亞典在世界上垂名於不朽的人們，實在是於國力衰微時代相繼發現的。那就是哲人蘇格拉底（Socrates），詩人幼里比特斯，雕刻家潑來克斯提利斯（Praxiteles），畫家愛坡羅多路斯

(Apollodorus)，史家斯西狄的，修辭學者愛索克拉底斯，哲人柏拉圖 (Plato)等。

站在文化的立場來觀察，則貝理克利斯以後的六十年，可以說比較他的生存期更爲偉大。

那麼，亞典爲什麼以葛爾的土地，和區區的人口，能遺留下這樣偉大的文化於人間呢？

古代希臘的研究者穆萊·基爾拔 (Murray Gilbert) 教授，論述過其理由了。他說：

『希臘古詩之所以那麼高雅，是因爲那運用文字的詩人們的精神比我們高雅。世上一切美麗的東西，對於他們來論，縱令在於太陽的上昇，海的洶湧，星的朗耀；又縱令在於人間的愛情，縱令在於爲自由獨立而奮鬥的戰爭，縱令在於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大無畏精神；乃至縱在於酒肉徵逐卑不足道的輕微小事；甚或縱在於憎恨和恐怖那樣不善的心情，……這一切一切，與其是抖擻我們的雄心，毋寧爲喚醒我們靈敏的感覺，從而發生更急激的更高貴的反應。』

那並不是亞典市民以創作美麗的詩歌爲賦詩的目標。他們是以養成產生美麗詩歌那種心境爲目的，而鍛鍊純化精神的。今日在亞典郊外所發掘出的，甚至一件雕刻，一塊陶器破片之微，無有不是與雅清純的品質，是因爲當時亞典人清高雅趣之故。那手澤的遺留，就是他們精神所寄託的結晶。

於此我們可知：亞典的偉大，不是他們所產生的藝術作品，哲學思想，法律制度；而是產生那種作品思想以至制度的精神。那麼，這種高雅純潔的精神，是怎樣產生的呢？關於此點，是我們在下文應該探討的重大處所。

## 七 不死的人類

我們應該先比較斯巴達和亞典所留給於全人類的遺產吧！

斯巴達所遺留於我們的，是處世的德行模範。那勇敢，節慾，愛國，健康等美德，是斯巴達人今日猶表現於西洋諸國民之前的光榮先例。以人口數千的小國，為什麼能打敗比自己大數十倍的外敵？又為什麼能稱霸於世界，前後經數百年而持續不墜？這種實例，我們須求之於斯巴達。

但是像斯巴達那樣的長期榮盛，其國民究竟幹出些什麼事業來呢？除了德行的模範以外，斯巴達到底又有什麼貢獻於人類社會呢？

斯巴達的本身，數百年間，除却曾在希臘諸邦中稱霸的史實以外，什麼也沒有了。換言之：斯巴達所有的價值，只不過是歷史的價值。永遠當作西洋史的連鎖之一環，而給與後來國家以直接的影響，和提供德行模範於我們後輩的；只有那些，才是斯巴達的禁慾生活所具有的全人類底價值。

然而亞典所有的價值，與斯巴達全然不同；那是物體自身的價值。換言之：即蘇格拉底的哲學，由於其本身的價值，給我們二千五百年後的外國人以感化和影響。幼里庇特斯的悲劇，以其自身所賦的內涵價值，暗示於全人類。貝理克利斯追悼陣亡將士的演說，和他自己所建設

的亞典市，其本身自有使我們精神煥發的力量。那就是科學，藝術，宗教三者所備的本質的價值。那種價值，無時代和民族差別的關係，只要人類永遠存續於地上，則永恆地使後世得感化和豐富的恩惠。

所以斯巴達僅爲自身而存在，但亞典則爲全世界的人類而存在。

故若以人類生存的目的，僅爲其民族一時的繁榮，則斯巴達可算已完成其目的了；反之，人生於宇宙間，若在爲人類全體永久底福祉的，則不能不說亞典已遠超過斯巴達之上了。爲什麼呢？因爲亞典市民所剩下的遺產，使得全人類精神底和物質底豐富，差不多是不得而測度的。

然則這兩國國民的差異，從何而生呢？那是因斯巴達以維持集團內的秩序爲終極目標，以稱爲集團的社會道德爲中心而生活；所以把社會內個人的意識和慾望縮小到最低的限度。這種『社會道德』中心的生活，不僅埋沒藝術和科學，倒避之惟恐不遠。爲什麼呢？蓋所謂藝術心和科學心，是使人有批判底反省底態度，不欲使人絕對底服從集團的命令之故。

但亞典的目的，以集團內的個人精神爲高雅，以個人的肉體在乎健康。集團是爲造就這樣高雅的個人而存在的。亞典人是富有非常底愛國心的，不過亞典人的愛國心，和斯巴達人的愛國心不同。亞典人以國家爲亞典市民創造出最高的幸福的源泉，所以熱愛祖國。他們愛自由，而知到自由在正當的國家才最能被保證的；所以他們充滿着熱騰騰的愛國情緒。貝理克利斯說

過：

『對於亞典人，是用不着教他怎樣愛國的，他們只一眼望見亞典的都城，使自然地對這個國家生愛戀了。』

這所述，是亞典人愛國心的源泉。

亞典人的集團生活，以不犧牲『個人的意識』而成立。既然承認『個人的意識』，則不得以某種傳說思想爲絕對底存在，而強制一般市民服從。換言之：即不容許有落後底保守底思想之存在。無論如何，總得是進步底，創造底。

雖以斯巴達的統制，到底有滅亡的一日，而斯巴達一旦滅亡，使什麼東西也沒有剩下來了。

亞典也有過滅亡的日子。亞典終亡於馬其頓，其後又被滅於羅馬；但亞典的文化，倒征服馬其頓和羅馬。而中世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正是亞典的復活；就說現代的歐洲，也是亞典的再生。亞典在地理的更替遷流。民族的新陳代謝，不知多少次顯現於地球上。那是因爲蘇格拉底的魂靈不朽，貝理克利斯的浩氣長存。所謂『不死的人類』，蓋指那樣的精神底存在而言。

總而言之：蟻的社會和人的社會之區別，就在這一點。

## 八 人類的永遠性

人和人以外的自然異生物的差別，在乎各個意識的強弱有無這一點。

人類以外的生物，也有意識的。但在其他生物社會中個性的意識，受人類怎樣地看待呢？這是決定那種生物的社會生活之內容。

在有依存於集團以保證其生活之必要的生物，其各個生物意識，與集團生活的安全性，常相背馳。在此情形之下，有早已悟透個中道理，犧牲各自的意識，只爲集團生活而生活的生物。那蟻的社會，便是適當的例證。

人類社會中，也有過某民族在集團生活萬能的思想之下，要完全否定個人的意識了；像斯巴達便是個最好不過的例子。

但有些民族則尊重個人的意識，從而發揚光大之，努力地神聖化之。且爲着個人意識的發展起見，給與各人以所謂『自由』的權利，那就是亞典。

有『自由』，然後有創造見；無『自由』的社會，是沒有創造的，且亦無以創造爲必要。在蟻的社會裏面，億萬斯年，反覆同一的生活，故無創造新事物的必要。斯巴達社會，也確認墨守萊伊嘉雅斯所規定下來的生活，可以保衛民族，故亦無何等創造的必要，且亦不培植創造所由生的環境。

然而流轉是宇宙的形態。

在這個流轉變化的宇宙中，唯斯巴達依然保持着那不動的形態，而不能永久存在的。斯巴達終於隨着國家的滅亡，而同時影迹也無踪地消逝去了。

亞典也鑽進墳墓裏去了！但亞典在宇宙流轉中，把握了人類的永遠性，那只要您看看蘇格拉底的偉大，便很明白，他的肉體，是在監獄裏死去了，肉體的彼算結束了；但他的遺教，從弟子一代傳一代，永讀無窮。那是亞典本身的真相，是創造的不朽性，是『自由』的永遠性。在這裏，我們瞻仰了所謂『永遠不死的人類』。

把它從短短的十年或二十年間看來，則排擊『個人的意識』，剝奪社會內各個成員一切的『自由』和『創造』，我覺得這是強化集團的緣故。但是把它從千萬年的長期歷史看來，則以無個性的成員爲分子所成立的集團，是意外脆弱不牢的。像這朽木似的集團，一旦崩潰了，到頭來，只是荒涼的一塊沙礫，寂寞地橫躺着給人們看吧！

亞典的偉大，在能把集團愛和個性愛二者巧妙地調和這一點。他們陶醉在創造的樂園中，勵精猛進於發展和純化個人意識。他們一面這樣賦個人以自由，一面又不忘記自由要在愛國的條件下才被保證的。他們既不像斯巴達那樣欲營蟻的社會生活，也不像悍暴的老鵝，獨自索居於嵯峨千丈的絕壁懸崖，過孤獨的生活。他們知道愛羣是人間的天性；在集團的內部，各個成員爭取自由，也是人類共通的現象。

世界歷史所給與我們的教訓，是能巧妙地調和集團愛和個性愛的，榮盛而且常存；祇知其一而不知其他的民族，斷不能支持久遠，那是很顯明的事實。

風起而波湧，日出而樹生陰；但波，非水的真姿，陰，非物的本體。在時勢險惡，人心失其平時；苟能靜觀萬物，則天地無形的心傳，亦儼然橫陳於大空世界。勇者不懼，智者不迷，五千年的人類史，豈欺我哉！



## 枕頭的書

### 一

讀書這個癖好，相信許多人都有吧！

或當明窗，倚淨几，有以端坐靜讀爲樂的人。廳裏懸書畫一幅，焚名香一柱，自有可以怡悅的。

或有在林叢中橫陳一榻，一面聽鳥啼鶯囀，一面讀書自娛的人。林間泉流的幽籟，也至不俗。

或更有喜歡在風馳電掣般火車箱裏，一面迎送那憧來憬往于眼前的山川風光，一面把書本放在膝下以閱讀的人。軋軋的車輪聲，倒有可以幫助我們集中精神之感。

然而萬人共通的讀書清興之一，是當一天工作告終，疲勞的身體，兀自橫陳榻上時，把燈火湊近一旁，安置兩三卷自己愛讀的書於枕伴的罷！翻開讀讀也好，就是僅僅看看那裝釘和封面的樣式也覺痛快。昏昏欲睡，固無不可；精神奕奕，也所歡迎。

枕邊置愛讀的書兩三卷，聽窗外雨聲瀝瀝，難道不也是人生悅樂之一嗎？

### 二

人們往往嘲笑堆書籍於枕伴而睡覺的，說：『爲什麼這樣的堆書？』真不思之甚了！

那末，爲什麼不笑度藏書畫於固篋中？不笑懷知識而不用之於天下？不笑深藏的書畫，不笑那死守不用的智識，爲什麼偏偏要笑那不讀的書？

枕伴積書者的心：是前途滿懷希望的少年的雄心！是憧憬着所未經見的美麗宇宙的少女的心！堆積愛讀的書於枕伴，是在大喜悅中要尋求好夢的清純恬淡的心！

床頭枕伴，美卷雜陳，則世累俗念，脫離方寸；身雖貧困，樂在其中。我愛枕頭的書，什麼還說以爲笑呢！

三

我人生在二十世紀的文明盛世，白天從事生活而服務於社會，晚上過返家庭而聚天倫的幸福，有防雨露的房舍，有禦寒氣的衣服，而枕伴堆置古聖近賢書籍幾卷，夢魂誘我於蓬萊仙境，又不是人生一大樂事嗎？

## 小說家和熱情

### 一

我昨年初冬，於亞美利加客邸，讀安多萊，摩羅亞所著狄更斯傳，他在那小說『墳墓和兒子』中，滔滔地寫到蒲路(Poe)逝世之夕時，不覺充滿着悲涼的情緒，通宵蹀躞巴黎城四下裏至泣下沾襟了。讀到這裏，不禁撫卷愀然！

狄更斯爲小說家，雖有那麼多的缺點，還那樣地感動當時英國的，其原因實在於此。

一切作家或辯士也好，能使讀者或聽衆感動的，是因他身身靈魂既先自躍動的罷！在地面上真正感動人的，是『熱情』的了！

狄更斯大約是一面下淚一面執筆的。所以在作小說家的技巧來說，他雖然和別的大作家相比而不逮的地方很多，但還那樣感動全英國國民的。自他看來，所謂小說，不單是筆端的遊戲文章；而是宗教家的祈禱神祇，武士的沙場慶戰，慈母看護病榻中愛兒那般屏息真實虔誠的事。

像這樣真實的作者，怪不得他能抓住讀者的心情。那是文章裏也有生命的罷。

法蘭西文豪巴爾札克(Honore de Balzac)登三樓的書齋去時，彷彿拿破崙置身戰場時一樣的心境，是這個。福澤諭吉先生在寫時事新報的社論時，雖在嚴冬而額際猶點滴地流汗，也

是這個。

二

我讀狄更斯傳，不由的使我掩卷哀慟一般感激的，是因為我乍然觸起自己的前塵往事。那是我最初所寫的那本小說『母親』的事罷。我著那小說時，不知多少次是一面哭泣一面揮筆的。在那小說中，沒有什麼摹倣（model），也沒有自身什麼的經驗；自始至終，不過是追思自己薄命的母親的身世。一面寫着，既不覺那時淚在涔涔流利頰腮兩旁了。

那小說博得無數讀者嘉許，完全出乎本人豫想之外，真使我受寵若驚了。

但現在回想起來，我寫那本書時的滿腔熱情，一定無意識地吸引着讀者的心靈的。

然而，究竟我有沒有以那樣沸騰騰的筆鋒來行文呢？其後反省起來，良心總抱深深的慚愧。

往後，我對時世每有深憤了。但是以山陽寫外史時那樣的熱情來完成著作呢？還是像服爾泰（Voltaire）以冒生命大險的義憤爲文而爲無辜被殺的姜喀萊以鳴不平呢？

要不是這樣的真實，那文章到底是不能感動人的。

文章的根本條件，是『熱情』。

炎炎的火球一般似的熱情，唯有作者自身燃燒起來，纔能使您的心思性靈滲透紙上而打動幾百里外幾百年後的讀者。

### 三

因此，依然非純情的人的文章，決不具有什麼動人的魔力。

誠然，唯情主義的人，處今日複雜的社會，立身應世，是很困難的。但在社會上，偏巧唯其抱持身世可憐俯仰不得的心情，則那筆鋒像雨脚從天降下似的畢直而緊緊地在打進讀者的心胸了。

這純潔無瑕底心的表現，就是對人生寶貴的貢獻。

### 四

但一進步想起來，那不必限於文章；即繪畫，雕刻，音樂等，一切都是純情的產物。

不！豈僅要說文藝美術嗎？偉大的政治家，也多是感情豐富的人。彼南洲秀吉林肯一流，我們在其天衣無縫的言行中，實在可以看出大詩人大音樂家似的情熱。所以他們永遠爲人，類追思愛慕。

白樂天會譚行路難，謂非水非山，乃在人情反覆之間。此則慨嘆處人間社會之艱難，比跋涉山水還過幾倍。故處此人情反覆之間，人當學矯己忘我，爲處世之要道。

然而那不是產生偉大文學的原因，也不是造成濟世救民的巨人之緣由。真正偉大的，永久的作品，恆爲純粹情熱所產生。



# 讀書人閑話

## 一 讀書的恩惠

回憶起自己的讀書生活來，也很長久了。從最初躡進小學校校門以至今日既逾知命之年止，大部份時光是在讀書裏度過的罷！試想起自己的一生，那應該感謝的種種恩人中，書本雖不能說是最上位；但至少也算是最上者中之一了。

但再想起來，那一定是無上有文字的人們的大多數的經驗。少有像書本一樣，對於文明國民是益友，是良師，是很好的輔助者，慰安者，得力的鼓舞獎勵者的了。

寂寞的深夜，乾遊子的血淚；悽清的早晨，溫戀人的胸懷。日暮途窮之日，給予生機；心灰意冷之際，鼓舞以勇氣。於傲慢的情感中，喚起謙虛的冲懷；於彷徨歧路之時，使歸反於康莊的正道。這些都是讀書的恩惠。

花晨月夕，旭日皓皓之朝，飛雪霏霏之夕，無論怎樣的時候，沒有不適宜於瀏覽卷籍的。書本誠然是人類的最大恩人。

測量人類偉大的尺度，他施以怎樣的恩惠於人類呢？若有分量的話，則最初創製文字，造作紙張，想出印刷術的人們，不能不說是我們人類最大的恩人了！

英國文人查理蘭 (Charles Lamb) 說過：『人生的笑，是與燈火同時起的。』那是說無所用心的閑談，是以晚上為最適好的時間。然而晚上之可以清談，是有燈火助興之故。燈火的發明，是和歡笑同時來到人世的。

那誠是句值得玩味的說話。

但是，人類生活間送來比較這個更偉大的喜悅，却是書本的出現了。

請試想像我們若住居於無書本的世界，我們的生活是怎樣的空虛呢？我們是怎樣的倦怠不振呢？我們將怎樣去求得安慰和消遣，我們怎樣地以低能的知識而渡日？怎樣地過這目前底且肉感底生活呢？

我們往往忘却幸福的源泉，是怎樣地多賴於書籍的。

假定從我們民族生活裏奪去一卷論語，我們的思想果能像今日一樣了嗎？我們的實生活又果能如今日一樣了嗎？

請試想不出現日本外史罷！明治的日本國民史果能成爲那樣的作品嗎？更試想抹煞芭蕉的俳句，焚毀近松門左衛門的戲曲，沈汨萬葉集，源氏物語，古今集，徒然草，源平盛衰記，和八犬傳於太平洋波底罷！我們將營着怎樣落寞的民族生活呢？

我們的『心』，不單是偶然發展生長到像今日的，實在是很久遠以來的民族的結晶。那末，忠實地記錄民族生活之物心兩方面的昨日形態，建造我們今日而且準備起永遠之明日的，



多是被印刷的文字，書本，讀書罷！

然則讀書是我們現下當前生活的血和肉，并非閑人隨意的事業。我說我們生涯的大部份在讀書裏度過，就是這樣的心，這樣的意味。

## 二 少年時日的讀書

以這樣廣汎而具有深奧底意味的讀書，現在試回到具體底且切身底關係想起來，那種類真像百花齊放的春的園囿一般萬紫千紅了。

那是受影響於年齡的差別，被左右於境遇的變化，被支配於趣味健康職業地位男女和民族地理環境等而不同的。尤其是年齡之差，影響於讀書的種別甚大。

在少年的時日，我們的好奇心銳利，空想力豐富，而且是感情底感傷底的。

關於讀書最應當注意的，是少年的時代罷。在幼年期接受了良書恩澤的人們，因為給予深刻的印象於新鮮的頭腦的原故，一生可以立於善良底感化之下。但少年期受不良書籍所貽害的人，常至於終生不能擺脫惡影響的。

讀書的第一重大事，是選擇良書。然而良書究竟是怎樣的呢？不能以一概底向一切的人將他武斷的。只以修身書來斷定似的，是忽視了人類各人的個性和少年男女的空想底性能罷！總得要適應少年男女的性情和境遇，而決定到底應以什麼為良書。像對五百萬的少年男女只推舉

一本修身讀本爲良書似的，那是不智之甚了！

所以後少年男女計，那雙親兄姊和師長應該鑑別其性能境遇而選與良善適宜的書籍。

試回顧我自身的經驗，便想起少年之日無這樣指導者的結果，隨便亂讀近在身邊的書籍，至今日還深受其害。若果在國民小學的當時，有良師益友繼續選擇良書給我的話，則今日的我，將迥然異人罷！我每自顧而哀傷少年的時日。

當時得到我手的書籍，是少年國民，少年世界，少年世界；單行本的，是少年文學之類。火一般熱烈的好奇心，攻學心，不及待一月一冊的雜誌之類了。於是我拿到父親旅行之際，在火車裏瀏覽而棄於家中的淚香的偵探小說一類書籍；由此感覺小說的興味而濫讀南總里見八犬傳和三國誌演義之類了。僅僅九歲十歲的孩童，斷沒有了解這些小說的真髓之理。所以我今日還認爲與其受益，毋寧受害的。

此後，當時的川崎紫山的世界百傑傳和戶川殘花的二百諸侯，每部各十二冊的史傳到手了；所以我不分晝夜讀下去。這兩書給予我以世界歷史和日本歷史的基礎知識。那時我另外從先生習日本外史，想着確是小學四年的時候，讀完到足利時代的樣子。接着當時世界戰史那樣艱深的叢書出現，不知怎樣的得讀完普法戰爭啦，腓得烈大王 (Frederick the Great) 戰記啦。拿破崙戰記啦一類的書。雖然這些全是艱深的書籍，大部份不了解的，但少年人無論了解了解，對讀書儘抱興味；所以不由得地讀完五六冊。

這一類的讀書，對我吹進了關於歷史的深刻興味。但那全是偶爾使然；所以世界百傑傳和三百諸侯以及世界戰史爲什麼會入於我手呢，待至今日，早既不明所以了！但能想到的，是慈愛深摯的母親，因着孩子喜歡讀書所央求，便照樣買給我的。我的父親是寬大的人，從不叱責孩子，也不強制孩子的意思；因此我便自由地閱覽任意的讀物了。

迨至後來，讀到由少年就良師得到良書的選擇，而發育的人們的傳記，則失却這幸福的我，不勝悔恨少年時日之情了。

那火一般烘熱的好奇心，今日欲求而影迹也渺然不可得。那純真而熾烈的好奇心的大部份，是濫費於謬誤的讀書之上的。

### 三 中學生時代

將少年的初期在群馬縣南端新街過度的我，跟着家庭一同遷來東京，不久又搬到岡山去了。

岡山中學一年生的時候，從友人處借讀五册一部的斯坦萊 (Stanley) 的阿非利加探險記，於我一生給與非常大的影響。我對於遠赴阿非利加大陸那樣黑暗世界的斯坦萊的英雄行爲，受了劇烈的感動。

『旅行外國去！』

這樣熾烈要求，彷彿在我內心裏沸騰似的。從英文翻譯這書的人，夢也想不到把那種思想這樣厲害地刺戟十三四歲少年的心胸而運用那翻譯文筆的罷！何況他絲毫也沒有想到，那少年成人之後，會把人生之一半在外國旅行度過的呢！

我痛切地感到書籍這東西的影響之意外而且深刻的。

自此以後，當時博文館每月出版一冊東西偉人傳；第一卷是高山樗牛的釋迦，第二卷大疑是蟹江博士的孔子了。那時不知那間書舖出了許多英國政治家的傳記，是佐翰布烈（John Bright）傳，哥布登（Richard Cobden）傳，格蘭斯敦（Gladstone）傳之類。接着維新志士的傳記紛紛出現；如坂本龍馬西卿南洲等。搜集勝海舟名言的冰川清話這書，也出版了。我從這些傳記所受的影響，實至深刻。且對於立憲政治家的憧憬，已盤據於少年的腦海中了。

那時我忽然得到田山花袋題做南船北馬的旅行記，其後讀了他的小說野花。這兩本書啓發我自己的文學熱非常熾烈。我在中學時代刮盡囊底從事旅行的，是受南船北馬的影響。後來自己也寫紀行文之類的文字，我以爲也是受花袋的感化了。迨至後年花袋氏以一卷蒲團而成爲自然主義文藝的中心作家以後的作品，則大不能吸引我了。倒覺得花袋氏爲不遇的文人而寫紀行文和感傷底小說那時的作品，給與我更多的影響。當花袋氏晚年，我本想去拜訪一次，陳說我少年時日謝意；但終於失却這機會，今日還深以爲憾。

岡山中學時代，我確實幸福的，是有兩位良師的指導。

一位是青木要吉先生的英語教員，這位先生和浮田和民先生一齊出同志社之後即就學於美國耶路大學。歸國後的數年間雖在岡山中學執教鞭，但在鄉間中學就教席，似乎是很可惜的博學底英語學者。我個人常就教於先生的家裏。

我讀了斯丹萊探險記之後，就抱着世界旅行的決心。心裏想：不會說英語是不行的；於是差不多拋棄其他的科學，由一年至第五年只用功在英語一科了。幸而第三年以後，可以不用字典而能閱讀英文的小說了；那就是青木先生指導的恩惠。但是從先生所接受的教訓，不只英文，還有關於人生的思想。

『人生不可偏狹，應該博聞廣見！』  
這是先生不知幾度教訓過的說話。

另外的一位指導當時的我的，是阿部虎之助，這教西洋歷史的先生。這阿部先生同時是辯論部的部長，思想底啓發我們非常偉大，從先生而得到關於西洋歷史抱深刻興味的我，越發閱讀起歷史和傳記來了。中學時代，在我是醉心史傳時代。那時所出版的日本文底史傳，大概都愛涉獵一下的。

國民小學時代受偵探小說和戀愛小說禍害的我，到了中學時代，喜歡閱讀維新志士和英國立憲政治家傳記，我認爲矯正了大部份弊害似的。但那完全是偶然的事，只因當時是日本出版界史傳盛行的時代；所以鄉間中學生不過偶爾結史傳緣而已。

## 四 第一高等時代

一高入學來了東京以後，因功課忙逼和練習爲擊劍選手之故，幾無課外讀書的餘暇。因而一高時代所讀的書，給與自己以深刻影響的，是綱島梁川的病間錄，和約翰·穆來（John Morley）的格蘭斯敦傳一類的東西；這到底不及中學時代的斯丹萊的探險記和南船北馬了。

我以爲這是隨着年齡的增長，而我們所感受的印象也薄弱的證據。卽是良書選定的必要而特別急逼的，是小學時代和中學時代的緣故。因爲到了高等學校時代，我們的批評力進步；所以書籍的選擇也巧妙了。而且不致囿吞讀物，所以安全。

一高畢業轉入大學之年，新渡戶稻造先生來長一高了。我當時既是大學生；但因爲從一高出身的理由，得親就先生請教。

那時的青年，從新渡戶先生所受的感動，到底非今日所能說明的。當時的日本學生界，缺乏精神底指導者。日俄戰爭以後激烈底懷疑思想，籠罩全國；那就形成當時的自然主義文藝風靡文壇。

那時的我們，尋求光明而爭談綱島梁川的宗教底文章。飄然從京都到這裏的武士道著者新渡戶先生來臨，便不覺啞然失聲一般勾攝去東京學生的魂魄了。

我們喜歡閱讀先生自身的著述，固不待論；但是比較更重大的，是我們受先生指導該讀怎

樣的書這一回事了。

當時我和十一位友人共同組織讀書會，每月一次集合而相互介紹發表所讀過的書。那是彼此寬擴讀書的範圍，且為磨礪讀書方法的機緣。這給予我和在大學所習的學科相匹敵一般的利益了。

## 五 精讀法

剛纔說過我在讀書會裏學得了讀書的方法。到這裏，我以為應該是一談讀書法的時候了。讀書最要緊的事，第一是選擇良書，第二是讀書法。

我曾說過選擇良書是個人底的，故不能一概而論了。但是關於讀書法，則認為自有一定之說的。

大別言之，那可分為精讀，多讀，推讀幾種。

在精讀的文字中，我以為要包含心讀和身讀；因為這才是真正的精讀。

所謂精讀，是細心緩慢地的讀法。不單充分理解那文字的意義，而且把這意義接受到己的身上來。

為娛樂而讀書的時候，那作別論。到底讀書人容易陷落的弊害，是過於看重書本，即是為著者的意見所奪而失去自己自身的見識。這是從來所謂讀書之士於實際生活每每不中用的理由

之一。所謂書癡，是溺於書而失却自己的。

精讀的要點，是一面讀書，一面把獨立於書外的自己確立起來。這即一方活動起批評精神，一方仍然讀書的便是。

這恐怕是最困難的事吧！爲什麼呢？因爲我們讀書是對書本有興趣。所謂興趣，是我們對著者意見抱同樣的感覺。既是同感，則不期而被著者所吸引，以至欲全部表示贊成，乃是人之常情。

而且我們以讀書爲有益的，那是讀比較自己優勝的人們底書的時候，因爲在什麼地方比自己優勝，所以我們將表示敬意來讀他。既是較自己優勝的人們的著作，要對之下批評，誠然是困難的。因此之故，一面批評，一面讀書，比我們想像的還難得多。但這仍然是讀書時候最緊要的事。尤其青年時代批評力不發達，當更困難。

於是有一個方法了！

那是畫線和做割記。儘量以紅色藍色的鉛筆畫傍線或施下線；並把自己的意見，附註於紙上空白的地方。我除此兩法外，又記上讀的月日地點，那是爲數年後再讀時，比較以前的我和今日的我而便於知到退步抑進步之故。

練習一面施記號一面讀書的習慣，俾養成一面批評一面讀書的能力；然後把線的種類做上種種的式別，那就成功更深刻注意的讀法。例如：首先決定爲文章好的地方畫紅線，意思好



的地方畫藍線；其次於最精警的地方，則每字之側附以圓圈；次之，附以點；又次之則以線；再次，則於外輪牽線；有這四種之別：一面做這四種區別，——這因紅藍色之別成爲八種——一面讀，那就沒有不注意和疏漏，批評力隨時都緊張地活動着了。并且於空白地方寫上批評文字，所以工作更多。

這一看像太複雜似的；但從事一年，便不感到一點的痛苦，終之就是讀報紙也欲施以紅藍線的符號了。

這施線讀書法的利益，特別是一讀之後，重要部份悉留腦際。一讀之後，只須簡單地讀那書中紅藍線之處，則自己從這書學到了什麼，便鮮明地留下印象了。將來要引用這書時，一讀那有線的地方，就成；故能省却重讀的麻煩。

更有進一步精讀的人，把書中肯綮的地方，撮其精華記於別紙，以此分類爲咭片式以保存的。這在專門學問上必要時，當爲別論；但讀一本書過於化費時間，則有不能開廣見識之嫌。并且強自己從事過於煩瑣的讀法，則讀書有變成苦懶之懼。所以因各人的趣味，性格而從事適當的調度，這是要緊的。

這讀書法，尤其是關於精讀法應取得自己所敬佩的師長或前輩所讀過的書來看，實地見這些人們所實行怎樣的讀書法，也很有益的。

把精讀法更嚴格來說，是將讀一本書之前，先調查這著者是怎樣的人，抱什麼目的而著這

書；其次是自己冥想關於這書所論述的有什麼意見和知識，然後開卷。如此，則我們能從高處大處觀察，一點不爲著者的偏見和私情所動，就可把握到他的精粹。

這是英國大歷史家紀滂（Edward Gibbon）所實行的讀書法，他是欲避免爲他人私見所動而服膺這方法的。但這到底不是普通人可能實行的；所以不敢奉勸。

現在有一個精讀法，是於讀過之際，到了握要的地方，即掩卷思索這著者的議論，究竟確當否，去自問自答。但這種讀書法的危險，是因此之故而中止這書的閱讀。過於長思索的結果，不單一本書要費數日以至數週方讀完，甚且有因事而終於中輟了的。

所以，我認爲紅藍線主義，乃是普通讀書人所能做的最大限度的精讀法。

## 六 速讀法

精讀主義的一個弊害，是不能多讀。這並非僅由於緩讀，實因過用精神，易陷疲勞的緣故。於是在精讀之外，發生多讀的必要了。

多讀的方法，是在速讀。

然則應該怎樣的速讀？又爲什麼有速讀的必要呢？

速讀未必就是多讀；世間往往有精讀而且多讀的人，也有速讀而寡讀的人。但是真正博學的人，是併行精讀和速讀的。

速讀之目的，也有爲娛樂而速讀的；例如對小說隨筆論文等的不停滯地涉覽。但速讀的真目的，爲的是增廣眼界。即是我們精讀專門的書籍，而多讀專門以外的書籍。不！雖爲專門的書籍，苟無精讀之必要者，則爲把握其大意起見，也有速讀的。

有精讀習慣的人，要常常注意速讀的方法。爲什麼呢？因爲單偏於精讀時，與年俱長，益增其緩讀的習慣，甚至有形成寡陋的危險。

速讀的顯著底實例，我曾問過新渡戶稻造先生。先生留學德國時，跟一位可靠的歷史學素斗求教之頃，見這碩學者書一到手，瞬間便讀完照例置之座側了。先生頗驚駭於這樣的速力，同時對於這碩學者到底是否讀完這些書籍，頗抱懷疑。有一天，拿着放置在座側的數冊揭開一看，則握要的地方都畫着下線，這才驚嘆這博學者讀書力的旺盛。

新渡戶先生自身就是頗爲速讀的人。先生對新版書籍的閱覽，範圍廣得可驚的。

先生描寫上述的德國碩學者的速讀情形，曾說過：

『一頁一頁斜讀的。』

所謂斜讀，是說把洋書從左肩斜睨向右肩涉獵底閱讀法。若是日本書和中國書，則從右肩斜睨向左肩讀的。卽速讀之士，不作普通人一字一字一行一行，細心地閱讀，而從篇首到卷末只瞥覽地過眼以把握其大意。這一看似無可能；但稍爲練習一下，便誰都成罷！美國前大總統老羅斯福也是斜讀的人。

例如讀普通小說，就無一字一字細讀的必要。所以欲知其大意時，迅速地翻閱下去，由右肩到左下方順流地過眼，那一頁內所起的事件，便能够把握他。

說起爲什麼普通小說便斜讀呢？那是內容容易的緣故。雖然同是小說；但若爲純文藝的作品，便不能速讀。爲什麼呢？因爲純文藝的要點，是在一字一句的表現。所以斜讀則不能把握純文藝的精髓。然而普通小說的目的，是在娛樂讀者，是興味本位。興味的中心，在於條理，非在一字一句的表現。而所謂條理，是誰的腦筋都可以了解的；所以可以斜讀。

上述的德國碩學者之可以斜讀，是因他博學，頭腦優秀；所以百家之書，在他似乎是讀普通小說一般容易。但雖爲碩學，那斜讀的，說是他自己所專門的歷史書。卽是他關於歷史有根柢；所以從一卷書裏成爲新知識而給他收穫的極有限，故能够速讀。

於是我得到結論了。卽是速讀的目的，單在把握其要領。我們從一本書籍中擷取真正的知識教訓，並不在乎那樣多量的。——聖賢之書，專門之書，純文藝之書除外——所以，縱不一字一句去玩味，只大概涉獵一過，便能够把握其要點了。

因此，我們要區別應該精讀和應該速讀的書，應速讀的，一氣呵成地讀完牠，把握着三四成的要點便算滿足。那時紅藍線便要緊了。應該在握要的地方畫線，才是對的。

速讀中，也有單在握要地方必要精讀的場合。可是，在太體上既決心速讀的書，便要不斷地讀完牠。這樣一來，不預先養成速讀的習慣，則精讀主義會成爲緩讀主義。那讀者的知識，

也就有限了。孤陋易導人於獨斷。世間學者每多獨斷傾向的人，那是精讀主義的結果。因少諳寡識，遂缺乏自己專門以外的知識；像拉車的馬一般，掩着眼的左右兩側而馳驅於世上。

這樣寡識獨斷的人，就是關於他自己專門的學問，也易流於獨斷，易抱失却平衡的意見。所謂專門家往往是偏廢無用的，那是被累於精讀主義而識見不廣的緣故。

反之，專以速讀爲主義者的知識，則又爲浮泛無判斷而混亂；所以速讀應常與精讀並行不悖。

年齡還輕的人，易偏於速讀主義；那是因爲精力有餘，遂一氣呵成地讀下去。且因判斷力缺乏，所以不加思索而單向前去追尋。故此少年青年期的人，應該養成精讀的習慣。

反過來說，年齡上了的，精力跟着衰退而失去速讀的力量。且判斷力發達，對於書中思想知識，不甘囫圇吞棗的過去，勢必成爲緩讀了。所以中年以後的人，應該維持速讀的習慣。

我在學生時代，師事新渡戶先生，受先生生活的影響很大。因此，讀書也養成速讀的習慣了。

然而我三十歲的時候，某日突然聽到後藤新平伯說過：

『新渡戶過於讀書』

的話，不覺愕然醒悟一般。

後藤伯這人，是獨創力非常旺盛的人；所以與其讀書，毋寧獨自思想還好的人。後藤伯批

評新渡戶過於讀書的話，我以為是因爲太多讀，會發生依賴書本的習慣而容易疏忽獨創力的意義罷！

新渡戶博士到底是否這樣，不得而知。後藤伯這句話，對於我實是當頭一棒了。先前的我，是隨便拿着身邊的書亂讀一通的。

此後，我苦心去矯正我多讀的弊害了。努力去養成閱讀而同時思想的習慣了。那一個方法，是閱讀而同時把關於那書的自己意見做劄記。

那結果，我的亂讀主義經數年而矯正了。但這麼一來，形成我目前困難的，是因精讀主義，而變爲慢讀了。在今日的我，就是看一本小說，也很要相當時間。那是連小說的一個一個表現都抱深切注意的緣故。因而今日的我，比起學生時代的讀書速力，非常遲鈍了。每每苦心的，應該怎樣地一併養成速讀的習慣呢？

但是，多讀和精讀比較起來，我相信精讀好得多。爲什麼呢？多讀易成亂讀，亂讀與無讀等。因爲徒然一讀，容易什麼知識也無所獲而完了的。

## 七 推讀法

速讀之外，我以為有推讀法。那是速讀的一種；但也有大異的地方。

隨着讀書經驗的日積月累，我們得養成聞一而知十的能力；即是只見一部，便可推察其

他。於諸子百家之書無不窺而且還綽綽有餘裕的人，多是推讀的能手。

他們只開卷一覽其目次，便可推察其內容的大概了。即使在有多少疑問的時候，單讀一讀那書的綱領，即看出那著者的結論爲左爲右而明瞭其全貌了。

在英文稱之爲 *Browsing*。所謂 *Browse*，是山羊之類，嚼食樹木的新芽之意。就是因爲讀書之士，挾摘著書中最精華的部份，有如山羊於初春之日擇食山野間草木的嫩芽似的。

所以推讀，又稱粹讀，即單擷取書中精粹部份的。

總之：速讀是每頁都應過眼；但推讀或粹讀，則捧卷推想而擇讀其內容，以速讀以上的速度而終卷的。博覽強記的人，多是深入於推讀妙諦的人。

試以數字來計算；假令一個人自十歲即熱心於讀書直到七十歲，他可以讀完若干卷的書呢？若果一日平均讀完兩冊，則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是七百三十冊。十年七千三百冊，六十年四萬三千八百冊。

但是，無論怎樣耽於書卷的人，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中，像一天也不間斷地讀兩冊書是不可能的。時而有疾病的妨碍，時而有婚冠葬祭的禮節；因而我們以此打起折扣想來，一生中所能讀完的書本數目，約是上文所計算的半數，二萬卷之譜。目下以英國的讀書家地位而轟傳於史上的亞格當 (John Acton) 氏，據說是讀過三萬卷的書；即是稀見的多讀者之一例了。

然而表現所謂博學者博覽的書本數字，屢見不待窮年矻矻尙能達二萬卷的。要說那是什麼

緣故，則是推讀的結果。

推讀，恐怕是讀書人清興之一罷！當我們捧卷閉眼而尋思其內容後，於是揭查其目次，推究其線索，一頁一頁地翻閱，而精讀其結論兩三頁；於一時半時間，摘出著者積年蘊蓄的怡悅，是人生清福之一！

因這樣心領神會之故，世上聰明俊秀之士，即使在煩忙的生活中，尙能與日進月異的學術并行的。推讀，誠然是讀書之士所期望的極致了。

## 八 不死的真人

我們因論讀書的境地和方法而及於推讀的心情了。

雖然，這究竟不過是機械底讀書的形式。讀書的清興，并非在我們於書卷中體認出知識和教訓，却在於書卷中發見自己的姿態。這不是知識的追求，不是美的追求，也不是善的追求，而是把握到自己。我將我的心，我的情，我的全靈放射於書中；我和書渾然地融爲一體的境地，這才是真正底讀書三昧。鞍上無人，鞍下無馬；眼前無書，書前無我的境地。

那是用書而意識到久別的真我底喚起，還未熟知的我的真形底映出，又是寤寐而求之不已的全我之浮現底喜悅。這是著者之靈和讀者之靈，感應悟入於二而一的境地。像羅馬古聖哲尼茄 (Zeneca) 所說似的，『神爲團結全人類計，使之分離爲幾十億』的意義。即是人類本來是



一個人，是一顆心。縱令分爲二十億的形態而出現於地上；但是那心的奧處，靈的底裏，却有唯一不可分的『人』之存在的。

我們把這唯一不可分的『人』，『有時呼之爲神，有時稱之爲道，又有時於藝術之名以發見。

我們讀書的心情，也不過是想領悟這樣萬人共通的，由永遠流於永遠的『唯一底人』的士子所難自己的欲求之表現。

讀書的方法，不一而足；讀書的趣味，亦何敢一言而定。陽春之野，千紅萬紫，無非是一個日輪所放射的光線的顯現。讀人之書而可以互相諒解，互相涕泣，互相歡笑的，這豈不是因萬人心內有個『共通普遍的我』而是什麼？

不然，則我們讀三千年前古人之書而不泣，閱千里外異邦人的著述而不笑罷！然而不問時流之古今，不論種族之黑白，不分年齡之老少，而可以相與歡笑，痛哭的，是因一切人類底心胸裏有『不死的真人』的緣故。

我們論讀書而終於論人類了。因爲讀書的真心，只歸結於一事。所謂由永遠流於永遠的『唯一不可分的不死的人之發見』那就是。



## 近代人的讀書

### 一

近代人的壽命，正一日一日地延長。這乍聽似乎是矛盾的話；但實際試調查種種人的統計，則人類的平均年齡是延長着的。尤其是都會人的壽命，我以為正在延長着呢！若果只從尋常的生的意義來看，倒是農村裏長壽的人多。但從活動的年齡而言，則居住都會的近代人，確實可說是長壽起來了。

說這是什麼道理呢？就是人類的頭腦愈運用而愈良好；正像使用腕力的人的手腕發達，使用足力的人的足部發達一樣。因為頭腦也是愈運用而愈靈活的。那證據是從久已習於忙碌事業的人，一旦失掉了那事業時，即陷於衰老而死亡的便可明白。憂傷勞瘁足以促減壽命；但為勤學和事業而運用頭腦，則不單可使頭腦越發靈活，而且能致壽命之延長的。

即是近代人的生活，食物衛生起來，家屋設備完善起來。就是從其他交通機關而言，娛樂機關而言，一切都因發達了，比較古人幸福得多。並不像古人衰老之早臨。在昔四十為初老，五十便被稱為老齡的了。但請看澁澤子爵等過了九十以後，還堂堂地活動。即無論在日本或外國，近代人的生活，確實在延長着的。

從那樣的意義以說，我常認為頭腦不單越運用則越聰明，且能延長人類的壽命。然而這非

但我一人的私見，是許多人既發表過的議論。且最近某醫生曾說，人類的頭腦，到了六十歲左右，那組織會再來一度變化的。從實際上看，確有這種傾向。

我從這立場以觀察讀書，認為越讀書則頭腦越聰明，人類的壽命也延長。說讀書能使頭腦疲勞而速死的思想，我以為是非常錯誤的。那不是因讀書而發生疲勞，是因為在室內讀書之故，接觸外界的空氣少；或是不注意戶外運動而致身體孱弱的罷！但不能誤會為讀書致弄成壽命短促的。一方面非常忙碌地活動，同時他方面又勤苦讀書的人，其壽命也延長的。例如在政治家，實業家，或技術家那樣的人來論，比較起讀書者和不讀書者來，那讀書者方面，不是頭腦既優良且又耐長久的活動嗎？人類的青春，可以用頭腦為中心而測定的。始終不絕地注入新鮮的知識，或逍遙於塵俗以上底大天地的人們的頭腦，因為不離開活潑新鮮的氛圍，我以為這既影響於肉體，也影響於精神的。

從這樣立場而論，近代人的讀書，與其說是獲得知識，感覺興味，研練技術，消磨時間，倒不如說是深感到調整自己的頭腦，注入生活素於自己的體內更為要緊。

我最近看過某君在報上發表，說自己本欲發奮讀書，但為欲事長生，故不多讀。我倒反對，認為欲長生，應該多讀種種異樣的書本。我近來痛切地感想着的，是人類要不致力長生，則無希望的。第一，致力長生，則人類成功。第二，是可以完成一種什麼的事業。第三，是領略幸福的機會多。說多壽則多辱，是專制封建時代的話；像今日那樣明朗底近代生活的時代，

我以爲這是不適用的議論。

二

從那樣立場以觀察讀書的我，當讀書時，在這書本上，與其要獲得什麼利益，要從事怎樣的修養那樣的莊重的思想，不如欲發見那領受清純底感動，記取明朗底怡悅那樣的慾望爲首着。雖是稱爲感動，然而那未必是所謂刺戟感情的書本。即使非常理論底科學書，也可以領悟到感動的。所以說從什麼書我們才能獲得感動，攝取興味呢？這是因人而異；但我拿上書本時的心境，却是那樣光景的。

因而我以爲一切讀書人所共通的風趣，是拿上書本時的剎那之喜，或味。喜歡垂釣的人，持着釣竿時的興頭；揮洒丹青的人，持了畫筆時的感覺；耽樂於盆栽的人，持着花剪時的愉快；我想是和讀書人拿上書本時的喜悅相通相似的罷！從書鋪裏送來的新書，到手揭開的一瞬間，那蓬勃衝鼻的新紙的香味，是非讀書人所不能領悟的喜悅。

元來紙的顏色，墨水的芳香，書皮的摩挲等，具有某種不可思議的魅力，逼迫我們底官能的。那粗釘未整的書之類，以小刀嚙嚙嚙地一頁一頁割開下去時，那切紙聲的感覺，恐怕是和喜歡垂釣的人理出釣竿的線索，喜歡網球的人，從袋裏拿出球拍同樣，有難以言說的趣味的。

那時，即使拿上書本並不嚴重規矩底從第一章順讀下去，只是漫然地翻開心神所到之處而

瀏覽，也有衷心的喜悅。

夏目漱石先生不知在那兒會寫過：真正的小說的趣味，無所謂繙開某處；無論看那一頁，都有趣味的地方。我想這是有意義的說話。

近來我讀書時，不一定從頭至尾的讀。這樣做法，在還有別種事務的人而論，往往有中途輟讀之虞。到了相當年紀的人，可沒有那樣規矩矩閱讀的必要。翻開書本，單把那要讀的地方順流讀下去。若因此而有不十分明白，便回頭去看上文。是怎樣的結論，更看看末篇。這樣一來，即使書鋪裏一時送來一部數冊的書，若有一個鐘頭，這些書籍的要領部份，總可留印於腦際了。此外若還有必要，則細讀數冊中的那一些到終篇便够了，毋須把全部都依着次序來卒讀的。

到底書本和自己的誼分，像穿了平日穿慣的衣服，像睡在夜裏睡慣的被褥一樣。倘若那是澹泊自然的關係；則所謂讀書，實并非莊嚴不過的。是穿了拖鞋到庭中仰望松梢一般的自然。或者是在街頭邂逅知交而相語一般的快感。以這樣的心情對書本，則別無讀之將以增加知識，磨勵德操，獲得利益那樣的意識。恰如具有烟霞癖的騷人，川是川，山是山，還他本來面目，悠悠然顧而樂之底心境。這許是讀書至樂之一罷！

那時我們領略的喜悅，既不限於從寓在書中的知識而來，又不一定從文章的流麗而生。時而是印刷文字的某種紙張和墨水所刊寫的調整，或是鑄字的形樣，又或是拿在手中的紙底摩

攀。即是讀書未必單是我們理念的滿足，此外還有喚起我們官能而來的什麼東西。陶然底喜悅，就在其中。

某時，我的友人請教於新渡戶先生，說先生讀破萬卷；可是，所讀的都能記憶麼？先生解答道，若能一一都記憶起來，不是沒有讀書的價值嗎？忘却不正是有讀書的價值嗎？我以為這是值得玩味的話。正如彌滿宇宙的光不見色，包容我們的空氣不知味一樣。所謂真正偉大的思想，或幽玄底詩趣似的東西，是潛潤了我們的體內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像宇宙的無色一般，澈底的真理，倒是我們所遺忘的。說起來，那讀了不是白費麼？而實際上却成爲我們的血和肉了。一字一字嚴重不過似的強記着時，不是真正自己的所有物；反之，完全忘却了時，倒是彼與我無區別地渾然一體而成爲自己的東西。這所說的，不是新渡戶先生的話的意義嗎？

以此理由，過於勉強記誦的讀書，即使一生孜孜矻矻，也不能讀一二萬冊。但是古人讀破萬卷而尚綽有餘裕的，是所說過鞍上無人，鞍下無馬那樣的境況，使書本和自己沒有區別，感覺書本的親愛而去讀；所以正像我們呼吸空氣從事三頓飲食一樣，是無所用心的罷！

### 三

這樣讀書三昧的境地，在延長人類生命上當然有很大的效果。這是爲人的樂趣之一。

可是，更進而考察第二種的讀書，則那是從樂乎讀書的自身而更進一步，是爲什麼目的之故而讀書的。

例如：爲要求得自己的信念的——即爲修養之讀書，或爲要求得自己的知識的——爲學問之讀書，或爲促進專門技術的——爲職業之讀書，或爲恢復疲勞，使忘掉一日之辛苦的——爲安慰之讀書；我以爲有這樣種種色色之別。爲這樣特種目的起見而讀書，是我們常常領教到的事，差不多誰都耳熟能詳了。但關於這個，我們應認識的，也有種種。例如爲修養起見而談書，我們普通就想到聖賢言行之類。在東洋則是論語孟子一類的經典；在西洋則爲聖經。但以近代人的修養書而論，我以爲最淺近的修養書，不統是文學書嗎？

例如：非常天才詩人所謳吟的詩章，或偉大小說家所描寫的小說，優越戲劇家所創作的劇本一類的東西，不是爲人類修養書而有非常卓絕的價值麼？爲什麼呢？因爲依據經典以從事修養，似甚容易，實則甚難。何則？如就論語看，那簡短的文字中，含著非常深邃；所以我們少時讀此，或聽先生講述，總難了解其深意。但是，讀此簡潔的論語而能覺得忘寢廢食般感動的，非修養很精進的人不能辦。

反之，偉大的詩人的詩歌或小說一類作品，猛具有打動我們精魂的氣力。例如讀羅俄 (Hugo) 的小說『噫無情』 (Les Misérables) 而不啾泣的人，大概是沒有的罷！我記憶着爲大學生時，讀這英譯本而一面讀一面下淚的。那樣的感動，一生中不知能得幾次。但『噫無情』則我以爲只要文字一日存於地面，恐怕是永遠使人類感動而不滅的罷！那不一定只限於這書；這類的書，其他還有很多。以此故，爲修養起見而讀書，我未必欲狹認只有經典。從經典所得的



感動，我想是與年俱增的。即是嘗過世情種種酸辛勞苦之後，聖人的言行，才覺深入心坎。青年時，倒是小說和詩方面，更賦有強大的迫薄力。

其次，傳記影響於我們修養上的效果，實有不可以道里計的。維新志士的傳記，不知怎樣地感動明治以後的日本人：例如像西鄉南洲的傳記，無論看誰寫的，我們總受非常深刻的感動。如德富蘇峰先生所作的吉田松陰傳似的，恐怕一定永久感動日本民族。又赤穂義士的故事，尤其是大石良雄的一生，無論怎樣的時代，未有不使日本民族的血輪躍動的罷！我在中學三年級時，讀美國前大總統林肯傳記，記曾儘量地哭過。

那麼，所謂傳記，到底是有實際的故事，感人非常深刻。由此意義而論，我是常常希望日本傳記文學更發達的一人。我近來曾執筆寫史傳的理由，也希望爲今日以後日本文學的一部門而產生新的史傳文學；所以欲盡其先驅之役而已。

#### 四

一論到讀書，我們就不由得因莊重的文字之故，即聯想起學問來。所謂讀書，普通觀念是以爲藉此而獲得知識的。可是，談到這將獲得怎樣一類的知識時，似乎非常明白，可又不是不明白嗎？像古人所說一樣，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若把書中所說的全部囫圇吞棗地變了自己的知識，則讀書成爲盲從，而本人的見識也無寸進。誠如嘉勒爾 (Thomas Carlyle) 的話：在我若也像他人要讀那麼多的書，則我也像他似的無學問。倘糊塗地接受書上的所說，那既非學問，也非

知識。

即知識是從書的理解而生；所謂理解，是從正當的批評以出發的。換言之：若非批評精神旺盛地活動的時候讀書，則不能增加我們的知識。最初所述鞍上無人，鞍下無馬，那樣書本和自己之間無彼我差別的境地，并非指為獲得知識而求學，是指廣義底為做人而讀書。這裏所稱為知識的，是根據我們理性判斷的讀書。換句話說：是一面批評，一面取捨選擇以獲精神底材料，於是這種的讀書，很以專門底熟慮為必要。

為學問而讀書，為知識而讀書，我以為從幼時一步一步修養而研究這方法是要緊的。說到那方法是什麼呢？那是注意讀書而不被讀於書。又說到要怎樣做才對時，則是始終堅持自己的見識，與書本相對立下去。即無論說怎樣先賢碩學的著述，要是自己認為不可時，有絕不接受的見識。以這樣的見識去讀書，則不因讀書而看脫了自己，即此便成。

多讀的危險，會令自己的意見消失。新井白石因為是那樣博聞強記的人，所以為六代將軍的師傅而參與國政，并且遺留下不少的傑作。他為政治家的業績，姑置不論；但為著述家的白石，為什麼不能像賴山陽的日本外史一樣影響於後世呢？這正和下文談瑪可萊（Macaulay）的情形同。因為白石雖有那樣的知識，但無山陽一般的見識。賴山陽的知識，在正確方面，未嘗無批評之餘地；然而他把全神寄托於筆端而行的見識，有喚起明治維新的力量。為什麼呢？因為山陽所蘊蓄的火一般的愛國心，和使天下醒覺的熱情，彷彿有指導百代的氣魄之故。

這並非寓於山陽的知識中，而寓於山陽爲人的自身上。所謂百代不朽的著述，差不多全是這樣的見識，這樣的氣魄所產生的。

英國的文豪瑪可萊有非常的記憶力，連二十年前所讀過的，都不會忘却。某時，有從鄉間來訪而初見面的於會見瑪可萊而通姓名時，瑪可萊說：若干年前，先生不是寫過這樣的詩嗎？即席朗誦那詩的句語，使對方的客人發怔地詢問：這確是我所寫的詩；但您怎知道呢？呀！實是自己二十多年前，某月某日旅行蘇格蘭到了某車站等待火車來時，在候車室裏拾起一份地方新聞紙看見印刷有這詩的。聽到這樣話的那位客人，對於瑪可萊底記憶力的超人，真個驚駭欲絕了！

像這樣記憶力良好的瑪可萊，所以能遺留下許多堂皇底的歷史和傳記。但同時，這也可以說是瑪可萊的缺點。即是他記憶力太好，完全掇拾他人的話，所以自己思考的習慣遂疏忽而缺乏創造力。他的見解，敢說勢必淺薄。以之和他同時的哲人嘉勒爾等比較起來，不可以同日而語的，其原因在此。不待說，良能是與生俱來；但多讀的人的危險，我以為也在於是。

那末，怎樣地一面發動批評精神，一面瀏覽卷籍呢？這能夠十足做到的人，是非凡的人。但在修養關係，即使我們普通人，也並非不可能的。我以為那是一種技術的必要。說這是什麼的話，則是上文所述，用紅藍鉛筆來一面閱讀，一面施線；且與此同時於空白處附註批評。這樣一來，對於這書中一切的意見和事實，常有施畫紅藍線；所以勢必養成發動批評精神。這

樣子去讀書，便長久鮮明地存留於腦際了。

我有一位親密的美國學者，他讀書時，一有懷疑，即當場捲卷而參考其他種種書籍之關於這點者。或檢閱百科辭典，或調查統計和其他以根究這書中所說如何，是否正確之後，才再從前一樣讀下去。這種態度，我以為是可貴的。這樣去閱讀，就令博覽群籍，我們也不致看脫了自己罷！

所謂博學之無學，我常常感到的。那是雖讀破萬卷而所讀過的書本的知識，不能整然地組織於腦中的情狀。只像秋天的樹葉，從樹上脫落而重重積壓一樣。幾千卷的書本，僅為斷片零碎底知識而紛陳於一人的腦海中，就他自身的怡樂來論，也許不壞。但那知識自身對於社會，則沒有什麼新貢獻了。

經一生特意所讀的幾萬卷書，在彼頭腦中消失下去；正像沙漠中的流水，一點不被沙漠所吸收一樣。我以為這是無批評精神去閱讀的讀書之士的悲哀。

尤其是少年青年時代喜歡讀書的人，怎樣地培養批評精神這一點，應該深思熟慮的。

我們為娛樂而讀書的，且作別論；但苟既為求知識而讀書，則須得堅持嚴正底批評而養成取捨選擇的習慣。這和當初所述有誼分的讀書，決不矛盾。久既運用了批評精神的人，更進一步使書本和自己渾然地入於二而一的境地，彌可珍貴。批評底讀書的習慣，誰也不能不培養的。

五

更想起爲自己的安慰而讀書來，那可以從種種的觀點去觀察。一言以蔽之：我以爲那是讀自己專門研究以外的書籍，究竟是爲轉變自己心情而入於別一個天地的讀書。

去年冬謁見美國大總統羅斯福時，談到讀書的事情。那時羅氏於列舉種種愛讀的書名之後，笑着說；我實在是喜歡偵探小說。這未必羅斯福爲然。那嚴正規矩的羅斯福大總統，爲軍國大元帥在煩忙的時候所愛讀的書，依然是偵探小說。說起這是什麼原故來，則以一身繫國家的重責，擔當世界大戰一般底重大時局，而自朝至晚只籌劃重大的國務，將至健康不繼。那樣的時候，倘想到要最容易陶情淑性的，只有瀏覽偵探小說了。

再沒有像精警的偵探小說一樣，老早就惹起我們底興趣的。普通的偵探小說，開章明義從殺人始。那末，到底誰殺了這一大疑問，便暗示於讀者之前。因爲巧妙的作者，先描寫着使讀者啞然失聲的光景，同時造現一大奇離的事境，而且構作使讀者決不可以推想底巧妙的橋段；由迷境而更導入迷境底引綫下去。所以讀者方面，在一頁一頁地讀下去時，究竟誰殺的，不覺墜於五里霧中了。那末，重大的國務，戰爭的責任，或明日的政局都拋諸雲外，只以這殺人兇手爲誰的好奇心而吸引於夢中了。從而，無論威爾遜或羅斯福，唯在披覽偵探小說時，至少可以從國務的重大責任中暫時解放出來。於讀完這樣書本所感到的，是精神非常的休息。卽從抓住他全身全靈而不能須臾離的責任觀念，得到二三小時的自由。只是這樣，既使他們的頭腦

非常休息了。

這不過是實際的一例；但對於在世間活動的人而欲恢復自己精神的一個方法，則請披讀和自己職業全無關係底什麼有趣的書本罷！因人的趣味，小說也好，釣魚的書也好，歷史書也好，只要一讀使自己心機轉變的有興趣的書，則他將從自己職業的辛勞中脫出，感到像陶醉於巧妙底俳優所奏演的劇曲而忘却疲勞的輕快。只從這樣的意義來說，所謂讀書樂，真是人生非常的裨益。

## 六

我現在用了怡樂的字語，我欲於此作讀書的結論了。

要之：我們無論幹什麼，那非到了所謂怡樂的心情，還非本真的。

例如愛國運動，從道德的心情更進而為効忠國家，到了比一日三餐飲食還有樂趣時，那人才成為真正的愛國者。讀書的情形進到欲罷不能的愉快底心情時，讀書的意味，才可以說完全罷！所謂高尚的娛樂，於人生是寶貴的恩物。總之：讀書不是說有什麼目的而為的，於讀書發見生命時，尤為高貴。

換句話說：我們日常生活的自身，是最可寶貴的東西一樣，讀書也深入於我們生活自身那樣的境地，是要緊的。非為某種目的起見，即為修養，為知識，為技術的所謂其他目的之讀書，倒是於讀書自身發見生命為可貴。亦即我們為人而力田，織布，為國家而盡力政事，為社

會而服務同樣；所謂我們應該從讀書發見人生自身。縱令從讀書中不發見偉大底科學，而讀書自身中，在人類某人所可尊貴的一二小時間真摯地過活的自身上，却有尊貴的意義的。

假定我們閱讀一本書而三小時間得繼續非常緊張的純潔的精神，則那事實之自身，既是非常高尚的事。要而言之：我以為那是讀書的最後境地；倘得領悟這樣高尚的心情，結果那人和未讀這書以前，當刮目相看了。那人所觀感的宇宙自然，與前有異；所談吐的言詞，與前不同；所行爲的態度，照理也與前不一樣。那是讀書的非常高尚底境地。但那未必是非常底道理的了悟；而是陶然底自己自身淪沒於書中的瞬間罷！

一切人生的價值，在於領悟這樣緊張的心情。我們在種種的境地領悟這樣高尚的心境。而讀書在奉獻這樣清純底人生一斷面的意義，也實在可貴的。古人所說：讀書至樂，是這樣的境地。





## 穆來的回顧錄

### 一 那人間性

我返覆閱讀穆來 (John Morley) 的自傳，——原名回顧錄——不知幾度了。

每感心裏有了什麼餒性似的時候，不由的覺得頭腦昏濁的時候，從書架上取下披閱的，總是約翰·穆來的回顧錄。

不待論，第一是因為文章好。諷誦那高貴底古典一般底整齊的文章，就不由得心神受吸引似的。以英文來論，馬太·亞諾德 (Matthew Arnold) 的作品也典雅清純；但穆來方面思想更深遠。

其次，自然是思想。若果穆來中途不入政海，而樂守於思想界，則可以說他是繼約翰斯圖亞特·彌爾 (John Stuart Mill) 之後而支配英國的思想界罷！他的思想，是那樣見重於英國的。

因而惋惜他出書齋而入於議會的人多着了。但是，穆來自己把半生獻身於政界至死而不悔。爲什麼呢？因爲他愛政治比愛文章還強的緣故。

可是，使我念念於穆來的，與其是文章和思想，無寧是光輝透底的他的人間性。

他實在是謹嚴底，性情乖僻的。因而一會面究是那樣有趣的人嗎，也就頗有可疑。但他始終是一個誠實的君子，正直的男兒。而且是高貴的人物。那最充份地表現於他的自傳。

他與哲人約翰斯圖亞特·彌爾交好，固不待論。他和小說家梅勒底斯(Meredith, George)相許，也為天下的美傳。他又和法蘭西的小說家囂俄(Hugo, Victor Marie)會面，和意大利的愛國者瑪志尼(Mazzini)敘談，更有像托後事於英國哲人斯賓塞(Spencer, Herbert)的描寫，真是珠光寶氣似的光耀於卷上。

但是，和他最親切的政治家是張伯倫(Chamberlain, Joseph)了。像他倆連袂而遊德國的記事，百讀不厭。那是沒有像穆來和張伯倫一樣性格不同的人的緣故。雖然像那樣正相反對的兩人；但私交上絕無嫌隙的交友故事，在人情史上，實獲我心。

## 一一 操守

穆來回顧錄所以動人的，是他一貫而不變的操守。

他研究法蘭西革命前紀的所謂百科全書學徒的思想人物，因打破迷信運動而揮其如椽大筆之故，遂至終生被認為危險思想家而受右翼一派人的攻擊。

尤其是他反對南非戰爭，反對對德戰爭的鮮明底和平論者的態度，招致許多政敵和迫害了。

可是，他陵跨一切，繼續邁步於一貫的旅途上。

特別使我們閱讀他的回顧錄，深為感動的，是描寫他雖有可作首相的機會，但因他不願出應付的代價，便永遠拋棄了的事體。

他對於師事的格蘭斯敦 (W. E. Gladstone)，勸其引退首相之位，這抽出的空白票，甘心退却了。因為格蘭斯敦如決心引退，則後繼者有哈科特和羅斯伯雷 (Rosebury) 二人。哈科特年長，他宣稱倘若穆來推舉自己為首相，則將財長（即副首相）一席讓於穆來，作為自己的後任。

豈知穆來拒絕了這樣的私相授受；於是推舉了羅斯伯雷。然而羅斯伯雷並無什麼報答於穆來，却擢拔了亞斯奎斯 (Henry Berbert Asquith)。那末，穆來依然止於伴食閣員的愛爾蘭事務大臣的地位。

他認為向格蘭斯敦勸告引退，是為英國之故，而致自己承受無報酬的任務；他認為推舉羅斯伯雷也是為了英國，故拒却其親友哈科特的希望。

我們閱讀穆來的回顧錄時，深切地感到英國隆盛的真正原因在那裏了。

雖然穆來的才幹超卓，被稱為格蘭斯敦的後繼者；但甘願犧牲自身而以伴食閣員終其一生。

這樣的高風坦懷，是把穆來裏面文章的力量流露出來。

### 三 對民族的貢獻

更使我們強烈感到的，是英國有這樣的義士，其對外有如何強的意味呀！

若果英國是僅有政略家，資本家和智謀縱橫的外交家的國度，則敵人將滿佈於世界的各方了！

然而英國的富強甲於天下，占有世界的四分之一，而且不蒙世界的嫉視，能維持三百五十年之霸業的，因有穆來那樣的義士，不知凡幾故也。

於英國的權謀術數，無論抱怎樣強烈反感的人，對於穆來，約翰·布勒特，(John Bright) 和愛德門·布克(Edmund Burke)，總不得不折服的罷！

所以穆來雖未為首相，但已經盡了在首相以上的任務於英國。正如法國的塔哥(A. R. Turgot)，美國的林肯一樣，使我們竟至對於這些性情乖僻的耿直的人起戀慕之情了。

多誕生這樣的人物，是使國家永遠強盛而高尚的。  
每一讀穆來的回顧錄，輒有那樣衷心之感。

# 隨感隨想

## 一 朝的祈禱

是晨光之熹微，將以跪禱於皇天：——

願今日之日，像鴻濛的開闢，賦我以清新自由的時光，保持從一切環境，傳統，執着，世慾解放出來的純潔明朗的心靈，使得正直地大膽地度這旭日皓皓的人世。

更願在這時代，讓我為一件小小的『善』而貢獻這韶光，棉薄的我，自難完成一件什麼偉大事業；但那海底的珊瑚虫似的，在千尺的深淵下，建一塊極其微小的珊瑚，孜孜不息，終於在海洋上構造出一座狂瀾怒濤也衝不過的珊瑚島；猶之我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德，便會形成某種形態遺留給人間世，而許我以今日的微末的小善呵！

尤其願這澄澈清新自由的心靈，和刻刻努力而精進不倦的肉體，以火一般熱烈的闢志，為一定的目標去貫徹始終。無奮鬪的人生，雖生無益于世；分秒之間，別要忘記！以邁進而不退屈的雄心，送我到聖潔光榮的戰場去吧！（於輕井澤）

## 二 懷柏拉圖之夕

沒來由，在這紙上，好像想寫點什麼似的，寫什麼呢？自己也不曉得。只是想寫的現在的心情，倘就這麼樣舒展到紙上，是最好不過的一種心情罷！

這兒是熱海的崗上。波音濤韻，滔滔地從遠方傳來；習習涼風，一陣一陣的靜悄悄地吹進房間裏。往下的一條街，不知誰正吹着笛兒，好像童年在上州南邊烏川消暑時的一個傍晚所聽見的，是一樣的人吹着似的。那時候兒，已是桑田嫩葉青葱，螢光慢慢閃動的季節了；況又值這麼一個黃昏，準有些鮪魚或鮎魚之類在小川水上浮遊跳躍。這一次，惹得我渾身發痒，恨不得偷偷兒地躍向水中撒一回網子。

崗下不知不覺間，既暮靄朦朧，燈光輝映了；這兒最著名的大湯溫泉的縷縷白煙，也看不見：是幽靜的夏的良宵。

在這樣的晚上，不知怎的總要想起柏拉圖來。談到這個，這崗後的谷澗，長生着無數挺勁秀麗的大樟，在山的中心，以松林雜木爲背景，一層一層地葉色薄綠而高聳的樟樹，是莊嚴的，在那樟樹叢梢，也既一團晦昧；一定有星光三五，燦耀空中。脚下的遠方，在日間顯現碧綠澄澈的大海，一定黑沉沉地寂靜酣眠了。星目皎潔更闌人靜之夜，倘在樟陰下讀柏拉圖，是怎樣會心的一回事呵。

在希臘丘上和克里特水濱，他聚精會神地思索着的罷！世界歷史中，遺留下名符其實的希貴的偉人，不是他嗎？不類孔子似的，訪明君而流浪列國；又不像聖德太子之一心聖念蘇我氏

的橫暴，致思想強半無傳。惟有悠悠然往復思量古今數千年的宇宙法則，自然地記載萬民百代的大道以生活的他，不是人世間過最崇高生活的嗎？

他許是暖衣飽食，無憂無慮的貴公子罷！又許生來是一個空想家罷！因此之故，他過於走進不近人生實際的烏托邦罷！他往往陷於空疎抽象的理論的罷！

然而西洋的學問，不是總逃不出他的範疇以外嗎？那怕億萬斯年，不是也非把他翻來覆去研究不可的嗎？

這麼星明月朗，萬籟無聲的晚上，不由的使我想起這位理想家來了。難道藉幽靜莊重的力量，而柏拉圖便不期然迫礙於我們的空想嗎？今日的我，這樣在海濱日本獨自追思；願千秋萬載後，更有多少人在那兒的山崗和海岸縈慕懷想他罷！（於熱海）

### 三 古今六千年

青丹吉——奈良之都，

一 如今已像花兒般，開得芬芳燦爛了！

一片清虛，萬里無雲，夏夜的長天，像水般一色的碧綠。

星兒好些顆在一閃一閃的放光。其中有一顆，要花十年或二十年的工夫，纔能照射到我

們。——在這更深更遠的底裏，有我們眼睛見不到的世界。

然而牠們這些星的本身，許是從劫初到劫末都永遠光輝着的罷！

生存在這微渺的地球上，我們今日所經營的生活，是有限得很的。漂浮在幾萬年的時間之流的人類生活中，還是不足數的一個人罷！我們小小的憤激，小小的快樂，小小的名譽，要是從這廣漠無際的黑夜的世界說起來，究竟到那裏去，自己此刻到底存在還是不存在呢？

雖然抱着這麼一個感想，可是從幾十萬年前，我們的祖先也一定看得見夏夜的星光。再到幾百萬年後，我們的子孫，相信也能同樣的仰瞻星月輝映的夜之長空。

瞧着那夏夜星輝的時候，使我們從一切小煩惱，小固執，小嫉妬，小虛榮的念頭解放出來。

像火燒似的太陽西墜了，人兒汗淋淋的整天勞役也便告終。站在夜涼如水之間，我們仰觀於天，俯察於地，總會發覺到自己的本來面目。

莊嚴肅穆的思潮，洶湧我們的心房，那時，濺出清曠純樸的詩。喜不自勝，善莫能名的溫情暖意，也就如清泉飛迸般的澎湃奔騰於腦海。

真像是參透了宇宙間大計畫之感。

那時，我再三反覆地想：

孔子柏拉圖也曾仰看過這樣的星。謨罕默德 (Mahomet) 蹲踞於沙漠之上，哥倫布靠着船



的帆檣，也都曾看過這樣的星的了。然而他們各各的腦海中，特別能開闢一萬象包羅的新世界。

什麼東西也抵擋不住的浩大空想的境界，竟擴張起於這些人們的心胸了。

這麼一來，他們的空想便一天一天的累積起來，成爲人類的遺產，傳諸世代子孫遞相授受了。

從他們的空想之中，人類得脫變成今日的社會，謳吟出美麗的詩詞，樹立一切的世業，積聚無數的財寶，建築莊嚴的寺院。

然後我們產生今日的所謂歷史和文明。

惘然仰瞻天象時，使我們忘懷時間的今古，渺絕空間的東西；一直衝進歷史的靈奧而緊緊接觸到創造歷史之光哲的脈搏。

過於被煩瑣的現代文明所羈困，過於受忙擾日常生活所驅迫的我們，有時忘却身邊一切的事象，復歸於『吾心在太古』『作羲皇上人』那樣簡單樸素底自然的心境，是一大的幸福。

這個當兒，我們卒然擺脫自我促狹的小乾坤，優悠於天長地久的時流的大世界。那就是歷史。

安住在這樣忘我之境，而過一會兒，我們試看互古今六千年久的人類行蹤去向，那就驚絕地覺得什麼碰滅似的。此身生於此時此地，畢竟有什麼意思？這個課題，已緊緊迫到我們面前

來了。

我們小小的苦痛，悲哀，憤恨，那是我們先人已往深深地苦痛，悲哀，憤恨過的。我們所有為和小小的志願，既是我們先人從三千年前所欲為而努力出來的；不！我們個人以為困惱勉勵的，實在既具渾雄昌大的規模，乃我們祖宗幾百幾千萬人以所謂國家社會的力量去擔當去努力而來的罷！

在歷史中，我們發見自己自身的計畫。

在古聖的足跡上，我們看出自己自身的姿態。

從而我們在社會的位置，和古聖的關係，已明瞭地理解着意識着了。

那麼，我們應以新的眼光高瞻遠矚，以新的力量而歸趨於日常生活！

總而言之：我們是浩大的宇宙計畫的一部，是無窮的人類史上寶貴的一環。

## 二

從現在上溯三千年至三千五百年左右，由歐洲北部的森林中一步步南行，則見有占據今日希臘半島的一羣民衆在。那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的時候，曾播出發燦爛的文明，造成世界歷史中絕無僅有的希臘的都市國家。

其中最光輝繁榮的，首推亞典。

亞典的全盛，自紀元前四七九年薩拉米斯海戰擊敗波斯大軍起，至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

止，僅五十年，即使加入前此百二十年，也總共不過百七十年的短期間。

在領土方面，約等於日本之一郡；在人口方面，約四十萬至五十萬人之間。無論從那一方面說，亞典確不能不說是一個小規模的國家。

然而，世上儘有在地球面一起一伏的許多老大帝國的文化，曾不爲人所珍重，獨此蓋爾彈丸的亞典都市國家，到今日猶能重整起來爲世界文化的一典型的，抑何緣故？

那是因爲住在這個小小都市的人們之精神底崇高和偉大之故。

他們以少人口和小領土，而能兩度打破波斯帝國數十萬的大軍，那是因爲他們有熱烈的愛國心，有優越的智能，有健強的體魄。

迨戰勝波斯之後，這小小的都市，其文明盛況，蓬勃一時。所有哲學，詩歌，音樂，文藝，政治，美術，科學等，已如萬卉爭妍般的開到『不亦樂乎』了。

希臘文明，大有支配今日全世界的景象，我於此無敘述的必要。請介紹法蘭西史家在歐洲史開卷第一頁說過一句話：『歐羅巴是亞典。』

然則，希臘爲什麼能以這麼短小的期間，達到這樣的文化水準呢？

此無他，希臘精神的偉大而已。

蓋爾亞典都市的人們，對人生感得比較深切，比較純真罷！所以他們所創造的一切，都充滿這純潔而高雅的精神。

此外，他們在世界最先的施行民主政治，三人中平均有一人參畫一切政治，可謂普及之至了。

雖然像有這樣的哲人，政治家和市民的亞典，曾幾何時，終不得不趨歸於滅亡，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三

那是希臘人內部的破壞。

哲人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有言：『人間是哀憐屯蹇的人，而嫉妬幸運的人的；不過後者比前者更來得厲害一點罷！』

斯賓諾莎指摘出的人間弱點，貫穿世界歷史的中心了，一個民族繁榮起來，其中必會弄成幸運者和不幸運者的兩種人。所謂不幸運者，是貧窮而地位低下的一種人；所謂幸運者，是有錢而地位高貴的人。一國和一家相似，當其正在和外界惡劣環境奮鬥時，決不會內部生出裂痕和圍牆的，但一旦事過情遷，復歸於富貴康樂之境，則種種人間醜態暴露起來了。其表現於家庭的，則為骨肉間之不和，表現於國族的，則為階級間之仇視鬭爭。

那個時候，斯賓諾莎所說的話兒，便顯出確實性來了。那就是在幸運者一羣中，垂憐貧困者之情薄；而在不幸運者一羣中，嫉恨富裕者之情熾。且煽動階級鬭爭之徒，便乘機巧立種種名目。在此情形之下，有先見之明和犧牲殉國這一類的忠勇之士還敵不住的時候，則這反感嫉

視的心理，足以吞沒了民族全體，那民族便趨於滅亡。

那是亞典運命存亡的關鍵。

立脚於民衆政治那樣易浮動的基點上，三十八年間得使亞典泰然郅治，證明貝理克利斯（Pericles）的政治手腕是如何非凡卓越了。但任憑怎樣優秀的政治家，臨了國民精神墮落之時，也無所施其技的。

貝理克利斯政治底成功，倒是貝理克利斯悲劇的朕兆。他既力圖亞典華麗堂皇，且使市民財富充裕。但富者慾望無厭，貝理克利斯的力可不能壓制了，因此他手創的底洛斯聯邦解體而內亂作了。

那就是二十七年間延綿不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

這回戰爭的起因，由於斯巴達和科林斯對亞典富強的嫉妬心所致。當前的一個理由，是亞典富豪階級的慾張，要將底洛斯自由聯邦中的小邦作為亞典的屬邦。但比那還劇烈的，是亞典及其他都市的無產階級垂涎亞典富豪財產的野心。對這種心理蒸火添油起來的，是濫用民衆政治，引導階級鬭爭的煽動政治家們的不道德行爲了。

世稱百代史家的蘇西笛狄氏目擊當時社會情形，在日記中說：

「昔在哥基拉發生的階級鬭爭，現在一天比一天來得厲害了。因為是後來影響及希臘全土紛亂的嚆矢；所以印象與我以特別深刻。各邦的指導者們，由於要推翻反對派的一念，甚至有

不惜乞請外國援助的。這階級鬭爭的頻仍，不幸而相繼陷希臘諸邦於災難之境。——像這樣的災難，要是人間的劣根性沒有改善，則其他事情無論怎樣的變化，亦將彌留於人世，永無已時。」

在混鬧的內亂當中，藝術頹廢，政治紛亂，固有高尚的民族精神日形萎靡。由馬其頓王國出現，至羅馬帝國擡頭，希臘諸邦遂淪為外國領土，當年燦然可觀的文化，至此斷喪無餘了。

這一段悲壯的希臘的歷史，自然永久給與有心人以多大的教訓。為什麼呢？雖然舞臺變更，時代差異，名稱不同；然人間性則始終一樣。戲劇中的情節段落，也不變。

富者的貪婪，和貧者的嫉視，像蘇繩兒般交相錯綜糾纏而織成世界歷史。只有節制這樣人間性的弱點，把美麗和諧的拍調具現於社會生活的旋律上的國民，纔能創造出奇葩開放一般芬芳馥郁而可欽慕的文化。

階級利害心的激發，使得雄大如古代希臘的文化，也隨着煙消雲散了。

歷史是陳舊的過去的記錄，但常暗示着新的未來。（於輕井澤）

#### 四 紙的禮讚

我們日本人，是居住在紙張中的。

映現於潔白勻淨的「障子」（譯者按：即「障子」是日本方格子糊紙的窗戶。）的朝暉和

暮靄的顏色，那澄明綺豔的夏夜的月光，從傍晚時出現一閃一閃地紅紅的燈光火影，以至糊牆的紙，裱榻的門，字畫，條幅，及華美可愛的日本紙的書籍。

和紙張抱持親密得像日本人一樣的，恐怕很少吧。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怎麼多用紙的呢？歐美人的食棹用檯圍（napkin）；可是我們用的是白紙，甚至連筷子也用紙包住的，以紙代替手巾，以紙包裹一切儀式的品物。尤其值得我們感恩戴德的，是載錄文字時所用的紙。有日本紙，有中國紙，有西洋紙，可沒有像日本人那樣等著作刊在多種紙類上。

我們等在紙上有用毛筆，用鋼筆，用鉛筆，用自來水筆，用刷毛筆的。那是世界任何民族所不能模倣的複雜性。換句話說：即是我們安身於紙中，寄思想於紙上。現在是紙，將來也是紙。

這紙的柔軟纖細純潔而具備彈力性和適應性的性質，自然滲透於我們民族的心中。紙之香，紙之摩挲，紙之色，紙所生之音韻，誠然人生難離開紙以存在而透入於我們的心身了。

不能領略紙的，不能瞭解日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

愛惜紙張，尊重紙張，即是愛惜日本，尊重日本。

我待望歌頌紙張的詩人出現！

## 五 文和辯

說出『文章經國』這樣深雄闊壯話兒的曹操這個男兒，我很認爲至今仍不失爲一蓋世好漢。

文章，並不是書齋裏的讒言讒言；像這樣以一言而震撼萬世，是所謂丈夫一代的快事。不管詩也罷，歌也罷，論策也罷，小說也罷，有以一篇傑作而轟動千秋的氣魄，才有金石文章而使百里外未謀面的人爲之感激涕零的力量。

惟舞文弄墨，權作目前一時消遣品想的，則無論怎樣也不能稱做堂堂的文章。既然稱爲文章號召天下，苟修辭缺乏技巧，思想未臻熟練，對於作者自身，理應大加審慎。

雖說是審慎，然并非什麼都限定要絮絮聒聒的綴上許多艱深的漢字，也並非單是說些勸教式的拘謹泥執的爛調。在歌曲中，託情野花；在小說中，寫寫笑哈哈的一羣少女，這未必就不可以登大雅之堂，要緊的是作家的態度。像托爾斯泰所說(Tolstoj)：文章是百代不朽的事業，只要行文的人心坎裏儼然存有真實，懇摯和同情。

福澤諭吉先生，當着構作文章時，雖嚴寒中御單衣，猶覺額際淌汗。一讀如澄澈心脾的先生的文章，所以直至今日，尙朗朗誦諸人口。我敬愛之念，油然而生了。



在這樣意義下，作文實在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我的作品未必能與世長存，然苟死後而有一二十年見知於人世，則亦足以瞑目而無憾。

因此我歡喜寫文章。

寫成之後，必期望此文得與世人見面。我以打發愛兒問世一樣的叮嚀熱愛，送自己的文章於世上。雖不幸而覆瓿於九百九十九人的手中；倘天下有一個知己能摘取我文中的意思，誦讀之，愛撫之；由此而有所發見人生的光明，則我願已足，亦即是我的勞役有所報酬。像這樣雖然是一個人，也可以說作一件樂趣。

故我一有空兒，便展紙抽筆。車中船上，固不待言；曩於乘橫渡北美的飛行機，亦曾運筆爲文。每當孤身客外，旅邸淒清之時，拿出自來水筆，記偶感於紙上，則客愁別恨，便不知不覺地消逝無踪，而心中也恍似悠然入於世外之境。這個當兒，那篇文章能否留傳到後世，甚至能否得他人賞識，自己的心靈絲毫不生微影，只自書自樂而已。這也應說是『文章三昧』的境界嗎？

這僅是我生命史中寶貴的一斷片而有其價值。但於此所謂斷片，非指我記下來的文章，是指寫文章而進入於三昧之境的生涯中一短小時間而言，要而言之：我們的生，畢竟是這種生活斷片的集積。

三

然而和文章有形影相伴，表裏相從之關係的『辯』，『到底又是怎麼樣的呢？

『文』和『辯』，『在其表現的形式上完全不同，因而在效果上亦有千里之別。

文章自身感動人時，那作者原在讀者視聽之外，故其人格底影響是間接的。

然而雄辯說服人時，幾乎十分之九九是靠壇上辯士之自身。至於思想聲調詞鋒，不過是站在壇上活動的辯士自身的附屬品。要是聽衆討厭他的話，則任您說得怎樣天花亂墜，也決不會使人發生感動的。

要之，雄辯的動人，是間接的；因為直接動人的，是辯士本身的人物。

故欲憑雄辯以博取人家同情的時候，則立於壇上的辯士，只有傾盡渾身熱情，赤裸裸地把自己貫注衝擊到一般聽衆的心靈裏，這個當兒，因為辯士的人格，丰采，聲音，思想及一切表現的技巧，一時糾合而緊迫到壇下聽衆的五官，故其感應力到底非文章所能比擬。

所以有些時候，雄辯可以聳動一代，叱咤風雲的。彼狄摩斯西尼 (Demosthenes) 之轉移亞典的政局，帕特里克 (Henry, Patrick) 之使北美大陸十三州獨立，胥由其自身人格感動的緣故。革命的烽火，多爆發於雄辯家的舌端；一國危急戰亂之秋，有時藉一人的大聲疾呼，而得起死回生的。

雄辯之聳動時代，風馳電掃般傳佈於臨時羣衆的力量，到底是不可以求之於文章的。

所以在非常時期，最有效果的，就是『辯。』  
辯的效用，既在於一時的和非常時期。那末，使非常期不來臨，則雄辯的真正威力，便無從顯現。

當羣疑滿腹，民心動搖，危機四伏，一觸即發之時，挺身而起，怒吼狂呼，聲若雷鳴，神態如先知人，這纔是真的雄辯。一言以蔽之：即『挽狂瀾於既倒，』『撥治亂於須臾，』方是大丈夫的辯。

但是，在承平無事之日，雄辯家多是無用的巨物。他的熱情，叫常識論者資爲笑柄；他的見解，反給庸夫俗子視爲危險。所以具有天下雄辯家質素的人，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然終至碌碌無聞，駢死於槽櫪間，那非因他的人格智識之不逮，要由于生不逢辰，時勢無所要求於他的緣故。

此吾所以爲天下的雄辯家悲！

大約真的雄辯家，是不被時代之幸與不幸所支配的。

天下不患無狄摩斯西尼，獨惜稀有產生狄摩斯西尼的時勢。蛟龍偃息於池中，非乘風雲不能飛昇天衢，與蚯蚓無異，豈不哀哉！

## 五

雄辯是這樣非常特別的東西，且又是殫精竭慮的事情，所以用之於平時，總覺一點兒失

當。儘管您如何努力，以至聲淚俱下；然聽衆不因辯士的大吹大擂而隨聲附和，是屢有所見的。

縱使在承平康樂之日，亦有多少效果；然以其所得的效果，到底能否償其精神勞力，我不得不懷疑了！

根據這種心理，我很不喜歡登壇演講。倘依照我所下的雄辯定義，則雄辯是辯士傾盡渾身情熱以大聲疾呼，使人同情的。因而一度演說完畢，就覺身軟如綿，異常疲憊。若以一日數回的演說奔波，繼續四五日以上，那就完全聲嘶力竭了。要是毫不使勁兒的敷衍幾句，則倒不如不說還好。

說起以這樣的努力所得如何的話來，我屢見有使誠實素朴的聽衆下淚的，還有常常收到率真的書翰的。

然而即使這樣，我尚難抱滿足之感。那在自己所竭的精力比例上，豈不是無益的浪費嗎？我往往有此種懷疑，倘使用這精力於別的事情上又如何？這樣的感念，痛切的打擊我胸坎。那時候，我只得覺到空虛和寂寞。

那是因爲日本還沒有尊重雄辯的傳統風尚。因而我們日本國民，沒有像尊敬文章一樣尊敬辯論的習慣。並且連處理區區行政事務，也評價高出雄辯以上的人們世間多得很，使拚命地去從事演說的人，實不得不抱痛切底不滿。

但時而有依文章所不能領味得的滿足和歡喜，那是辯士常常經驗到的境地。

有時我們可從壇上完全把握住聽衆，待說畢下壇之際，不知怎地，總覺得辦妥某事件似的輕快。此時辯士會感到聽衆中發生一種雄大的力量，自己的努力，實在不是白費。在那些人們的心坎中，自己曾刻下些什麼東西而離開此地。這樣的意念，便牢牢地撞進胸懷，有不由人要掉淚似的。

那種心情，到底不是在文章裏所能體味出來的。

文章，則那兒的人在讀着，自己全不知道的，讀者和著者，儘有一生始終沒會過面而死去的。想起來，是未盡可信的話。

但辯士和聽衆，總有些須時間晤言一室；雖然短促，可也是人生的一斷片。在覲面的一剎那，會通彼此的官能和感覺而相知相語，在激昂興奮的時候，甚至相見還要啜泣起來。不像文章那樣要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而即時即座便可發見知己了。

人間真實的滿足，是得人敬愛，被人了解。雖然很少有一口氣獲得那敬愛和了解的；但有時特別惠與壇上的辯士。

所以對於有理解的聽衆暢所欲言後的辯士心中之愉快，正如在驟雨快晴後的長空仰看明月一般的怡神。生的意義，汨汨然逼來了！

辯士最要緊的力量，是直感當前聽衆的羣衆心理。古來稱爲雄辯家的，都是直感力敏銳的

人。洞察聽衆所要知道的，就把什麼給他；隨着聽衆的感激像波濤般奔騰，就因勢利導下去，這是雄辯家特有的天稟。所以法蘭西人說：『雄辯在於聽衆之中。』什麼『天道不言而使人自言』的話，也是同此道理。

伯里安(Bryan)甘必達(Gambetta)科蘇特(Lajos Kossuth)等，是富有這種力量的。那在某個意味下，和舞臺上俳優的苦心一定相同；不過俳優唱他人作成的曲白，而辯士則說自己嘔心鏤血的話，有此差異而已。

我想，真正的雄辯，是在偶然激發，非可以預先準備的。

像帕特里克所說：『給我以自由吧；不然，則給我以死吧！』這一句，我以為是激發於那樣的場面光景而自然地從他的唇尖迸發出來的罷！一定是受那樣氛圍中的力量所靈感而從舌端奔騰出來的。

像林肯那個有名的蓋狄斯巴格演說，是他完全沒有預備而不自覺地出諸口的。這簡短的演說，今日還當作世界不朽的名作而爲世界人們所默誦，是林肯自己全沒有預想到的。

如上意義，雄辯純粹是辯士整個人格的活動，是一種超凡力量的飛躍，誰也不能早就預料有怎樣感應的。

所以那效果簡直可以說是超自然底的。

那有時候成爲區劃時代的東西。

一個人的呼聲，喚起清新的黎明——爲了幾億萬的民衆。

## 六

觀察到此，辯也好，文也好，無非人間胸臆裏精靈活躍，將欲在人世間留下些不朽的痕跡。

說文章可以經國，那末，雄辯就可以劃時代吧！

## 六 旅行

### 一

春草碧色，春樹青蔥，柔和的風，嫵媚地砭人肌膚，精神了不起的舒適。這個當兒，誰都一樣，在侷促的房間坐着，自然會厭悶起來，便想跳出一個寬廣闊大的世界去的。

這是旅行；是旅行底魅力。

不知怎的，我們總想從狹隘的房舍和侷促的世間跑開，投到大自然懷抱裏去。在新綠如茵的草場上，南國的陽光像洪水般的放射含濡中，旅客一定身心都爽暢而漫步逍遙的吧。

那是追求自由的人間性底奔逸，是欣尋解放的心靈底飛躍，是原始時代，採於山釣於水的獵人底心情吧。我們爲煩瑣底文明生活的腐瘤所牽累，正呻吟輾轉，喘息不寧。一有空兒，便急要排除身邊的糾纏，這是自然性的顯現。

所以我們在旅行時，是無上幸福。

像雲無心以出岫般飄飄然游山玩水的時候，我們再沒有比這個更感覺自由，輕快，自然的時候了。因為那時我們已復歸於本來的姿態了。

那麼，人們的旅行，是伸腰的時候。

不待說，芭蕉之旅，以謳出永遠的詩篇；關西之行，而寫成不朽的歌曲，東西古今的人士，苟留名於人文史上的，儘管完全不提；但至少大部份在人生某個時期是度過浪跡天涯的生活。

那是旅行未必為着增廣知識，積集經驗。所謂知識和經驗，我不以為難求之於專門家，我們在旅行中所獲的，是發見自己本身姿態的利益，在日常平凡底生活裏，營營擾擾地度日的時候，我們實非審視真正的自己本身的時候，只看出皮毛底自己的外表生活的。惟有在旅行時，我們纔能從世間一切形式解放，接近真實的自己。總而言之，所謂人之一生，是尋求所不認識的自己本性的旅途。求於同學，求於家庭，求於社會，求於僧院，求於詩書，便頹然老去

了。  
但有時我們會豁然眼睛一開，看見內心最秘奧底姿態的。這時，我們歡欣喜慶之餘，不禁起泥首謝天之感了！

天下放浪的游子，往往得沐浴這樣的人生幸福。



古昔稱旅行爲『野宿』；想像爲走晚了，有席地幕天的顧慮。但時至今日，旅行未必就是野宿，到底有您自己家裏做不上來那樣極度的安樂。所以西洋人等，賺不到錢時，便有浪遊漫無定址的世界，由一年，二年而三年，到處棲留，甚至有不歸故鄉而死去的。

德語稱之爲『漂泊慾』；一度染了這個癖好，就像上了鴉片癮一般，到底不能忍耐老是在一條街上的。

最富有漂泊慾的民族，許是英國人和盎格魯撒遜系的美國人吧！他們離開祖宗廬墓的故鄉，越千萬里海洋，尋幽探勝於茫無盡境的五大洲的山陬水崖而逍遙款步，所以世界到處樹着英國國旗；地球大部份，都隸屬於盎格魯撒遜民族支配之下了。把那看作單純是一種領土慾，未免苛刻的；那不過是這民族旅行慾的結果。

例如他們開拓了某一個地方，便立即想起捨棄這個經營妥當的，而動身去那人跡所不到的荒山僻林中要建設新村了。渡來亞美利加初期的殖民，往五月花 (May Flower) 號下船，就波士頓附近普里茅斯地上建設新國家的當時，一面和礪瘠的土地，凜冽的寒風，頻頻來襲的印第安人決戰；一面不管怎樣勞苦，一旦國基鞏固，堂皇壯麗的波士頓市築成，整然的法制完備，就好像說妥了似的，很順利地開發新英格蘭州的地方；超越巍峨的阿勒伽尼重重山峯，進入倭海倭河流域，又和先前一樣的困苦貧乏搏鬥，而造成新倭海倭州殖民地。剛認爲這個完成

了，便又復向西發展，插足於密士失必河流域，從今日的伊里諾伊州遷到干薩斯，哥羅拉多那裏去了。所以純粹初期植民人的子孫們，很少居留於波士頓附近，似乎多數是住在中西部諸州的干薩斯州和哥羅拉多州的。

此中有發揚蹈厲自強不息的英人性癖；因為他們是旅行者的民族。

所以當代美國評論家馬資評美國汽車之流行，半揶揄似的說道：——

「我們盎格魯撒遜人是旅行者；是不去旅行各新奇名勝地方，則精神不舒暢的動物。可是，近來連阿非利加熱帶的沙漠中，和南極北極的冰原上都探險完了，再也無可探險的場所。此後雖要移居，但世界中可沒有新的土地，這兒那兒都定不通，沒辦法，只好坐汽車開足全速力地循環返復地馳跑國內。」

喜歡旅行的英美人，最近知道全世界都走遍，沒有什麼新奇的土地了，有笑他們既不能實際旅行可能，將對坐無聊地悶着的罷！我遇見一個英國人，他打着哈欠說，一年三度環遊世界，是多麼鬱悶難過啊！

### 三

到這裏，我們日本人還是個缺乏旅行癖的民族。

從元龜天正時代至豐臣秀吉全盛期，不論個人或民族，我們的祖宗都很熱烈旅行的。山田長政和呂宋助左衛門固不用說；乘八幡船飄遊中國沿岸的一班人，也無非是一種旅行者的羣

衆。(八幡船爲明代日本擾華的倭寇所乘的船——譯者)

那最偉大的旅行者，隨您怎樣說都是豐太閣。

他開始那真意不大明白爲什麼的征伐朝鮮，追尋起來，到底是磅礴於他四肢五體中底旅行慾的顯現。

他厭倦這慣見眼熟的日本六十餘州了，滿想跳出一個廣大的新世界去。儘他自己怎樣用道理說明，依我看來，究竟是小孩子時，偷了人家錢財而私逃的大旅行家底血潮。

自豐臣秀吉極盛期，降至伊達正宗，那奄奄頹喪的日本民族底旅行癖，誠可悲可恨了！到了嚴峻的德川家康時代，終於來了一個寬永的鎖國之令。

從寬永十年到安政元年，二百十八年的閉關自守時代，把日本民族的旅行癖以鐵鎖細縛起來了。所以明治維新以來，解除一切海外航行禁例的今日，國內底發展，總不像個突飛猛進的樣子。日本民族海外發展的記錄，微乎其微。

要是英國人，於營利之餘，就不會搜集古玩而在別墅裏開茶會的。一定造輕捷的小艇，漫遊七洲海洋。擔滑雪具(Ski)而赴嚴寒的雪國溜冰。然而遣赴陌生的外國旅行，這不必限定是富豪閥閱；中產人家，芳勤階級，也可適應身分，按各自經濟能力，從這國度跑去那國度旅行，以列於人生爽心樂事之一。

曩會三度造成英國內閣的麥唐訥 (Macdonald, James Ramsey) 是個足跡遍歷世界的旅行

家。他的旅行記，是紀行文學中之逸品。政治，不論在任何國度，都是俗界俗事；故二六時中，埋頭政治，爲之廢寢忘餐，則這人的政治，勢不得不墮於低調凡嚮了。但若麥唐納似的，政戰而勝，則入爲內閣首相；敗則出爲名山大川的吟嘯者。所以失意之日不傷得意之時不做，胸懷瀟灑，隨遇而安。這樣的政治，便自然保有一種高潔昌大的風韻。

今日日本底政客，雖無豐太閣的旅行慾，但使稍有點麥唐納底山水癖，則政爭之間，自存節操風趣。政權攘奪以外，將另現出一清純恬淡的天地。

## 四

住在煩囂噪聒的近代都市內底人們，工餘不從這煤煙塵埃的地方脫出來，好好的進那新鮮清朗的淨境休歇一下，則無時不神疲氣餒，到頭來變作衰老不中用的病夫了。所以希冀能永遠娛樂地上的生存，要持續活動之境地的，必須擺脫日常生活的環境，而長嘯高歌於新天地中。

不要藉口古人居移氣，養移體的老話覓了。我們常想以轉換自己的環境爲必要。爲什麼呢？因人類頭腦底機能，由於刺戟而倍增效力的。根據寫人類歷史的魯濱孫 (Robinson) 博士說，則所謂人這個東西，是因思索之故，與其他動物有別，而造成今日人文史的。但這思索能力，是我們不間斷地努力的結果所習得的；若人類拋掉牠，便成爲沒思想的動物了。所謂思想，並不像世人所想像那樣地容易。人類底頭腦，不是一天到晚在思維的，只不過夢一般模糊地追尋幻覺罷了。那忽顯忽滅無可捉摸的幻想，是恍惚迷離地在腦海中迴旋的；爲着把牠整理

爲某種思想，我們必要常住不斷的努力。

人間像這樣想出來的思想，是在怎麼的機緣呢？說起來，則一個是我們有決斷的必要，而不由得不想的時候；一個是感受外界的刺戟，而想出的時候罷。

那深刻巨大的刺戟，是旅行。

旅行中，我們爲觸目的山川草木所刺激，由碰面的人物事件而感動，若在旅行都激發不出靈機悟性，則我們底人生，着實落寞空虛一無益處了。

而且見識不單獨發生；我們真正的見識，多從比較上發生的。我們以這事物和那事物比較時，始獲得精確的知識；進一步，則產生自己一家的見識來了。那最容易比較的，是旅行外國而碰遇外人的時候。

故古來完成不朽事業和產生偉大思想的人們，多是作客他鄉，度過流浪生活之士，那因爲他們羈旅異邦，觀察異樣的人間社會，得到培養自己內心性靈，磨鍊一家獨創見識的機會。像作史記的司馬遷，環遊中華四百餘州；建立羅馬大帝國基礎的愷撒那樣船中馬背生活的人，史上先例，殆不遑枚舉了。

這樣的例證，縱不求之於偉大鉅子，只就我們平常生活裏求之於時相過從的知己朋友間，則見識廣博的人，同情心廣理解力富的人，也多是遍歷天下之士。

我且撇開上述的抽象論，進而從自身底旅行日記中，錄出些并非怎樣重要的故事來，聊供

讀者閑覽時一點兒趣味。

五

我最初受旅行刺戟的，是在中學一年級生時讀了五本的斯坦萊（H. M. Stanley）阿非利加探險記，這在前面經提過了。

那時我住在岡山，還沒看過什麼香蕉，碰過什麼黑種人；因此香蕉茂盛的黑種人部落的風景，很厲害地刺激我少年無心底頭腦。在炎帝施威，驕陽似火，一年四季都是酷熱的國土，喫香蕉度日子的黑人生活，是怎樣刺激我的空想呢？今日幾乎不能想起來了。

『若是自己長大了，總得設法去看看這個奇怪的世界。』我日夜都這麼想着。

這少年時代底憧憬，徐徐在我腦裏醱酵，使我漸漸化爲旅行慾的俘囚。初次目覩黑人笑嘻地在芭蕉樹陰下，趁了我要看看熱帶地方的指望，是明治四十五年冬一月隨先生新渡戶博士旅行西印度諸島的時候了。第十二年，我好不容易纔得償素願，異常高興地嚼出從心所欲這話兒的意味了。在人世中，最要緊的是無論何時都不要捨棄希望而繼續期求這一回事。這樣，則稱心如意的時候，一定來臨的。

我一面駕駛汽車，像疾風般馳驟於古巴和牙買加兩島中；一面縱覽滿天日光和滿地翠葉的壯觀，陶醉在痛快底喜悅中了。然此身得領略這樣雄渾底自然底姿態的幸福，是多麼感謝皇天

繼斯坦萊探險記以助成我的旅行癖的，是田山花袋氏的南船北馬這一本書。我在中學三年級時，懷這小冊子在各處的樹陰水旁繙讀，歡喜牠滿染紀行文的情調。那花袋氏底流麗的紀行文，挑動了我的山水嗜好，同時激發了我的文學興味。然而從少年常有的好奇心，爲寫紀行之故，便想起要去旅行這個念頭了。一面穿草履以踏尋山村水郭之野趣；一面記取那俚拙的記行文。現在雖散逸無存於身邊；但我以繾綣的心情，憶起當時所要試寫山姿水色的幼稚文章來了。

我的烟霞癖好，隨着離開學校，踏進社會，便一天比一天起勁了。不但作官後十三年半之半時間，是花費在外國旅行；而且退職爲自由人之後，也差不多一年中有三分之二是在旅行中過生活的。

旅行，給我以三種樂趣。

第一，是旅行前的好奇心；第二，是旅行中的矚目偶感；第三，是旅行後的客途回首。但由一度的旅行，我們得享受這三種樂趣；故真正悟透旅行三昧的人，常在待望未來的旅行而怡悅，追思過去的旅行而歡欣。

我旅行世界各國時，先開始學習自己將要往那國的語言。無論您是個直覺力怎麼敏銳，觀察力怎麼豐富的人，要不懂旅行當地的人們的語言文字，則到底不能全領略得旅行箇中滋味的。縱然只是商店招牌的文字，或一二三的數字；但懂得牠和不懂得牠的，就感覺到旅行的興

趣上有多少差異。倘或懂得那國的語言，閭里間得常與十字街頭的人物說東道西，則逸趣橫生，幾使忘却自己身居異鄉了。

六

『旅行頂好是去那國呢？』

我一接來這個質問，就立刻答道：——

『法蘭西四月時。』

植於凱旋門的珊賽里斯大馬路兩旁的馬羅尼亞 (Marrounier) 樹，青葱的嫩葉，正滋長發芽。白色的花兒，過一會滿開起來，則美麗的巴黎城，既到了春天季節了。道途來往的婦女，脫掉那笨重的寒衣，而換上一套輕快的春裝。換季的時候，是爽快的；尤其是在巴黎更覺華豔。——含笑而從容慢步的人，操清爽的法語，一邊說，一邊走。天空朗豁，日光融融，片片新雲，飄忽蒼空霄漢……。

而且，巴黎郊外的春色，好看得叫您喫驚。臨聖基魯曼河的山上旗亭，穿着輕羅的人們，一面喝着咖啡，一面迷神看着清流上水鳥般漂浮的輕舟。

山格盧的森林，凡爾賽宮的花園，新綠都像睡眠惺忪般嫵媚。拿破崙愛人約瑟芬 (Marie

Rose Josephine) 皇后抱破鏡底哀愁而死的瑪魯美桑行宮庭院的橡樹，挺挺勁秀，沐浴着融融的陽光。



法蘭西無論就甚麼時候說，都是綺麗的。但初春的巴黎，再沒有像遊近郊那樣可慰千里的旅情了。

不來國際聯盟事務局工作嗎？被這樣勸說時，我會笑答道：——

『假使國際聯盟不是在瑞士而在巴黎，則或許我會去吧！』

## 七

『但是，請您說些綺麗回憶啦？』

碰上有人這樣問時，我很直截地說：

『六月中旬西伯利亞的平原。』

大正二年夏六月初，我從日本出發，同月中旬左右，乘西伯利亞鐵道從哈爾濱往莫斯科旅行去。那時，可說是我有生以來頭一回見到的旖旎風光。

悠長的冬日過完，太陽又向極北迴旋；大地上就萬象皆春，對天矯首：這是處南方或溫帶國土的人，夢也想不到的『慌忙之夏。』

『那是夏令』

話是儘管唧唧的私語，却響遍郊原遐邇；懾伏於寒峭的北風的衰草，一齊都振作開始化粧起來了。

赤的全是深紅，白的如晶瑩白雪，黃的像黃金般的澄明，紫的像晚霞後遼空底濃豔，……

千式萬態，爭妍鬪麗，各盡其雅緻，各逞其顏彩，一同開放在此千里平原之上。

有一天晚上，西伯利亞的野花忽然像朝陽般的怒放起來了。

從車上眺臨下去，茫茫千里的平野，無山無河，光是老遠老遠一氣貫連北極的大野原，一望無際的青草。在這青草地上，又是些紅的，黃的，白的，紫的，赭黃的，淺紫的，粉紅的，絢麗色調，應有盡有，舒展出一幅絕豔的狩野圖的樣子。正巧密生得像鋪上一層波斯毛氈似的茸茸野花，齊齊整整地開放在車窗的兩旁；從朝至暮，或翌早醒來，則更覺極目芳菲無所窮盡了。

不論在世界那兒，我還沒有看過像這樣無數的花叢。

何況這些野花的花毛氈裡，還有好幾塊排成像白晳大理石般的白樺之林呢！

想表現於有心人，是六月中旬西伯利亞野花之原！

## 八

最難忘的風情，是荷蘭的風車。

在荷蘭的平原上，沒有山，牧場連綿，處處有清流，森林，鮮明地顯出風車的風情。唯旅行過那國的人，纔能領略得那種快樂。特別是在那牧場上，春雨瀟瀟的時候，正是一幅水彩畫，大有疑心自身也是畫中人的詩趣。

可是，在日本人不大多旅行的地方，足以動心驚目的風光，是由瑞典渡芬蘭的波羅的海的

姿態。

蔚藍色的水，流成一大海灣而浸入陸地的，爲數無限。那海灣叫菲約特，雅趣絕倫，不可復求之於其他了。船兒悠悠地渡過海灣中去。山窮有谷，谷盡復見山，一步一景；眼前風光，刻刻變化。從那海中聳立的絕壁懸崖上，隱約看見幾個中世紀的古城。

我想起大正二年夏從斯托和摩往芬蘭的比爾新福的航程，現在還恍如昨日似的。

## 七 尺牘的今昔

### 一

接到一封信，和來了一個客，是同樣地歡喜的。特別那信爲沒事情的閑文章，那客人爲無所求於我的談天朋友的時候是這樣。

寫信是人生怡樂之一。澄明朗澈的夏日，在嫩葉薰香的書窗下，對淨机，展名箋，淋漓墨跡，縱筆揮毫：是賞心的藝術。

古人書簡往復，疑名工雕琢的用心，文章筆致，具藝術美化的風韻；所以今日殘存的古代中世的書簡，一卷之中，總覺是珠玉燦然，光輝耀彩的珍品。

近代人蒐集古人底遺墨，時或開展覽會，或特爲之設美術館，將欲傳諸萬世，亦自有故。蕃山白石來往的書函，以至秀吉家康底文件，不知道那兒，總具備近代人所難及的風格。餘香

滿紙，而寓有詩情畫趣的生動，我們常讀之而羨慕不置的。

在兩洋方面，希臘羅馬古時，姑置不論；到了十七八世紀的近代，苟有教養底人，莫不以寫端莊整齊的書簡爲表現其容貌似的，國士碩儒底書簡存至今日的，其文辭筆致，悠揚不迫，自然蘊藏典雅風韻，是人所知道的。

所以詩聖文豪底手跡，有非常的價值；像美國摩根（Morgan）所蒐集的，既被推賞爲天下底偉觀了。

那因爲是造成一個書簡文學，書簡美術之一境的緣故。

然而近代文明急速進展的機運，把那可珍貴的書簡趣味和書簡文學從世間趕跑了。在近代人種種喪失中，書簡文學底淪沒，是顯著之一。

## 二

說起來，那是不得已的，也就事有必至。

但祖國日本，一面攝取新鮮的近代西洋文明，一面又保留固舊的東洋文明的今日，是正入於現代底通信法的時代，可是，維持古典底書簡文學的一部，也許不是辦不到的罷！

若我們二六時中，對面兒說話的人，僅爲談論事情的朋友；我們往復的文書，只是用印字機打成像商量買賣土地一樣，則我們底生活，恐不能不嘆過於落寞寂寥罷！

可是，我們住着的世界，進步得很快了。

從手車火車到摩托車飛行機來代替山橋，不過六十年的時間。櫓權竿篙，變成蒸汽船，變成煤油發動機船。古來一種散樂，由戲劇化爲有聲電影。黑木的柱子，茅草的屋蓋，一躍而改建爲三合土的十層洋樓。

同樣，唐墨變爲自來水筆，變爲打字機，變爲電送攝影；以至到了用無線電收音機的傳播，則偷半日清閒，寫封筆端生風似的信札的心情，是胸臆一快的罷！

那是古代文明爲藝術文明；近代文明爲機械文明底生活變化之一面，誰都不能以隻手挽回這狂瀾於既倒的。

雖然不能，但我卻爲深憾古典底書簡文學喪失的一個人。

### 三

但是，今日我們底生活，受二重文明的痛苦；像書簡似的，既缺乏近代底能率，又消失古典底風趣，真是半上半下的狀態。

橫豎每日不能寫古典底書簡的人，那頂好是試發揮新的近代的能率看。我感覺今日日本底生活應改良的，是書簡之能率。

就以我自身而論，很抱歉的，每有信，常久稽裁答。尤其是一日中有二三十封信收到時，回覆益形懶怠。因此現在只得用打字機作簡單的回音。距書簡文學之途，正不可以道里計。

反觀美國事務家處理信件的敏捷，實可羨慕！真的，要是那麼辦，無論怎樣忙箇不了，也

省得叫人爲難。這一點，我以爲日本人誠能作爲生活改善的新方面，豈不是有相當的收效嗎？例如我識得一個美國朋友，他有二個事務所，最多的時候，每日要寫一百封信。但試打聽一下，那是很簡單的。

他喫完了早飯，便打電話到離紐約城二十五哩的事務所請秘書來，讀一讀那朝所收到的重要信件，然後用電話口授答覆。秘書能速記，所以騰記起來，便立刻以打字機印成，代他簽字發送。

隨即乘汽車赴離自宅約十五哩的事務所辦公，聽秘書報告那朝的函牘，口授回答。到了午後，打電話給他自己有關係的國際聯盟協會事務所，同樣地聽秘書報告，而以口授回答。

這樣，三個事務所位置三個能幹底秘書的他，一日之中，很容易的弄妥半百或一百封的信件。到五句鐘，便離開事務所，酬酢各處宴會。星期六和星期天，準上哥爾夫場打球去了。

所以每次信兒不論多少，馬上即可作覆；而且本人仍綽綽餘裕地勻得出工夫來。

近日美國大規模的事務所，連口授秘書的工夫都省却了。在自己書案之傍，置一架蓄音機，把信札的話兒灌入其中，約莫攢上五十封，秘書就拿機器攔到自己一邊，將主人注入的聲從機器裏取出來，一面聽話，一面快快的用打字機印刷而拿回主人原處；所以主人只要簽一簽字，便成爲書簡而發出去了。

恐怕今後會秘書也不要，有本人隨便怎麼說即變成怎麼信札的機器發明罷！這麼一來，我

們說話的精力和寫信的速度一致，那就一日百封或二百封也是不憚煩的。

如果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則離書簡藝術之境，真可說是遠得很了。

可是，寫信和說話，幾為同等的勞力，且有筆蹟留與後來的便利。

那麼，我們眼的學問和耳的學問，越發沒有區別了，寫也好，說也好，乃至視也好，聽也好，許是同樣的成為快樂時代也未可知。

雖有那樣便利，但惟有喪失古典底書簡文學的缺憾，依然是文明社會所遺忘之一，而永遠為我們不滿足的因素罷！

## 八 人生的決斷

### 一

有好些人，站在人生的歧途中而徬徨不知所可。

決斷不是難，而是恐懼。

秉理智以判斷事物，人未必以為難。聰明人猶多遇事遲疑畏首畏尾者，非由其辨別利害得失的理智力不足，實因對於判斷後的結果有所恐懼之故。

決斷帶着責任，把責任的擔子放到自己肩膀上的恐怖，使很多的聰明人躊躇觀望，打不出主意來了。

故決斷力，是人類最高精神力之一。

雖有淵博的知識，倘乏決斷，則猶之畫龍忘却點睛，終無濟於事。然則我們爲甚麼徬徨？又爲甚麼恐懼？

二

人之所以徬徨於決斷，最初是原因於不明白將欲決斷的事件的真相。

雖然是個怎樣的勇者，也不能抹煞什麼值得思索的材料而下決斷的。蒐集決斷的材料，爲正確決斷的第一步。天下有爲之士，勇氣滿身，人格高潔，猶不得展其抱負於當世的，一經檢閱起來，則發見他們類多在決斷之前毫不假以周密的思慮。所謂思慮，就是說蒐集材料而以來比較考慮的科學家底態度。

像家康的一生，是這樣的科學者底態度的好榜樣。

三

但決斷不僅由於蒐集材料和調查事件真相而來，還需要我們用理性上的精神力。那就是勇氣。

人生的未來，雖任何聰明的人，也不能先知灼見的，是當前黑暗的。就令平平淡淡地過去，也很難豫料。故對那未知的未來下決斷，須有七分思慮，三分冒險。冒險由勇氣產生出來，而一切的決斷，皆爲冒險。



不怕冒險的人，劈頭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而不待猶豫。但冒險非理智的產兒，而是勇氣  
的結晶。超越理智界限的時候，是本大無畏精神，拚命一擲的。這裏寓有決斷的本質。

我們看看那偉人秀吉的一生，是怎樣地驚服他決斷的迅速呢？那是從他渾身勇氣發生出來  
的。天下往往以柴田勝家一類慄悍粗暴的人爲勇者。但勝家所有的勇氣，固然不錯是勇氣；不  
過是極其簡單的勇氣，是次之又次的勇氣罷了！鐵拳不恐，白刃不懼的勝家，當大事之際，是  
怎樣的因循呢？那是他缺乏精神底勇氣所致。此外另一大原因，自然是他的理智不足。他不能  
看清楚應決斷的事件的表裏，故遊移不定；反之，秀吉以天縱之才，是非得失一目瞭然，故自  
有主宰。

然而秀吉的英斷，不僅是聰明的賜物，他實在是日本歷史中罕見的冒險兒。

冒險是他的天性，是他的興味，甚至可認爲他的人生全部。在冒險期中，他是幸福。

這種冒險精神，使他成爲日本歷史中鼎鼎有名的男子。

家康在籌謀的時候，秀吉已冒險了；光秀在佇立的時候，秀吉已飛躍了；如水在思維的時  
候，秀吉已斷行了。

近代美國快男子羅斯福的一生，是冒險的一生。

他二十二歲時，砰的一聲，跳入最溼濁的紐約州的政治漩渦。他當美西戰爭的舞臺一開  
幕，即拾安全的海軍次官一席不就，寧願組織敢死隊一隊，身爲隊長而遠征古巴。他任大總統

的時候，亦常以那樣偌大的美國國家爲賭博，不惜孤注一擲；如巴拿馬運河之強奪，是其顯著的一例。

他卸任大總統後，獵狩於阿非利加森林中，追逐獅子。既歸，更赴南美探尋巴西的亞瑪遜水源地，橫越那先人還沒開墾的地域。他當時爲瘴癘之氣所侵襲，在四十度高熱中苦鬪，幾乎連走路都站不起來。但因爲同行一羣的食糧有限制，若橫斷這四無人煙之境，在豫定的時日，猶碰不到村莊戶口，則全體除餓死之外無他道，他於是把手鎗裝上子彈，佩在腰間，萬一自己步行的速力過慢，致累及同行者的時候，卽有拿短鎗洞穿頭蓋骨而自殺的決心。歸國數年後，他纔把那事情發表。

這種冒險精神，雖不能說是唯一的造成羅斯福的偉大，但至少是最重大的原因之一。以個人而論，以國民而論，執世界牛耳的人，總是冒險精神的具備者。

決斷的根本，有大小之差；惟冒險精神，統是橫溢的。危險場中常有人間生涯的趣味。

#### 四

文章的要點，在簡而中肯。

雄辯的根本，在要言不煩。

能懂得怎樣的文字該簡潔的人，是文章家；能懂得怎樣的句語是得要的人，是雄辯家。

有簡潔的文章，始能感動讀者。但省略了必要的文字，則文意欠明瞭而失效用；倘徒事鋪

張，則易令讀者厭倦而印象模糊。故簡潔爲作文者最大苦心。文章之力，在乎言外的含蓄。這含蓄，是緊迫讀者的餘韻。只有能體會這些道理的人所寫作的文章，纔能光彩奕奕，千古不朽。

辯亦如此。東扯西拉，長談闊論，一句道破，毫無餘蘊。

關於決斷，我們也可以看作同一的天才。

秀吉決斷迅捷，而光秀勝家一益輩遲鈍，是因爲秀吉在實行的世界裏懂得簡潔。一件事情的決斷，有各方面的材料供參考；若必待各種材料研究清楚之後始行決斷，則對於一事之決斷，恐一年猶或不足。

於此，文章和辯論中的簡潔和得要在實行的現世界裏，亦可發揮其妙用。秀吉和羅斯福之所以能決斷迅速者，是因爲能蒐集調查其必要的材料，而省略其不必要的和次要的材料的原故。

所以在決斷前的重要事情，是我們應當何者宜捨何者宜犧牲的選擇問題。取捨選擇這材料的大小輕重的力量，差不多是一般偉人本能底所賦有的天才。

##### 五

然而想起藉這樣似的思慮勇氣冒險和取捨來，在這裏根本地發見像磐石般橫擺着的一樁簡單的事實。

那是所謂一個標準；用句老話來說：就是志。

我們在蒐集材料時，究竟以什麼為標準去蒐集呢？這需要有一個尺度。若漫無計劃地蒐集，則不足以供什麼判斷之用。

我們雖然可以拿勇氣來決斷；但那勇氣是以什麼為目的的勇氣呢？這需要有一個標準。且無論就取捨說也好，就簡潔得要說也好；有了標準，始有可能。

我們之所以徬徨不決，多是不因為狐疑事件的處置，而是因為我們心內的標準動搖。

我們人類無賢愚不肖之別，俱不免沉迷於種種慾望目的之中，雖聖者亦不能常聖，千慮難免一失；雖賢者亦不能常保有明鏡止水般的心。種種矛盾的慾望，使我們的內心像片片斷雲般飛去飛來。古昔以之呼為煩惱，今人以之名為誘惑。

像這樣分裂的心，使我們的決斷遲鈍了。顧此則失彼，兩種慾望的矛盾，使我們的決斷遲延了。

當此之時，秀吉之所以不徬徨，實因他蓬勃起欲為日本的支配者的一念罷。故他的一生，全被那簡單的標準統一着。俾士麥的一生，是在德意志統一；這統一德意志者，就是自己那樣的簡單底信念。尤其是基督親鸞日蓮等的宗教家，其中心的標準，更簡單明瞭了。

故他們不徬徨。

史家蒙森 (Mommson, Theodor) 評羅馬英傑愷撒 (Caesar) 說過：『他一生的行動，完全

集中於一個目標，好像幾千幾萬的磁石，完全指着一個北斗似的。『卽愷撒的目標，是爲羅馬民族的支配者這一回事。』

這樣目標的發見和執持，就決定我們五十年的一生了。

至於以什麼爲目標的人是偉大？以什麼爲目標是平凡？這是另一問題。決斷的基礎，始於人生目標的發見。

## 九 向專一底路跑的心

距今十八年前秋，我到了英國一個很偏僻的鄉村——一個距離英法海峽很近的沿海的小邑——造訪被稱爲新聞大王的諾斯克利夫(Northcliffe)氏於其別墅。那個時候，恰巧是他壯年有爲，一切富貴功名權力都達到最高峯的時候了。世稱魯意喬治(Lloyd George)內閣，因他一蹶一笑而變動似的。世界耳目，均集中於他一人身上。

我抱着一顆年輕輕的好奇心，於是拜訪那位新聞界的英雄兒去了。所謂英雄，在古昔是出現於宗教界，出現於文學界，出現於政治界，出現於軍人社會，但在近世，是出現於科學界，出現於國際銀行界，出現於工業製造界，出現於勞働運動，甚至出現於新聞界。在新聞界中最著名的英雄，就是英國的諾斯克利夫爵士。

他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他到底有什麼話兒對我說呢？我坐在開往多維亞的火車中，

很燥悶的這麼想着。

受招待過午餐之後，就只有我和他二人回到一間廣闊的客廳裏。他看來似乎是剛纔正從土耳其浴室洗澡回來，紅紅的光潤的臉兒，顯出精神飽滿的樣子。就這麼坐下在暖爐前的長椅子上，指着他自己前頭的一張睡椅，就對正的問我說：

『請坐！可有什麼事情的話兒麼？』

我在書本裏讀到，從人們裏聽來，都很知道這個人的怪脾氣。他合意的時候，什麼都說；可是不合意的時候，則不管您是賓客或是什麼人，都不理會：是這樣不講應酬的人。所以我使他像着驚一樣，突然單刀直入的說起：

『爲的是請教閣下怎樣成功世界一個新聞大王的秘訣而來的。』

那時，他出於不意，現出一個很奇怪的表情，帶着三分得意七分興味，從那碧色的眼瞳裏一閃一閃的射出。於是一邊兒輕輕的展唇微笑，一邊兒站立起來，給我講了下邊一段有趣的話。

『那是沒有什麼秘訣的呵！我呢！那是十八歲時候了！是初出身充當新聞記者的時候，有一天，奉編輯的命令，派赴布拉克(B拉克)那位富翁處去採訪新聞。布拉克這老人，是個學問什麼也沒有的人；可是發明打皮鞋的扁頭釘子，賺了大錢，變成百萬財主。於是我到布老那裏去探聽了。』

我一進那老人的家裏，恰像您剛纔所做了似的忽然一問：喂，布拉克君，聽說您是個千萬家財的富翁呵！這麼一來，他笑嘻嘻地說：唔！得多給一點兒啦！是麼？爲什麼賺得那麼多的呢？我問。布拉克先生話中說：我沒有思想這件事以外的事的。

我聽到這句話，大爲感服。不錯的！成功的秘訣，就是那一點：我醒悟了。——那是能年復年地用心在一件事上，無論您是怎樣的人，一定會有大成就的。」

他那麼說了後，一聲不出，瞪眼看着我。

那諾斯克利夫爵士的表情，我今日還鮮明地現在眼前。

這裏有他世界底聲名的根柢。他生於特布倫是個貧家的兒子，自十八歲入新聞界以來，不論睡覺，起來，即在三頓膳食的時候，除了研究新聞事業以外，什麼都不想。他的全精神和全能力，只用於新聞製造一事。假如這還不能成功，倒是很奇怪的了。所以他自買受每日郵報(Daily Mail)佔英國出版界一位置後，直至買受世界新聞之一的倫敦泰晤士報止，以步步不斷底成功而輝耀的，是從他專心一意底性格而來。

我對諾斯克利夫爵士之爲人，不大敬服。因從他出現以來，英國新聞論調，日漸低沉。他的新聞政策，污濁了英國政界空氣；他的無節操底態度，不足爲後人模範。但他在新聞界曾起過革命的英雄兒一事，是不能否認的。他遺留於世間的足跡偉大了。

試一探其經過，則他專跑新聞製造一條路，是很明白地反映到我們眼簾來了。在那裏，他

有給與今日青年以一生的教訓。他從十八歲起，四十餘年間，只專走一條路而老死去的。

在這意味之下，我以為他是幸福的人。人間的不幸，莫甚於不能專心。一生何事都不能專心，混想這個那個，再沒有像這樣老死的人底悲慘了。那些人，像迷於曠野的狗一般，無目的地徬徨人世，什麼事業都沒半點痕跡留給人間，只天天充滿焦燥的情緒生活下去，這真是人世的悲劇。

然考其至此的原因，皆由於青年有爲之日，沒有真正地認識自己內心的姿態，而決定一生方針。人生立志，只有在青年之日。若我們在感覺靈敏的青年時代，猶不能決定生涯的希望，待至中年老年，更不能領悟人生的安定了。人生多風浪，爲得表現處這風浪中無所迷離的決意，我們在純潔的青年時代，先有整理內心之必要。

記得熊澤蕃山從前三日三夜坐於中江藤樹的後庭廊子求教一事，是在他二十二歲的時候。我想蕃山是日本最偉大底經世家的一個人，而其一生方針，既定規於二十二歲那時了。

滿洲事件以來，日本起了一大迴轉了。從此以後，日本像急流湍般變化了罷！因而我們各各的生活，從今以後，極該覺得困難。這時間，各人所必要的，是不搖動的精神。這種精神的把握，是出發於一生始終專走一條路的修養。不專一條路跑的人，無論您是怎樣健脚，抑或怎樣阻勉，到底不能到達任何地方的。但所謂專跑一條路，是說追究一生不脫出的一個目標：古人謂之爲立志，西洋人謂之爲發見自己本身，我謂之爲發見自己使命。



英國的猶太人青年笛斯勒利 (Benjamin Disraeli) 少年，十八歲時，著了一本維維要·格雷的政治小說。此書一度出版，呈紙貴洛陽之概。於是以一個無名青年，竟到處蒙富豪貴族之家招請夜宴了。他二十一二歲時，在某夜會上，遇見當時的英國大宰相梅爾朋 (Melbourne) 了。爲好奇心驅使的老宰相，拍一拍這青年肩膀而問道：

『年輕的人呀！您將來想做甚麼的人呢？』

年少而貧寒的笛斯勒利，昂然的回答一句話：

『英國大宰相！』

梅爾朋嘆了口氣，曉諭他，說：

『請不要妄想吧！英國的首相似乎俱是貴族子弟充當，是由先輩依正確的次序決定下來的。』

那是事實。

其後，越二十年，笛斯勒利在英國下議院振其雄辯，一擊之下，推倒大宰相比爾 (Pell Sir Robert) 時，這既老而引退了的梅爾朋願傍人說：

『那個少年，過些時也許會作首相罷！』

其後又越二十年，這無名的貧乏少年，居然成爲英國大宰相了。他是四十年間，專心一意，行同一道路的。這內閣雖不滿一年，即行倒塌；但八年後，他七十歲時，又從新造成一個

意氣衝天『唯我獨尊』似的大內閣，留下一大名聲於英國史上而逝去了。那是他立志以來的第五十年。

五十年間，老是向一條走，這決非容易事。但從別人看來，那是多麼悠長的歲月；而自他本人看，也許是意想不到的短促。爲什麼呢？因爲對於人類一定是再沒有像堅決地打一條路跑那樣愉快的事了。

在青年期發見自己一生的目標，朝着一條路邁步前進的人，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 十 造釘的大總統

人類大別之爲二：第一種人，是能專心一件事情的人，如康德(Kant Immanuel)一生專攻哲學，便是顯著的一例；反之，現在的一種人，對人生一切事象，均感興味，因此東也幹，西也幹，活動的對象，不斷地在變化。

就第一種人看，人生是簡單的。從十七八歲時所決定要走的路，到七十歲止，還是照舊那樣走便好了。

但就第二種人看，人生是很麻煩的。種種事情都想試幹，種種東西都想成就，種種生活都想嘗試。

可是，我們往往蔑視趣味性格之不相投，欲把全人類統括爲一個範疇，那會生出許多悲劇

的。

人必須立志，正是這樣；人不可無一定的目標，也正是這樣。但所謂立志與所謂多趣味多方面，一點也沒有衝突和矛盾。

愷撒（Caesar）是軍人，是歷史家，是立法家，是言論家，也是政治家：這些多方面的事業，在彼是統一於一個目標的。

美國第三代大總統哲斐孫（Jeffers on Thomas）是建築家，是哲學者，是外交家，是政治學者，而同時又是政治家。像他晚年所創立的佛吉尼亞大學，是他自己畫圖，自己指揮填地，自己燒磚，自己製釘，甚至自己建築的。以政治家地位而論，他的事業，今日還留傳可屈指為有名的大總統。他所撰的美國獨立宣言，也流傳為不朽的文獻。

對於種種事物都有興味，這些人不準是沒成就的；不過要把種種的趣味和興趣統一於一個目標，這是要緊的。

我以為今日日本的風尚，正造成只偏於專門事業的人才為遺憾。我欲期待像哲斐孫般造釘的政治家出現；希望像羅斯福或格雷（Edward Grey）一聽到小鳥啼聲便立即能猜中這是什麼鳥似的政治家出現；希望一面做生意一面吟詩，一面從事農業一面繪畫的人多多的出現。這樣人世間纔能生出閒情逸趣來。（於輕井澤之山莊）



# 人生瑣談

## 一 持家之婦

人生瑣談中所收集的數篇，是我從前爲婦女雜誌而執筆的。那未必是只因女性爲目的而寫；但在以優悠簡易底心情所寫的意義，認爲與別的文章有多少差異之處，所以另外彙集的。本來，關於婦人的讀物應怎樣，可以有特別者的問題，我是抱懷疑的。大概女性的趣味，也有和男性相等的；男性的好尚，也有和婦女一致的罷！尤其是世界進化，男女的教育均等起來，對於讀物的差別，我以爲應該逐漸消滅下去。

但以今日的日本家庭來論，女性尤其是主婦非常忙碌，沒有從容安定閱讀長篇著作的時間。這一點，則男子方面沐惠得多。

英國的女流作家維吉尼 (Woolf, Virginia) 著有『持家之婦』一書。那是說女性從來關於知能底所以不能創造得像男人一樣多，非因女子方面頭腦惡劣，乃是因爲無論怎樣的國度，女子總和家族的其他人們過同室而居的生活，不能平和閑寂的得以從容思量知能的事務之故。至於男性從來有自己獨處的房子，因爲在那裏得以從容地思想，休息，動作；纔能創造這樣多的東西。

這有一方面真理的話；因爲男性的活動舞台，是在家庭以外。回到家裏來時，多得到充分地休養。但主婦的活動舞台是家庭，在家裏則一時一刻都非留意不可；所以一生沒有真正休息的時間。日本的主婦比較早衰，這有理由在。因爲，日本主婦有微恙決不就床，可療之疾，終成大病了。

那末，爲今後社會之健全發達計，說到家庭內該怎樣調和安排父，母，和兒童的三大要素，恐非從新研究考慮不行罷！

因而在這樣的過渡期，女性讀書勢不能着手於浩瀚深遠的研究，不覺形成閱讀簡略易讀的書本。

然而近日美國家庭內因使用起很多的機械來。主婦之事，漸漸可樂而且不花費時間了。於是主婦們當丈夫外出時，得有讀書的餘裕。因此，無論新聞雜誌，或單行本，大多數的讀者是女性了。因此，不是博得多數女性愛讀的人們的文章，形成賣不掉了。

今後婦人的讀書，在我國恐怕也一日一日多起來罷！所謂婦人的讀物，從今日以前那樣賺人下淚的作品，將一步一步改變成爲理智底，乃至經洗煉後成爲純情底作品罷！

那是爲下一代民族之母的女性教養所最希望的事。婦人在家庭間，若能辦得到時，要使其私人的房子。且在這房子間，一日中，不然就是一二小時也好，應該予以一人獨居，俾得有從容休養身心的機會。

## 二 請給我問好

「您好啊！許久沒見面了。」

這麼說着，一個中年婦人在銀座道上跟一位看來是年青似乎新婚忽忽的女性打招呼。

「噯呀，嬌娘！買東西麼？真的好久不見了。」

年輕的人，睜開那秋水盈盈的杏眼，驟然地微笑着。

「今天是您一個人麼？」帶點調笑的口吻說。

「噯：慣拿人開心的嬌娘！」

衷心滿足地說；要是在昔時，臉兒儘會羞得紅紅的漲起了一層紅暈；可是，現代的女郎，却自然地露出晨光一般的笑臉，微微地點頭應酬。

「改天要到府上拜訪去呀；那麼，請罷！再會，您回去得替我問候各位！」

「噢，謝謝！府上諸位也請給我問好！」

中年婦人也輕輕地點首。一會兒，她們倆，肩摩錯過，從銀座的人山人海快步躡去了。這並非什麼別的新奇的事，一點不足怪。每日在銀座，不！在整個日本，一定都普遍地發

見的。

假如是稀罕特別的事情，倒還不成問題；可因為是每天每天在日本社會中都碰見的，那就成爲值得研究的問題了。

這是我常常思考的事。在我們日本人應酬中，有不說『請替我問候某某』這句話的麼？一說起，對方準是刻板式似的答道：『喔，謝謝您！府上各位也請代爲致意。』

於是，『請替我問好』這一句話，在日本域內各處，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一日二十四小時內，該不知有幾千萬億遍反覆循環地說了。

那麼，『請替我問好』這句話，究竟能給您轉達嗎？

出路上熱鬧的銀座，入松坂屋買物，在未坐電車返家以前，遇見了十個相識的朋友，十個都異口同聲的說：——

『請替我問候府上諸位！』

如此所謂『府上諸位』者，上自當年八十二歲的老太婆，下至昨年誕生的美代小寶寶，合計總共十四人；假定一個一個的傳遞那十個人的請安，則非反復的說一百四十回不可。

從數學上言，這到底是辦不到的。

因而，『請替我問好』這話中，可確有一回能達目的的麼？百中之九十七八一定彼此都淡然忘却的。



倘若那是無益的廢話，則我們又爲什麼老是拘泥固執地口口聲聲說『請給我問安，』把忙擾的人生，弄得更忙擾地過日子呢？

二

簡單地說起來，那就是所謂『虛禮。』

反正一方明知是沒轉達而姑說的，一方也明白對方知道自己不轉達而姑聽的。

因此，在這世界上，彷彿全是說些浮言俗套。說得更露骨一點，則愈覺彼此是撒謊。

這樣，大家省了不講，豈不很好嗎？我們心胸裏立刻便想起這個念頭來了。

且就假定廢止一切無用的虛禮，這麼一來，則人世間將變成怎麼個模樣呢！

兩男子，在丸之內前，驀然相遇，——

『哎呀！』

『哎呀！』

雙方都這麼說着，稍微點了點頭。

說道，『老沒見面了，』這是全然無用，只好略而不提。問一問，『到那裏去，』又似偵探對方的行動爲失禮，少不得要客氣一點，噤着才是。說道，『天氣很好啊，』只一望天空就明白的，這未免侮辱對手的聰明；所以將要吐出嘴唇，也得隱住嚥下去。說道，『府上諸位都康健麼，』自己又不認識人家府上各位，反成瞎扯胡拉；所以也只好罷休。那末，該說些什麼

呢？他們倆，就是這麼想，棒一般的直立，彼此釘着臉孔，又是來一個，——

『哎呀！』

『哎呀！』

一下子，手掀着帽子邊兒分頭去了。

這對話，一點兒也沒有虛偽，徹頭徹尾地是真實。所以這個邂逅的人，比較銀座那兩位女性於會合時交換了『請替我問好』這些誑人的話，當然遠為文明底，更為道德底了。

但是，您猜怎麼樣呢？即使任何人想，在丸之內前相會的一齣，比在銀座街頭邂逅的一幕，怕更是非文明底，非社交底，非美術底吧！

那末，使我們可能意識到的，是人生虛禮底價值，還是不中用的價值。

在世上，麻煩的東西，謂之為『形式』。這所謂形式呀，儀節呀，一變而為虛禮，無謂，使我們的生活複雜，多說假話。因此世上主張廢除一切的形式，停止一切的虛禮那樣的議論，往往不少掛上社會改良論者齒頰的。

例如有這樣的一件故事。

距今三四百年前，西班牙是歐羅巴第一的大國，當其高視闊步目空一切的時候，歐洲的君王對於儀式的模範，差不多悉取做西班牙宮庭的。

一個冬天的晚上，西班牙皇后入浴了。沐浴既畢，却說從澡房子出來的皇后，一進到別的

房間看，不見有自己要穿的衣服。于是喚跟伴的宮女，吩咐馬上把衣裳拿來。

但是，這宮女在皇后入浴之際，其職責是照料次一個間房，不是掌管拿衣服來的。于是，這宮女又向其次一室的別的宮女，傳遞了給皇后取衣裳的話。這第二個宮女的差使，是伺候次之又次的一室的，所以也不能把衣裳拿來。

于是，這宮女叫站在廊下之外的第三的宮女：——

『把皇后浴後的衣裳拿來。』

廊下的宮女，又傳給二廊下的宮女，從寬暢的宮殿裏的這一邊傳到那一邊去：——

『把皇后浴後的衣裳拿來。』

然後『找尋拿皇后浴後衣裳來的那宮女。』

這命令一個轉達一個，宮殿內的宮女，也就總動員的找尋那管衣裳的宮女。

管衣裳的宮女，好容易找出來，把皇后的衣裳送到浴室之時，皇后已觸着寒凜的瑪德里特的冬天從門縫窗隙中鑽來的風而感冒了。這是一件有名的故事。

這自然是嘲諷西班牙宮庭過重儀式的笑話；但在我們生活裏面，只有大小之差。這樣糊塗的形式，能許是不每日返覆着的嗎？

可是，西班牙皇后感冒的故事，和我們每天說的『請給我問好』這兩個例，似乎相像；但究竟是事同一式的東西麼？

三

談到我們人類創作社會，爲的是什麼呢？倘若極露骨地說，則是求得食物和繁殖子孫這兩件事。不飲啖食物，則人類不能生存；不養育子孫，則人類絕滅了。

然而，把這兩件事情戳穿表露起來，則我們底生活，會鬧得沒有秩序；所以人間造作種種道德和制度，努力要美化這個社會的。

所謂禮儀，就是爲粧飾社會的東西。爲着要美化人間的世界，故我們製訂禮儀，創立形式。

我們人類慕真實，同時憧憬着美。沒有美的社會，我們不能久住的。

所以人類的言語，和人類的規矩禮法，都是欲美化我們生活所努力的結果。

看來似乎是一見無用的人生的儀式，歸根究底起來，則當其發起之初，是有着美的目標的。那作始時的精神頹廢了而僅剩下些形骸的時候，我們遂稱之爲虛禮。

所以虛禮之可排斥的，不是形體，而是精神的空虛這一點。在一看像是虛浮的儀式中，只消注入些造成的當時那樣精神去，則那便不是虛禮，而成爲貴重的人生的寶貝。

西班牙宮庭的儀式，因爲是太過煩縟而精神的灌注缺乏，所以有損無益。但日本的『請給我問好』這話兒，倘實在地傳達自己的友情於對手的家族竟至于噓進這些慈和的精神去，則確鑿是可愛的人間相互的同情心之流露，決非無用的。

反之，我們若廢止一切虛禮，對答着像丸之內前相會的兩個男子那樣的話，則是從費了五六千年才造成的人類社會，特地將一切美的東西拂拭無餘了。

所以英國的哲人嘉勒爾（Carlyle）說，『無論怎樣的形式虛禮，其初創作的人們的精神是寶貴的。』

日本的社會，較之其他各國社會爲優勝的一事，是我們歷來加倍繼續努力要弄好看這個社會。從而我們日本人的生活，比美國人之類，更其麻煩而複雜。

但這裏存着緊要的日本社會底生命的。能稱爲『禮儀底國民，』這是日本人堪以自豪的。我們要在糊塗地破壞形式之前，應該竭力在這形式灌入真正的美的精神去；使這形式不終作形式，希望爲更有意思的，更高尙的。那就是文明或文化的真正精神。惟其這樣，而稱爲『禮儀底國民』的日本民族的真正價值，纔會光輝燦爛起來的。——我是這麼想。

### 三 賣牛乳姑娘底故事

一  
我想，這大概是俄羅斯的高爾基（Maxim Gorki）的小說罷。

某一個鄉村的監獄裏，禁錮着二三十名囚徒，統統是男子。那監獄，充分表現出帝政時代俄羅斯的陰鬱不潔的地窖。這地窖的上半部，露出地上，開着一個窗戶，囚人們伸長起來，眼

光就可高達地上。

囚人們，從窗子望到地上去，瞧見明亮的陽光，倒也足以慰情的。

這所謂地面，就是監獄的中庭，裏面是典獄官的屋子。那典獄官的家裏，每天都買牛乳。每朝送牛乳到典獄官家裏去的，是一位小姑娘。早上，在一定時間，她總是荆釵布裙地，提着牛乳罐子，從這用石砌成的中庭走過去。囚徒們常時間一到，就大家企立起來，把臉逼近窗子，偷窺那位小姑娘的經過；可瞧不見她的面龐，只能看到一雙足。

但囚徒們看那瞧不着臉孔的小姑娘的衣裙和陳舊的皮鞋，是什麼風情也沒有的；可也每朝仍藉此以爲快樂。

有一朝，那位小姑娘沒來了。

從那天起，他們就沉寂下去，一個個都變成憂鬱不安起來。

就是這麼的一件故事。

在這一篇短短的小說的煞尾，作者更加上短短的一行文字，結束這故事：——

『這不幸的囚徒們，是愛着這賣牛乳底小姑娘的；可見人類無論處怎樣境遇時，總不由得您不愛什麼人或什麼事物的。』

二

就是現在想起我在一高圖書館讀這一篇短短的小說時，今日也宛如昨日似的。

感性靈敏的十八九歲青年，一個秋天的午後，在某一座大時鐘下的圖書室，讀英譯本的高爾基短篇小說那天，彷彿現在還有餘戀的。

自此以後，經了很悠長的歲月，但我總忘不掉這篇小說。

『人類無論處怎樣境遇時，總不由得您不愛什麼人或什麼事物的。』  
那是貫通萬古千年的人間世的真理。

正如買跌林克 (M. Maeterlinck) 的青鳥所說那樣，人類皆為求『幸福』而生存着的。  
那幸福的小鳥，鐵伊爾 (Tyr) 找遍世界中，却無覓處；到了最後，竟發見在自己家裏的爐邊了。

然而，我們尋求所謂『幸福』這東西的形相，若不待從頭至尾的走盡了人生之後，則辨不出的。人類許都是不一樣的罷；人的性質不同，教育有別，境遇差異；而且各皆以異樣的形式去追求人生的『幸福。』

堂堂的一生，究竟自己正要尋求的『幸福』是什麼呢？也有人不自覺地便死去的。不！也有人年老後始發見自己尋求以為這樣是『幸福』，誰知抓住一看，則全然不對的。那幻滅的悲哀，是怎樣地成爲許多人失望的根源呢。

爲着將這幸福的形相指點給大衆看，所以有宗教，道德，文學，詩歌，繪畫，雕刻等產生于地上。

但光是這些東西，無論如何，我們總不能得到真正的心的滿足的。不知怎樣，總覺着有什麼缺憾的淒涼，留存于心的底裏。

那是人間相。

我們既然是人，則我們總得在人世間求得心的滿足。我們謀幸福，應以人類為對象。高爾基小說中的囚徒們，是發見這幸福寓于那位賣牛乳姑娘身上了。在這位小姑娘自身，那是沒有關係的，只不過那幸福在囚徒的心中以她為對象罷了。這是愛自己以外的同類的人間的深心。我們是求愛；但我們求愛的心情，並不是要求被愛，而實在是求愛的。我們以被愛而為幸福的，僅是我們從所愛者接受被愛的時候罷！

從我們所不愛者接受被愛，我們不以為幸福。從我們所厭惡者接受被愛，倒是我們不幸。什麼事物什麼人都不能愛的人，是這世間最不幸的人。

### 三

近來有些談高深理論的人們說：人世間的不幸，是由於不能獲得食物的緣故。於是論斷道：某部份人容易而且多量地取得食物，但其他的大部份人倒終日勤勞而不得一飽；所以這個世界非根本破壞從新改造不可。

那議論的結果，只教人憎恨一些少數的人們——佔有多量食物的人們。

從這點憎恨的念頭出發的議論，在近世中，一天比一天地愈加有力量了。並且，把這個世



界分爲佔有食物的有資產者和缺乏食物的貧苦大眾兩個階級使去從事鬭爭，這是近日正流行于一部份人中的議論。

但是，這些議論實行，假會有資產的人們，一個都無復存在，則這個世界是否就會和平幸福，也就頗有可疑。——不，狗口長不出象牙；我想，從憎惡出發的社會改造，一定會造成比現今還更厲害的憎惡的世界。

#### 四

對於那樣激烈底階級鬥爭的思想而擔負大臺柱的責任的，是個人和個人的相愛；將她表現得再好的，就是家庭中的愛。在家庭的愛中，有着夫婦之愛和親子之愛兩種。

西洋的家庭，是以夫婦之愛爲中心而組成的；日本的家庭，是以親子之愛爲中心而構就的。

那方面好呢壞呢，這樣的議論，我於此不置一言。西洋人詆毀日本，說日本青年男女的結婚，是不問中意或不中意，即不問戀愛之有無這一點。日本人詆毀西洋，說西洋人因個人主義，親子間之情也就淡薄。然而，這是不能一口抹煞的。便是日本，既有夫婦真正戀愛的室家；就是西洋，也有以兒子爲中心的家庭。

不過我現在却想到，隨着社會的變化，而日本的家庭也漸漸變化下去。但日本的家庭生活，是世界上不可多觀的生活；所以我願意將牠當作無上的好東西來保存。這其間欲以家庭中

的愛情關係，希望做成更純粹的，更優美的。這一點表情，就是我著母那本小說時的本心罷了。

『養子方知父母恩。』

從古以來，就說過這樣的話；但我却很不以為然。我覺得：

『養子方知父母的幸福。』

必要養育兒子，人生纔有生的價值。彷彿世上一切都變成了光明似的，這才了解自己的父母的心腸。

所以爲了鞠育兒子的劬勞，而要求兒子報恩之類，我是沒想到的。

#### 四 煩憂的屏逐

##### 一

『有什麼心事麼？您的臉色很不好啊！』

『不，沒有別的……』

『是麼？那若是真的就好；但我很不放心，您的臉色實在太不成了！』

『呀，是麼？謝謝。』

兩個女人對答着，年約三十來歲，似乎是女校的同級學生。

『那麼。過幾天再會吧！』

『喔，隨時請再來呀！』

這麼說着，主人方面的婦人，送客出了門口去，馬上回到自己房間裏，伏下嚶嚶廢泣起來。

『自己的胸中，心事是有的。人家那樣親切地問我，但我爲什麼不可以盡情吐露呢？』  
悔恨和淒涼，壓碎了她的心胸；直至傍晚的時候，還依然伏案下淚。

那樣的情景，在日本六十餘州到處，不知有多少返復重演着的罷！那真是過于普通的日常茶飯事呀！

但因爲那是普通的日常茶飯事，所以也就成爲我們的問題了。

日本婦人的大半精神，不是因操心而被浪費去的麼？

我從少年以來，在自己的周遭，目擊不幸的婦人太多了。看到優秀良善的女性們，沒有充份發展天稟才能的機會，天天儘是大憂小慮拘束煩惱便老死去的時候，我總是萬分痛心。同時，從少年以來，對於那使天下女性勞心焦思的社會組織，就感覺非常的不平了。

## 二

我是懂得看手紋，又懂得用撲克 Trump 以判斷吉凶，用字相以占卜性格這一類勾當的。

因此旅行的時候，或是無聊之際，在船中車上或客邸，常擺起占卦算命的擋口來。

那時候，最信以爲真的是女人，不論日本或美國都一樣。

但是，我發見到的：美國女人所要知道的，是『我的未來，有什麼幸福沒有呢？』這個希望；日本女性所要知道的，是『我從此以後，有什麼災難沒有呢？』這個恐怖。

我不禁喟然歎息：那是七百餘年來殘酷的封建時代的遺毒！

我想：鎌倉幕府以前的日本女性，還是爽快的，自由暢達的人；即就奈良朝平安朝時代的日本女性，也似乎是優哉游哉過日子的。

然而，到了嚴格的封建制度逼迫之下，統治當時社會的人們，對其治理下的人民的心中，鼓吹一種所謂強烈的恐怖心，稍不聽從，則下獄斬首，以這樣的恐嚇，而強制人民的服從。

那服從的重任，特別是重壓在婦人的肩上。

像古昔的農民，懼領主的震怒，惴惴慄慄焉以度活一樣；許多的婦人，懼家庭內暴君的憤懣，遂戰戰兢兢以求存了。那種多年傳下的習慣，使今日日本的民衆，成爲卑屈，養成無數的女性，對於一件小小事情，都是畏首畏尾的恐怯病者。

領主這暴君，欺侮農民的時候，農民有苦無處訴，只有飲泣吞聲而已。

家庭內的主人這暴君，在縱情恣意任性妄爲的時候，女性們沒有可以使其反省無理的方法，也只好如坐針氈般的誠惶誠恐地過活了。

可是，這個不合理的世界中，無論在那一個國度，都是根本壞了，自然是不得不如此的。所以日本的婦人，用不着老是驚憂的。我是這麼想。

### 三

但世中的習慣，並不如一塊瓦器那樣容易修補的。于是，日本的婦人們，還是偷偷地用袖子揩了淚珠，強顏微笑。

試想起來，在婦人中，也不是沒有過度憂慮自尋煩惱膽怯心寒的人們存在的罷？

我在新聞之類，看到因為被人責罵，所以投河；因為妊娠，所以自殺；因為考試落第，所以離家；這樣的女人的記事，則與其同情，毋寧憤慨。為什麼那樣地懦弱的呢？為什麼那樣地糊塗的呢？真要使人氣忿！

在那時候，我感得兩件事情。

使日本婦人膽小怕事的一個理由，是因為未得經濟底獨立的緣故。倘若違反社會的法規，而見棄於親族，則許多日本婦人是不會上當的。儘說諸般道理，總之，不落圈套是要緊的。這生活的恐怖，從朝到晚，威協着日本的婦人。

經濟上不能獨立的人，思想上也不能獨立。只要是倚靠他人的照顧，則總會被那人的意見所左右。

為得拯救日本婦人那樣地憂慮性勞苦性的性格，設或經濟上不給予獨立，也是不行的。

從前的一個方法，是促日本的婦人覺悟到才幹，或者學習些能够自食其力的職業。

現今的一個方法，是改正日本的民法，俾女子或妻，與男子一樣地分得財產。倘是男子，則無論怎樣地愚頑，都可以繼承父母的遺產；若是女子，即使是如何超人，也沒有一文錢分與的今日的制度，完全是不合理的。尤其是爲人妻者，當貧窮的時候，助理夫家，使其積富巨萬的婦人，一旦丈夫死去，卽一文也不能承受，只好依賴毫未盡力的不肖兒子的照料，度未亡人生活之類，再沒有像那樣的可憐事了。

這些事情，無論怎樣是必得改正的社會制度上的缺陷。

日本的婦人，是沒有把牠想作當然的一回事，而默然靜觀的道理的。

#### 四

日本婦人過于小心的又一理由，我想是理智的缺乏。

日本的婦人，並不是頭腦不好的，而是沒有把那好好的頭腦真正地運用。日本婦人的感情，確有相當的洗煉；可是，理性的修養不足。所以冷靜地思量起來，應該用不着死的；可是，立刻跳進水裏去了。

『有聰明』這一件事，是現代人大大的義務。

但，光是『柔和』則不彀的；同時，還應該『聰明。』

所謂『聰明』不過是『用腦』而已。無論誰人，只要運用思考，就會變作聰明的。以爲不

生來聰明和獸子的見解，是大錯特錯的。

任何人，要使用腦力，終爲魯鈍；反之，就可轉爲聰明。

這養成聰明的努力，今日以前的婦人的修養最是欠缺；因此處在這個複雜的現代，便再也站不住了。

當今的日本婦人，若能稍用一點腦力來修養，則今日的總總過慮和自尋煩惱的一半，我想總可以漸漸地除去了罷。

## 五

『那麼，有心事的時候，怎麼辦好呢？』這一個疑問，就湧到我的腦海裏來了。

在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所編的戲曲『愷撒和姑婁巴多拉』(Caesar and Cleopatra) 之中，有如次的一節。

當愷撒僅以區區的兵力佔領埃及的首府亞歷山大里亞之時，埃及王卽乘其不意，加以反攻，於是愷撒的兵少被圍了。除了逃脫出海，是無路可走的。無怪乎愷撒驚懼，裝作青白的臉孔，走出舞臺來。

這麼一來，却說愷撒部下的大將，坐在石上，扮成恬然若無其事的神態，頻頻地啖着棗子，把核仁稀楞楞地吐出來。

『噫！愷撒，爲什麼擺着這樣愁眉不展似的譜兒呢？』

『怎麼嗎？別要問那些莫明其妙的話罷！我們不是已經被敵人包圍了麼？』

『哈哈哈哈哈，愷撒，您吃過了早飯麼？』

『未！』

『那麼，這就是，這就是。請吃些棗子罷！您一定是肚子餓了的。』

于是愷撒就坐在這位武將的旁邊，一同啖着棗子。在戲劇上看來，這一幕委實可笑。

我憶起這光景來，便以為這到底不愧是文豪蕭伯納的作品。像愷撒那樣的英雄，也有因為肚子空了，臉兒便變成蒼白這類的事。不錯，憂心過度，連朝食也會忘記的。

我們受了什麼刺激，如果到了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的時候，我以為應該自問自答的是：『這豈不是會把自己的健康弄壞了麼？』

外物刺激的時候，大抵是身體不好的時候，肉體上有毛病的時候罷！肉體上的毛病一經治療，則所謂憂思煩惱者，便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

## 六

西諺有言：『孤獨者，叩同類的門戶。』

就是說：一個人獨自思索事物，則始終是一樣想法的。

遣煩解憂的最好方法，是坦白地對自己親密的人傾訴。只此盡情地披瀝，也就能減去思慮的一半了。



英國的哲人培根 (Bacon) 說：

『快樂是分給友人，而快樂倍增；悲哀是分給友人，而悲哀減半。』  
和親友暢談，快樂的事，因有兩個人同歡喜，所以加倍；悲哀的事，因有兩個人互相溫慰，所以減半的。

再沒有像一個人孤悄悄地鬱悶着這樣戕害身體的了。倘能披肝瀝膽地告訴於親愛的朋友，誠信的師長，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等，則一定不會走到最下策的賊身之事的。縱使可與說心腹話的人不在身旁，則單只寫信或寫日記，也可以使心神輕鬆。埋首襟袖間，容顏蒼白，獨自沉思默想，這是頂糟塌的。稱『工愁善病』爲美人，是古代的事。現今的世界，證明爽朗的人，就是美人了。

沒有比過度的憂心最爲無益的不中用的事情罷。我們要將牠從明朗的新日本逐出，毅然決然拋到遠遠的海洋中去！

## 五 過慮

『大概是我九歲的時候罷，在家裏的客廳，和堂妹玩着，無端有不喜歡聽的話衝進我耳膜

裏來，那是有親戚婦人兩個談起話來了。年老的一位婦人，指我說：真的！那孩子倘長着像那邊一位似的嬌豔的頭髮，是多麼美麗的孩子呵！真令人可愛了！我不由的喫了一驚。那晚上床，竟號泣起來了。因為生成這樣色澤的頭髮，使我一生無漂亮之望，想來着實悲痛的。」

這樣的說着，那婦人在綺麗的顏容，轉出一副淒清的表情了。跟着她又繼續說：

『但是，我從此斷念，認爲自己的頭髮醜陋而漸漸長大了。

過了二十歲之後，有一天晚上，我和朋友一同到紐約城看戲去。在還未開幕的時候，淺綠的燈光，已閃泛到座席中。

不圖我瞥見了坐在自己座位二三列前的一位女人的美麗的頭髮。

那頭髮受了頂上天花板的光，炯炯地豔映着。

哦，是多麼美麗的頭髮呵！

我凝神注視着它。

那時，我忽然覺被什麼襲擊似的了。

呀！那髮兒是和我同一樣色素的頭髮。

我相信：看看垂在自己腮幫上的蟬髮，則無疑地是同一的顏色了。

剎那間，我感得鱗片般從眼前墜下了。

纔明白：唉，對哪！我的髮兒是美麗的。』

那婦人這麼說着，嫣然微笑。

我不知不覺地說：

「喔！」

我認識這位夫人，已有很久的時間；而且已被她純良的性格和美麗的容貌牽引了。我認爲特別表現出她的嬌豔處，是那灼灼發光似的金髮。這位才色兼備的婦人，在年青的當兒，早就抱着自己不漂亮的感想：這只好當爲不可置信的奇談，鑽到我的耳朵裏來。

夫人的話接着說：

「因此我深切地感到的，是在九歲的無心的時候，不過隨便聽了那婦人的話，就使我十餘年來抱愧自己的頭髮醜惡而度日。這是所謂什麼倒霉的事情罷！或許把這樣思想刻在柔弱的少女心頭的那位婦人，是做了所謂什麼殘酷的事情呢！」

夫人悵然地歎息。

「這是所謂劣敗觀念和心理學者的思想啦。卽是自己一抱什麼劣等的感想，那就會侵蝕您的心靈，予您的思想以大大影響的。」

容易入黑的冬天，瞬間已蒼茫暮靄，戶外的街燈，一閃一閃地發光；夫人的頭髮，映着房中微明的電炬，更覺嫵媚了。

二

我不知多少次想起這事情來了。而且每度想起稱爲紐約城美飾之一的這位夫人，十多年間，只因自己小覷自己是個醜陋的女性，遂度着怯弱的生涯這回事，成爲殘酷的現實而蘇甦於我的心胸了。

我想：天下的女性，恐怕大小都嘗過這樣經驗的吧！在男性中，也許多有這樣的經驗；但在日本馴良溫順的女性中，這經驗恐更不在少數吧！

那並不限于容色，卽就才能，技藝，性格而言，也可以有同樣的感想。

人類無論是誰，生來必賦有一藝一能的。磨鍊這一藝一能以創造出什麼東西遺留于地上，這是人間的指望。因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才能，以爲自己只是個平凡的人，便斷念自棄，致寂寞無聞地死去，恐再沒有像那樣可憫的人了。

人類又是喜歡討人愛的。這種思想，在女性中，恐怕尤其強烈；惟其強烈，也就當然。能討得人愛的，或因美麗的容貌，或因卓絕的才能，或因高貴的德性，雖有千差萬別之異；但是人間總想以某一優點來討得人賞識的。

因自己抱有取得人愛敬的自信，和自己具有招人厭惡的疑忌的兩個情形，于是分開我們人生的明暗兩面。

想像自己遭人家厭惡的時候，大抵是因爲上文所述的劣敗觀念——Inferiority Complex——的緣故。

自己若有了所謂劣敗觀念，則爲人是非常不幸的。所以我們在家庭教育之時，常須注意不可無端使小孩子抱有劣敗的觀念。

我想：常在揭發人的短處，當面指摘旁人，再沒有像這樣無慈悲的不中用的事了。頌揚人的長處，使人的心明朗，活潑潑地向上進展；這是年長者對彼輩的一種義務。

### 三

和這全然反對的話也有。

那是在英國女流小說家奧斯汀 (Jane Austen) 所著的『自負心和偏見』 (Pride and Prejudice) 小說中的某一節。

有一個叫維多利亞 (Victoria) 的綺年玉貌的女性，是中等家庭的女兒。在她住所附近，有一幢貴族的廣大的別墅，那年少的主人，常從倫敦回來。在崇拜貴族的英國，他倆身分的懸殊，判若天淵。

這年輕的主人是劍橋大學出身的高材生，品行端方，而且家財鉅富，正好一個十足的乘龍快婿。以他的身分，無論從那兒，配偶總是大不乏人的。

但這位青年，有的是人，可偏要戀上貧窮的維多利亞。身分的懸殊，使他經過長時期的苦悶；最後，竟不顧自己的不利益，向維多利亞求婚了。

維多利亞覺得非常的榮幸了，似乎意外的高興，便卒然地說：

「啊，您許是個什麼傲慢的人罷！」

聽到所謂傲慢的話，這青年激昂之餘，不禁臉都發青了。謙遜，是英國紳士的德操；自己受人們稱作紳士，謙遜者傳播遐邇了，怎麼還指自己是傲慢？

維多利亞看出這位青年憤怒了，一邊微笑，一邊說着躲開去。

「怕您還是弄不清楚罷！您生于名門，長爲俊彥，爲人格者被稱讚於世間，受羣衆所尊敬，故無論何時，心裏總以爲自己是了不起的。因此雖向我求婚，但這也彷彿是賜什麼恩惠給我的態度罷！」

就在那瞬間，這貴族的模範青年，才瞿然驚覺，正視到他自己自身的姿態，知道那是不錯的。

這篇小說，爲美國大總統威爾遜（T. W. Wilson）氏愛讀的小說，特別維多利亞這位姑娘，聽說是威爾遜氏理想的女性。

這小說所指示的，是這貴族的青年，從小孩子時候，就不知不覺地染有一種所謂優越觀念；——Superiority Complex——但因爲自己也不知道，故外表上儘做成謙遜，而內心則正是非常傲慢。這小說和我起始所記述的那些插話，是完全反對的；而且又是我們世界中常常見得到的事實。

那和單純地自誇自傲這樣的事實不同，那是我們心裏最深邃的地方所潛伏着的毛病。

疑忌世上把自己的評價降低，樂看世上把自己的評價抬高的根本原因，都是過慮。輕視自己的，固屬過慮；高視自己的，也是過慮。

那是我們爲庸夫俗子的哀愁，是因爲沒有認識真正的自己自身的姿態。

#### 四

人間求得平均，是非輕容易的。所以一切人類，可分爲自信心低的人和自信心高的人兩種。自信心低的人，總是謙抑，遜讓，決不過分好勝，從而也不會叫人麻煩。可是，那人的生涯，却就冷落得可憐了。

反之，自信心高的人，爽快，浮躁，得意，逞能。且肯定世界上一切的人，對自己都抱着好意的，故覺得世間正如春日一般的光明，本人誠是幸福。然而從外頭一看，則很難安緘默；雖不至于憎恨，可也試想嘲笑看着。有時而近處也許受非常的煩累。

日本的女性，向來是被人教着要將自己降低評價，所以決不會僭禮越分，叫人爲難的。但另一方面，內心却枯寂，無聊，蟄處，厭世了。

這種感想，在日本的文藝中，實生活中，都織染得非常濃厚。我們從亞美利加這個很多逞能女子的國度歸來，接觸祖國日本的女性而安心，沉悶之情冰消了。

然而這豈不是太過分嗎？我竊抱大大的懷疑。像今日以前的女性這就好罷！但今日的時勢變了，社會變了；所以照昔日一樣的女性的態度，恐再也行不通的！尤其是女性依附男性的

事，漸漸困難起來了。

今日的世界，是光明的世界。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喜歡光明的。在這個時代，劣敗觀念濃厚的消極主義的人，勢必為時代所擯棄。故此把自己看得太過卑下，那就會弄成他一生不幸的。

從這意味說，我以為像從來強制女子以過度謙遜的教育法，是值得考慮的。

在工業文明代替了農業文明的今日的世界，人間的思想方法，也改變過來。只有從來的禮儀法度，在今後的世界中是落伍的。今後的世界，關於自己自身，男和女都須有自信的修行。日本的女性，歷來是太瞧不起自己自身的。從此以後，要好好地發揮智能，確信自己自身的特色以生活下去罷！這樣，這個世界，才會成為更快樂，更明朗的。

## 六 沙根大王談

### 一

八個同居的人，圍住一張大圓檯坐下，把電燈稍為弄暗一點，各人用兩手輕輕地按着檯端。

大家似為某種期待而緊張着。



『格噠……：……：……』圓檯轉動了。  
全都着驚起來了。

一會兒，室中靜肅着，檯子全然不動。五秒，十秒，三十秒，……大家似乎默念了很久的時間。

這麼一來，這一回搖動得更厲害——

『咚……：……：……：……』圓檯上下顛簸，略略向屋之右方推過去。

有兩位還未成婚的身材瘦瘦的姊妹，倏然臉都青了。

于是，紮住眼睛的牛津大學的一位少年學生嚷道：

『唸呵！唸呵！現在桌子上所說的，唯有我就是萬王之王的沙根（Sargon）大王呵！』

這麼一來，這一回桌子的聲息動得很討厭，移向先前經營洗衣業積蓄了一點小財而隱居的克利斯替拿的父親那邊去；截然止住了！

往後，不知等了多少秒鐘，多少分鐘，但那檯子再也不旋動了。

『那麼，今夜的神話這就完了。』那當事的大學生這麼說着，解開紮帶，叫各人將手離開桌子。

從第二天起，那位六十二歲的隱居的洗衣者的心理狀態變了。

『我就是萬王之王的沙根大王呵！』他鬚髮鬚地，一邊瞪着庭園，一邊這樣說。

他站起來，對鏡照了照自己的顏容，又自以爲是這樣：『真的，我的丰采和普通人不同。』

據那牛津大學生所談，聽說凡人都是誰來轉世的；但自己是不知道這個而死去的。然而依照這張圓檯的奇蹟，聽說是能知道人生前世之靈的。

『不錯，俺就是上古大帝國的王者沙根大王所轉世的，那事先前還懵然不懂咧。自己雖做了四十年的洗衣業，可是俺總覺得和普通人不一樣。

到底是如此：依然我並非一個平常的人，我就是萬王之王的沙根大王呵！唉！正是這樣……』

他那麼想着，把一枝大煙管從右手拿過左手。

自此以後，隱居的態度漸漸改變過來。把鬚髭鄭重地加以修理。行路的姿勢，彷彿起鷹揚虎步來；說話的態度，異常裝模作樣，而且低下頭去，呆重地沉思默想。

『我出現在這澆漓末俗的世上，如同上古的沙根大王一般，爲改革地上一切污濁而再生的。』

這樣的自覺，湧在這老人胸中，他到了現在，才發見自己是非凡人。

『是多麼可惜呀！四十年都碌碌地做着洗衣業這一行。然而還未遲，此後得幹一番大事業！』

于是他將自己種種的偉大，告訴給同住在公寓裏的人。但別的人，是不配做他對手的；只有那兩位年老的女郎，遵從他的意見，結爲同志。有一天，樹起一杆大旗，走進倫敦街上，終于被巡警拿捕而拘留了。

這是威爾斯(H. G. Wells)的長篇小說的一節，其中我們發見種種教訓。

二

人類無論是誰，都彷彿有一種像那洗衣人隱居似的豫感：不滿足自己的現狀，不明白世間對自己的評價；以爲自己應該是最了不起的，最俊秀的，最寶貴的。然而世間睜着眼睛的瞎子就多得很，完全看不出自己的特長。

這樣的不平，正隱藏在我們心底深處；倘若有什麼人來那兒要說：

『呀，您的牙齒多麼潔白，而且氣色也很好，簡直像是西洋廣告畫似的啊！』這一類話。

『啐！您這混蛋！竟和我開玩笑還是怎麼？』口裏雖那麼答；但心裏決不抱惡感的。

那假如反復說了兩三遍，則那話兒漸漸會刻上我們的心房，自己也信以爲真的。

這年老的洗衣者，只做過一回術士，忽而確信自己是沙根大王的再世，誠然變化得很快。

但這斷不能僅當作他人身上所生的笑話而疏忽過去。我們只有大小之差，各人心中都賦有這樣的傾向和準備。

那特別對於在家庭中嬌生養慣的人，和膏粱文繡人家的子弟，爵位崇高的官僚，是最易墜

落的陷阱。他們從幼小的時候，就從周圍的阿諛奉承中發育起來，把那種虛偽的諂媚，信以為真，而以非真正的姿態當作自己的姿態看。

讀了往年在德國出版的路多維希的愷塞爾傳的人們，發見一個最顯著的例子。

愷塞爾幼時，是統一德意志威廉老帝的孫，長的宮庭，為德國全盛期的皇孫。生來資質聰明；但因為宮庭教育錯誤，跟着與卑劣的佞臣為同學，從朝至晚，只對他逢迎拍馬。

因此愷塞爾從少年時，就相信自己是非凡的人物，以為具有腓德烈大王 (Frederick the Great) 以來名君的素質。這種過信和錯過，糾纏愷塞爾的一生，最後竟至于闖進鑄成喪失德國社稷那樣的大錯。

路多維希根據史實以詳細記載愷塞爾心理的變化，故一時博得轟動歐美文壇的讚譽。

關於這樣的自己底錯覺，當發生在君主的腦中時，是怎樣地招致深刻的國民底悲劇呢？在這本書已記載得很清楚了。

那位老洗衣者的情形，和愷塞爾是同樣基於那樣錯覺而來的。就人類說來，能看到自己自身的真相，那是最艱難的事。

### 三

從前古代希臘的神廟壁上刻『知道您自己』這一句，是膾炙人口的話，再也找不到像那語言一樣意味深長的文字了。

人類無論何時，得知道自己本身，委實不容易。有時，我們把自己看得太卑下；但多數時候，我們是把自己看得太高貴，結果，我們會怨恨世間和咒詛他人沒承認自己高貴的評價。從而我們自身心內，就有極端的不幸。

而且，抱着這種不平和不幸的人，是最容易被他人陷害，被人誑騙，被人煽惑；于是人生的大不幸，就從此而生。

一想到這樣，在男子方面，對子自己的手腕，很有自信堅強的人；在女子方面，對子自己的容貌，也很有自信堅強的人。這是所謂自尊自傲的緣故。此際一有什麼不良的對手出來，準會很輕易地可以把他們哄弄一番。

某西洋學者說過：『人是易信的動物。』馬和馬的同志怎樣互信，我們可不知道；但至少人是過信的動物。尤其是自己受人褒獎時，最易相信。諛詞覺得舒服的便相信；反之，忠言覺得逆意的也就不信。順耳的，欲信。

然而正視自己本身姿態的人，則不輕易受他人的說話所動搖，大有取捨選擇之餘裕。

輕信人的說話，就是不信自己本身的證據。崇拜怪力亂神，陷入迷信，依靠卦爻，方位，符咒以決定出處進退者，是因爲不徹底明白希臘的古語『知道你自己』這句話的緣故。

日本三種神器中，（譯者按：日本皇室三種神器是：八咫鏡，草薙劍，八尺瓊勾玉。）鏡被列爲一，是尊貴之神之叡慮。我們總得常常對着這一面精神的鏡，照照自己自身真正的姿

態。要不是這樣，則我們隨時難保不會發生『萬王之王的沙根大王』之想呵！

## 七 宴威爾遜夫人

昭和四年（譯者按：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初夜，于自宅燕威爾遜夫人，開了小小的一個晚餐會。

邇日以來，雨過天清。晚來月亮高懸。

住在麻布區一所三間房子的屋時，常款待外賓。自昭和二年歲暮起，至四年秋止，凡五度遷居，總沒有外賓光臨了！這一回搬家的一個理由，爲的是要招呼歐美外客。

我們日本人到外國去，外國人即招請去他家裏聚餐，飲茶，或住宿。但外國人到日本來，因爲我們多不招呼他到自己家裏來，而請往館子去，所以外國人到底是沒有看過日本人的家庭的。因而偶爾被招到日本人的家裏去，即非常高興，永感不忘。

讀過我的北美遊記的人，我想總會記憶起的。我在美國許多美國人的家裏住過，爲得酬答那好意，故凡帶有美國朋友介紹信來的人，總想招呼到自己家裏來。但抱歉得很，在我今日的生活程度上，簡直做不到可以留外賓住宿的；沒有法，只好請他食頓便飯而已。

日本人關綽招待外賓的，許是故大隈侯，澀澤子爵和新渡戶稻造博士罷。故後藤伯對這方

面，是比較地廉儉的。但他們各人都是用自己私財，並沒有以作官資格拿官廳經費來招待的。這一點，有寶貴的價值。

話兒扯遠了，且回到本文來。那十四日，我招待一位闊別多年的客人，對於家人是非常費神的。屋子全都得打掃裝飾；庭院的整潔，頭門的設置，暖房的注意，上靴（譯者按：日本室內穿的拖鞋）的準備；還有膳事的調度，僕役的差使；所以久居外國生活的日本人，歸國後兩三年間，總是歇了和西洋人交際的。

我近來因準備太平洋會議，給每天每天的會議，雜誌，和新聞寫稿；到晚來，還要執筆寫三冊單行本的書，唱唱留聲機的小曲；加以不斷的有客光降；這樣那樣，十四日就累乏得很，連約定五時半出席的，外國實業視察團的送別會，都偷怠了。回到家裏，稍一休息，便門鈴叮玲地在響，有客來了——是近衛公。

『算我是來得早罷！』

穿起湖羅，佩着五個家章的身材高高的近衛公，年輕輕的臉，和顏悅色地站在客廳裏。

『呀！嚇您一跳了。』

『因為天黑，再也打不得哥爾夫球哩！』

近衛公半講帶笑地招供，說是從駒澤球場回來的。

一忽間，前田多門君的夫人房子來了，穿的是希罕的日本服。其後，前田多門君也至，穿

的是西洋禮服。

那兒有電話在喚了，是從延住威爾遜夫人住宿的特爾斯拉博士打來的。

『到您府上去，要怎樣走呢？』

是這麼一個質問。準會自己駛車來的。

雖然說了種種的解釋；但因為我不很熟識東京的街道，於是說：

『請到目黑車站，我在那裏等着。』

却說正要出去的時候，岩永裕吉君夫婦坐汽車到了。

『喂！請借那汽車給我！』

主人的我，也沒有為客領道，就連忙飛跑，坐上岩永君的新製的派卡蓬車，向目黑驛去。

在傍晚中，剛等了十分鐘，便有一輛大型的汽車一直駛過來了。特爾斯拉博士司駕駛，背

後座着威爾遜夫人和特爾斯拉夫人。

『請跟着我的車的後頭來！』

我這麼叫嚷，趕緊就趁岩永君的汽車很迅疾地朝住家裏跑。回頭向後一看，則特爾斯拉博

士的大型汽車，放射出兩道皎皎的燈光馳駛而來。

走進客廳裏去的威爾遜夫人，穿着桃色的絹織的午後服（afternoon dress），嫣然微笑，

先和婦女們握了手，然後又和一個個男子握手。因為那一天的儀式，是不很張羅的；所以我特



地對夫人說：

『請就穿便服來吧！』

在客室中央的牆壁上，懸着威爾遜大總統的照片，落到特爾斯拉博士的眼前了。

『這是大總統的肖像呵！』博士走近抬頭一看。

『喔，這是大正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我藉閣下的介紹信去拜訪威爾遜夫人於白宮時和大總統會面所賜受的相片。』我這樣說明。

其後，來賓之中，交談威爾遜生前種種的故事。

『請上食堂去！』我們夫婦領客到日本式的間房那邊來。

『對不起！請脫掉鞋子吧！』我彷彿很過意不去的模樣，一面半窺特爾斯拉博士和威爾遜夫人的臉孔，一面這麼說道。

『噢，那是算不了什麼的呵！』夫人毫不介意，和特爾斯拉夫人兩個往衣裳室裏走，摔掉皮鞋，換上先前妻所預備的拖鞋進來了。

于是，威爾遜夫人就在我家裏的日本式的房間坐下。

『來日本式房間坐，是頭一回麼？』我問。

『被人請去飯館子裏坐，是有過的；但蒙招到日本人自宅裏坐，今夜是第一次。』威爾遜夫人用了很柔和的聲音說。

因爲了解對於有點肥胖的夫人，坐在日本的客廳裏，是怎麼不舒服的，所以我們在後面將墊子疊成對摺，給他放低着腳，伸起着腰，得半坐的樣子。

日本的菜已捧進，酒也拿來。

『酒量怎樣，這可不知道；但日本的宴會，是這樣地舉杯才開始的；所以做過儀式給您們看看。』我們說着，一邊笑，一邊舉杯。

我是不喝酒的；但我并非禁酒主義者，不過因爲不喜歡，故就不喝。禁酒和禁烟，爲各人的嗜好趣味問題，不是道德問題。我酒也不喝，煙也不抽；然而雅不願把牠去強制他人。

『這是什麼？』威爾遜夫人對於日本菜饌一個一個的訊問。

『這是鱉。』

『這是有名的生魚 (Raw fish)。』

『這是鵝鶉。』

『這是蝦。』

大家輪流說明了。

『是麼，很希罕的。』威爾遜夫人說着，起筷，個個菜都嘗試一下。

『把匙羹和叉子給您吧？』我問。

『不，夫人使箸是很巧的呵！』特爾斯拉先生從旁插嘴。

『爲什麼？』我問。

『因未來日本前，在北平住過兩星期的緣故。』博士這樣說明。

吃過了飯之後，我拿出些瓜菓 (melon) 來，跟衆人面前說：

『請用點美味的瓜菓！』

『這恰恰昨天從美國寄到，是我的友人所送贈的，好像爲趕上今晚的宴會似的呢。』我這樣說明。

這是往美國去的清澤冽君從沙多爾市托郵船送給我的。偶然湊巧了今晚的宴會了。翌日，和近衛公相遇，他說：

『昨天晚膳那些瓜菓，是頂好吃的呵。』

這似乎是到會者大家一致的意見。

正拿出瓜菓來的時候，鈴木文治君到了。

『這位先生是日本的指導者 (compass)。』我給夫人介紹。

『是一個很年青的指導者呢！』夫人笑着說。

謾罵的話有說：

『毛髮逐漸跟羅盤針相似起來了！』特別這是用日本話說的。

瓜菓食完後，我的女兒和子跳舞起潮汲而表演了。爲着增進女兒將來的趣味和健康起見，

所以我的妻兩三年來打發和子學習跳舞的。

其後，一同攝影，一會兒，威爾遜夫人已沐浴着月光而就歸途了。

我們仍留後，光用日本話，慢慢地閒談。

這宴會底目的，是想給夫人看看日本中產階級的家庭生活，和年青的日本的指導者們。惟賀川豐彥君因旅行而沒有出席，是深以為遺憾的。

## 人物評傳

### 一

現在日本的文運，經明治大正的昌隆而入於昭和的爛熟期；雖然詩歌，小說，論策，戲曲有姹紫嫣紅百花競艷之觀，獨至於人物評傳，則寂寥如空寺，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個人殊以為怪，而且深為日本讀書之士悲。

固然，報章雜誌未嘗無月旦人物的痕迹，非不涉及於史論中人物的品隲；但當今之世，能以一卷評傳充分使天下青年奮起的著作頗為缺乏，是公平的識者所必然同感的罷！雖然像穆來（John Morley）的哥布甸（Cobden, Richard）論，司馬遷的史記列傳似的曠世傑作，誠不易多觀；但今日的日本，希望有稍堪傳誦的人物評傳出世，恐怕不單是著者一人所懷抱的感想罷！

這十數年來，日本可說是一圓叢書的流行時代。因此由文學詩歌以至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之難解的書，差不多都遍佈於普通讀書人的几席間。雖然這樣汗牛充棟的出版物，還不能達到給與今日一般國民以真個的滿足。那是讀書之士，不單在藉讀書以獲得智識，而欲藉此以救濟心中的寂寞，發見人生的光明的意圖之故。然而今日一圓叢書的流播，新聞雜誌的隆盛，還不足以厭現代日本國民的思想底要求的。

那可以爲滿足一般讀書人切實底要求的一個讀物，我期望偉大底人物評傳之霹靂一聲出現於今日日本的出版界。像往年德富蘇峯氏所著的吉田松陰傳似的，是其一了。

今日的日本，忽視了國民底目標，喪失了指導原理。由生活艱苦而來的精神底動搖，使幾百萬的人們喘息着度日。

當這個時候，偉大底人物評傳的出現，是給予個人底刺戟，暗示國民底目標於這些的人們。何則？因爲在吾人過去，與吾人同樣使人生勇敢高尚地生活的先人之刻苦記錄，是鼓舞我們凡人的內心最深的緣故。而且產生這樣偉大底先人的時代，因常是國民底社會不安的時候，所以暗示我們以所應趨赴的大道。

二

然則怎樣地產生人物評傳呢？

我認爲可以爲人物評傳者的資格而欲舉出次之五個條件；但因爲這樣的條件一人難得具備，故偉大底人物評傳家是不容易出現的。

第一：是客觀底描寫的筆致。

書籍之所以動人，是文章使然。雖具怎樣深遠底思想，淵博底知識，倘缺乏文章的技术，決不能動人的。況人物評傳不在敘述抽象底概念，而在描寫生動活躍的人傑，故其筆致之洗煉倘非成爲一家之言，則終不可以使之栩栩活現於紙上。

尤其必要的，是先描寫篇中主人公所生長的時代，敘述那時代的變遷，以這時代為背景的主人公受怎樣的影響，且其性格與時代怎樣地同其變化的微末小節，都用小說家似的客觀底筆致去寫實。於此而讀者不知不覺間與篇中主人公同其喜怒哀樂，呼吸流貫時代的雰圍氣，對於主人公的思想感情，漸次同感，終于化成與主人公同入水火而不辭的心境。能使讀者的心事到這地步，那末，評傳作家的目的，可以說成功過半了。

此後主人公的思想政策，可為讀者自身的思想政策；主人公的教訓，亦即可為讀者自身的教訓。於是，所謂人物和時代，才為讀者生活經驗的一部，可以說人生指導的一端才展開了。然而世上評傳人物者往往有驕入自己的主觀，以之勉強讀者，且鋪陳武斷底概念底文字為獨得之秘而禮讚篇中人物的。像這樣似的，只是一篇頌德文，一首讚美歌，還未足許以為公平的人物評傳。

### 三

第二的資格，是關於材料之蒐集而能繼續堅忍不拔的努力。穆來氏之寫格蘭斯敦 (Mr. Gladstone) 傳，實涉獵研讀過三十萬種文獻的。祇以這事來論，偉人評傳，殊非容易之業；所以非尋常普通文人所能勝任的。

尤其是因近時出版事業之進步，文獻增加不知幾倍於前世紀。不拿這樣大部文獻來比較考覈，到底不能達於精確底事實，怎樣可以好好地品評人物呢？

勵精勤勉，是評傳家重大底資格之一。在這一點上，比於別種文章尤須特別努力。

當執筆爲人物評傳時，世上往往有祇讀二三種書籍便率爾操觚的。這不但損害評傳的體裁，倒有把真相謬傳之懼，是到底不能爲傳世大作的原故。

#### 四

第三種資格而爲我所特別期望的地方，是對於事件，人物和思想的批判力。即是評傳家要爲獨具隻眼的遠識者。品評偉大底人物，既要把他所活動的社會和他所抱負的思想政策置之俎上以權取捨，尤要具備把那事件人物思想之大小當否，和別的時代及人物對比而以適當的衡量來估價的力量。

人物評傳所最困難的，是衡量。把篇中主人公過獎得像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似的，是人物評傳家最易失足的陷穽。落於這窠臼，則讀者索然失趣，雖評傳家用如何高貴的形容詞，也不能生什麼的共鳴。所以評傳家盱衡周遭古今，常研究與史上別的人物的衡量，思考與別的時代的比較，對於篇中主人公應該努力賦與最公平適當的地位。

這有評傳家的苦心，但也可以說有興味。然而言之匪艱，行之惟艱。雖爲公平的評傳家，在熱意迸發時，往往喪失公平衡量而走筆於不順眼的過獎，終于有破棄特意底苦心者。這是吾人當閱讀評傳時所屢見的。

#### 五



說起雖有文才，有知識，而識見也并不淺陋的評傳家，往往屬文摘詞，味同嚼蠟，致爲評傳家而歸於失敗，是什麼緣故呢？因爲評傳是描寫人物的技術，對於人間性之萬象沒有廣汎底興味的人，到底不可以勝任愉快。

即我所欲論的第四個資格就是。那是所謂『人間味』。同情於人類的優點和弱點，對於壯美高尚方面和陰鬱醜惡方面倘沒有適當的興味，則人物評傳到底不能成功。

人物評傳非修身教科書，也非抽象底哲學論。所以，不是閉目於一切人生之醜惡方面而幻想出極樂淨土的理想鄉。那是描寫我們人間元元本本所有的生活，赤裸裸地敘述與我們同樣有多量且強烈的人間弱點的人傑生活。因這弱點故，他反爲偉大；因這醜惡故，他倒有可愛。然而將欲無理地強讀者之感嘆，寫來恰像天上的聖者似的，把主人公化爲非現實底偶像，使與我們沒有什麼血脈共通，而爲冷然存在的映現于我們底眼前。因此之故，讀者不淪應流的淚，倒覺得受欺似的招致某種反感。

這是所傳者缺乏人間味的罪。

可笑的和篇中主人公可笑，可惡的共惡，可怒的共怒；有時且許可與篇中主人公同溺愛，嫉妬，陰謀和虛榮，容宥貪婪和恇怯。獨至于重大的主義和德操問題，則出以是是非非的果決態度；才能把篇中主人公描寫爲一個的人物。

在這樣的意義，我以爲評傳人物無出於英人之上者。英人所寫的人物論，殆皆興趣盎然。

德美人所寫的。總覺得索然乏味。這是英人不走於理論，不泥於道德，款款然人間味橫溢之故。

六

然而，人物評傳的體面，不在文，不在想，不在識，而是對於可傳人物的真純的敬愛。

評傳家的目標，倘在於他傾盡心血，把要評傳的人物將欲傳之於現代後世，則其心中的動機，在於愛敬這人傑，信仰這人傑。這信愛敬的熱情，有像火一般烘烈；然後一卷人物傳才能感動世上千千萬萬讀書之士。

至于那文章，想像，識見，不過為表現這熱情和信愛的工具，其間自有本末輕重之別。寫作文章，是在貫注我心血于文中。傳記人物，是為寄託我理想于先人而布施於地上。

因此，古人稱文章經國以諷示其權威之重大了。因為構作這樣的文章而寫古人的言行，所以傳記者自己也不能無把全生命寄託于一卷之氣概。鼓吹這樣氣概于傳記者，是因可傳記的人物渾雄壯大而屹然迫人。

要之：評傳是彼此相許的兩人為同心一體而說道於百世的。先人多既久死，惟傳記者存活于地上。故評傳家的心中不可無氣衝霄漢一般的熱情，燃起確信不斷的概念。

總之：評傳是信仰所產生。傳者是崇信愛敬篇中的人物，而欲把他的理想永遠鏤刻於人類心魂的英雄底努力。

有這樣的英雄底氣概，有這樣的努力，才出現希世的評傳；其不類見於世上，無足深怪。雖無足怪，然而求之之情的逼切，也在於是。

由王政維新數來六十一年，可傳的人敢說不乏。至于產生這人傑的背景，則建國以來二千六百年，孰有勝於此時代者？

當今之世，國民底目標喪失而期待人民天才的產生。偉大人物評傳之出現，抑何遲也！



# 威爾斯的自傳

日前從倫敦書鋪裏寄到威爾斯(H. G. Wells)自傳；偷暇讀之，確有使人感服，不愧爲威爾斯的地方。

在種種作品中，到底自傳這東西竟可認爲是最困難的。忠實地客觀自己的本身，既不容易；就令客觀了，把他正直地記載，也還是很要勇氣的罷！因而許多的自傳，不知不覺間容易變成自己辯護和自己廣告。果能夠以寫小說和歷史及他人傳記等一樣忠實嚴正態度來記述自己身世嗎？這頗可疑了！

尤其是政治家的自傳，更多不滿人意的。如最近出現的魯意喬治(Lloyd George)的戰爭回顧錄四卷似的，有趣誠然是有趣了；但讀者無論怎樣總覺得他是對後世史家而辯護自己，非客觀的記述。又如格雷(Grey)爵士的二十五年史，越是緊要處，往往有顧而言他之感。穆來爵士的回顧錄之類，第一卷到底是他爲文章家時代的一部，不欲使書中盡興味橫溢之能事；第二卷單是爲國務大臣以後的記事，而且是印度事務大臣的時候，故對於我們幾乎索然無味。即使像穆來那樣的人物，一成爲政治家，關於自己的事業，就不免使人疑爲固執者。

談到這裏，還是文學者的自傳不愧以人間底興味爲中心，讀之使人感到興味盎然。

日本人到底不寫自傳；但國木田獨步不欺的記載，有逼人胸臆的力量。

盧梭的自傳，在自傳裏別開生面而可以永久記憶着的罷！法蘭克·哈利斯的自傳，因過於大膽，被世人埋葬掉了。大約因為沒有那樣大膽剖白自己的；所以在這意義上，不能使少數讀者永久保持麼？固然，在英國美國都因禁止發售；所以不能入於一般讀者之手。但剛寫好了那書，便被所有出版公司所排斥（boycott），致那豐富的稿費收入，完全停止，終於凍餒而死，是悲壯的故事。

威爾斯的自傳，自然不是那樣絕念的書。他是徹底的英國人，不幹這樣剖白自己的內面生活。但是，不愧為一代文豪，便是寫自傳也立於和人不一樣的觀點，惹起我們的興味。

## 二

他像寫在書面一樣，這書是『自傳的實驗。』他寫這自傳的目的，記於最後一章，在說明他六十八年生活終於達到今日的思想一事。所謂今日的思想，是他從前在很多著述中說的『世界一國論。』那是社會主義國。但是他的社會主義，並非馬克斯和悉尼·威布（Sidney Webb）那樣有整然底體系的；不過僅是他奔放在底空想中所構設的罷？這一點，他是十足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

可是，讀他著述的人而被感動的，不是他的詳論博議，而是流貫於文章內裏的強力氣性，是自己所思考的洶湧逼人的旺盛氣質。

那不是賦有思想或哲學那樣的客觀性，而是堅持到底的個性，是自己中心的主張。於是他以這尺度測量世上一切的東西，隨意地決別善惡而明快地整理。

他的自傳，是這樣信口開河的自我之奔逸。六十八年的長歲月間，這樣隨意任性壯快自由地馳驟世上，誠然是痛快的。

因此他忽而孩童般熱鬧起來，才一轉念間，忽而又悄然冷靜了。例如一九三四年挾自己的世界一國論而渡美謁見羅斯福大總統，是完全被驅使於那人格底磁力而過分地嘉獎羅斯福。以爲自己的世界一國論，將藉美國大總統和蘇俄的獨裁者之協力而達成的；遂踴躍過赴莫斯科。

可是，和史丹林三小時會說的結果，看見這獨裁者固守馬克斯主義而不動；這一回，真個失望了。其後，往訪高爾基，聽取在蘇聯文學者也無承認自由之必要的意見，遂完全幻滅以離開蘇聯。

雖然如此，但接着最後一章，依然儘意地下結論以爲世界一國的理想，正在擴開於人類中。

他以孩童似的我執，在正直貫徹底主張的時候，使我們感受的地方最多。他以行將古稀之年一點不帶幻滅者所具的嘲諷，是使讀者對他賦與無限好意的。

### 三

這自傳，使我們想起種種的事情。

距今十五年前，我初讀他所著的小說『熱狂之友』時的興感，追憶起來，恍如昨日似的。有這樣有趣的書本嗎？我想着，就在薄涼的佛羅里達的海邊把它愉快地讀過了。那是我的威爾斯病，此後，他的著述，差不多一本不漏地搜集了。

那明年，我在倫敦訪問威爾斯暢談了一趟。實在是有趣味的話兒，我一生中永不能忘的會見。

那時，威爾斯給我說的，是出於同年出版的『世界史綱』中，他把著作這歷史的心情對我說了。那是讀了這書時才知道的。

當時我從他的介紹，購讀了『莊嚴底探索』一書。因太有趣了，我返復讀了二三次。我寫出了無聊的小說，也完全是威爾斯的影響了。那是『莊嚴底探索』一般任意的形式；——全不是寫論文和隨筆那樣的東西——因為感覺到，若果警惕競慎地寫出的為小說，則寫什麼也可以說是小說了。

但是，我的威爾斯崇拜，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華府會議時，因威爾斯的會議印象記就大半冷淡了。這許是認為他的作品寫得太無聊罷。

此後之翌年，出了『神一般的人們』，『是有趣的；但接着所出的『夢』，則覺得十分沒趣了。再次的『威廉，克烈梭爾特之世界』的二冊本長篇，終於在四分之一便輟讀了。

那時我感得名副其實的威爾斯，也才盡了。那是我後來和英美人士談起而發見了許多同感



的人。歐戰終結，竟至使阿拿托·法蘭斯（Anatole France）激賞『威爾斯是替世界之一半設想』的人，此後六七年，也就感覺他逐漸從世界潮流離開去了似的。

可是到了最近，又覺得這作家再次重興起來一樣。像前年他出版『未來之形相』一書，比一九〇八年他所著的『空中戰爭』，規模遠大得多；他的世界一國論，鮮明地出現。

這樣子，十五年來專心一意窺探他的浮沉的我，現在讀這自傳，彷彿覺得邂逅舊友似的依戀了。在最近的世間，覺得能喚起感激心情的人與事都很乏了，忽然從遙遠的倫敦，有這俊逸的思想家來訪，使我胸中復甦一種繾綣之情。

他的世界一國論，對宗教底熱情，哲學底思索都欠缺；這是使很多人們無深強底感動的緣故罷！然而一個人在六十八年間，一步一步向那究極的思想繼續邁進；即使只知這樣，對於生在動搖混亂時代的我們，已給與多大的暗示和教訓了。

從這意義來論，我以為這是有趣而且貴重的人間記錄。（昭和十年秋）



# 未完成的英雄薩斯洛迭

無奈應爲的事太多；

無奈所爲的事太少！

——薩斯洛迭 (Cecil Rhodes) 臨終遺言——

戲曲以五幕而完結，爲西洋劇的慣例；但有時也有僅以一幕而完結的所謂獨幕劇。

在人生中，正和這個相等，短促誠然是短促；但也有始終一貫而美滿收場的一生，也有如下文所述在半道中途便死去的未完成的一生。

像愷撒林肯似的，是完全的五幕劇。雖即殞於暗殺者的利器，最後不是壽終的死；然其生涯却美滿地完結了。

裴倫 (Lord George Gordon Byron) 的一生，僅僅三十六年短短的生涯。然而他的一生，完全爲美麗的獨幕劇。由天才光芒的發現，至坎坷屯蹇的潦倒；由意大利水鄉的詩酒徵逐，至星流電謝一般的最後看起來，是一卷的畫冊，絢爛奪目底狩野派極彩色了。

然而現在我要說的英雄薩斯洛迭的生涯，最初天意是爲堂堂的五幕劇而落筆的；但中途心變意移，彷彿與我以沒有記述第五幕便完了似的感想。那是未完成的戲劇，沒加工的製品，猶

之紅葉山人的金色夜叉一般中途絕筆的藝術品。

可是洛迭一生深惹我們興味的，在於這未完成和半途而廢的處所。倘若再假他以十年壽命，許會完成什麼偉大的事業了；又許他自身會成爲什麼雄渾的人物了：這樣無限的空想，是常在暗示我們的。

又，洛迭給與我們的興味，是我們在人生中，看見既完成了的英雄，着實稀罕；但未完成的英雄，而周遭却有不知幾許的緣故。以明治期所出現的英雄而論，像伊藤博文和東鄉平八郎似的，是既完成的英雄。但在王政維新時代，我們失落多少未完成的英雄呢？如坂本龍馬，就是最傑出的一人。使他再多長十年，他將會幹出什麼事業來罷！至於橋本左內如何？橫井小楠如何？高野長英如何？我們儘管疼惜，可是在中途半道却還喪失有好些人傑的。

尤其是像龍馬左內小楠那樣身未成名而遽登鬼錄的英雄兒，爲數何慮千百，誠可憾哉！

他們的天才，不單是不能結束第五幕，且還未及第三，四幕，而多數僅於第一幕或第二幕便去世的。人生底悲慘，孰有逾於天才的天折者？唯有他們纔能與洛迭一樣留下：

『無奈應爲的事太多，無奈所爲的事太少』

這樣的嗟嘆而撒手塵寰。

爲憑弔這些無名的英雄之故，使我談起那偉業中墜的南非英雄薩斯洛迭的一生來了。

世有以孫悟空的西遊記爲小說家夢幻的故事，以成吉思汗的征服世界爲千年前未開化時代的偶然事件的人，請暫且聽聽我所要敘述的薩斯洛迭的一生罷。

距今約三四十年前，這樣超凡軼倫的人物出現，在萬目睽睽的文明社會裏，完成這樣非常偉大的事業，差不多是在人間想像以外的。

約翰·薩斯·洛迭 (John Cecil Rhodes) ——這是他的本名——一八五三年即明治維新五年前七月五日生於倫敦近郊一位牧師的家庭。家無餘財，祖先也沒什麼偉人；加以他既不能進英國青年登龍的伊頓和哈羅中學，而就讀於附近的中學了。因此，十六歲輟學返家，患了肺病。——因貧乏而中途退學，更兼以不治之症。到了這個地步，誰都意氣銷沉想要自殺了。

可是，這位肺病的貧乏青年，十六歲渡南非洲，二十八歲充南非議員，三十一歲入閣，三十二歲爲年收五十萬的富人，三十五歲爲世界一金剛石 (Diamond) 鑛區王而積資數億，三十七歲爲首相，三十八歲拜訪英國時，被稱作大英帝國首屈一指的英雄兒，四十三歲失敗，四十八歲逝世。

然而他死了的時候，把幾乎比得上歐羅巴一半的倍大領土，當做南非共和國以奉送於祖國，把數億的鉅富悉數貢獻於祖國，作爲洛迭獎學資金，而爲英國的貧乏青年開登龍之道。那麼，他在死後，他的遺志完成，龐大的阿非利加大陸，差不多要變成英國的領土了。那是近代史上的奇蹟。

事實比小說還奇的，是薩斯洛迭的一生。

由于東三省事件才作一大躍進的日本民族，許是從洛迭的生涯受了許多的暗示罷。  
今日的日本青年應該由洛迭的一生學得許多教訓的。

三

洛迭到南非一看，那簡直像蜂窩似的喧嚷，是因爲世界一個金剛石鑛區被發見了。

他到南非的時候，是明治三年；發見金剛石山的時候，是明治紀年前的慶應三年，即西曆一八六七年。

「往那兒去！」全世界的實業家，企業家，冒險家，浮浪人之流，像雲蒸霞蔚般匯將起來，鬧得擁擠，喧囂，不可開交了。

這位十六歲的青年洛迭，一直往金剛石鑛區黔巴勒去了。

原來黔巴勒是怎樣的土地呢？據當時探訪過那地的小說家芝羅洛貝記載所說——

「有生以來，自己實未嘗見過那樣骯髒的街道。幾個月間，雨兒一滴也沒有下的。溫度呢，在向陽的地方，是一百六十度；在背陽的地方，是九十七度。街上方五哩，全無一株樹木；要想看看花草，非走二十哩不行。所有一切房屋，盡是水波狀亞鉛板。食物粗劣，幾乎不能入口。道路不修，滿是砂礫，石子，孔窿。空氣一半塵垢，一半蒼蠅。」

自己感覺不是吸空氣，而是吸塵埃似的。所以金剛石這東西，找上兩三日，就會討厭透

了。』

從這個地獄底裏似的地方，得掘出光輝燦爛的金剛石來的。

偏巧又只是挖鑿黔巴勒平地的砂，纔能掘出韃韃的金剛石來。自然，金剛石并非開始就會發光的，只不過是普通的一塊石頭，經過熟練的工人細心地琢磨，這纔變成那樣美麗的寶石。

這正如字面所表示一樣——一本萬利。

那地方本是從荷蘭移居過來的玻亞人所有的。他們是農民，不需要金銀的；因此把那不知價值幾百億圓的貴重的土地，僅以九十萬圓賣給英國，便連忙將農具搭上牛車，再搬到深祕的草木繁殖的地方去了。——這就是託蘭斯威爾。

英國人是懂得在世界上怎樣地容易發財的。

來到這滿目荒涼的黔巴勒，只此一個肺病的薩斯洛迭青年。要是普通的人，思憶二千里外的故鄉，儘會感傷（Sentimental）起來了。

但洛迭倒中意這地獄似的黔巴勒。他上了年紀之後，納悶得幾乎再要回到黔巴勒去。

那不止是他一人，當時在那兒成名的各人，全都愛這地獄般的黔巴勒的。

這畢竟什麼理由呢？那是『少年發達。』

人在青春時，是明朗的，快活的；但在困苦時，則大抵是貧窮了。

財富，能賦人以幸福；但有財富却反倒爲難的，那時大概已是垂暮之年了。

所謂『少年發達，』在這世面上，是非輕容易的事。然而從先祖承襲來的，則無意思了。青年男兒，用獨自的才能致富時，他纔覺得『這個世界是我的世界』的愉快。

如今洛迭已滾進這個寶山了。他渾身底活動慾，發揚蹈厲，是很應該的。

洛迭爲天生的英雄兒了，——英雄兒的共通特色是發展慾。——他欲延擴這種精神；思量推廣那活動舞臺；增長這財富，權力；甚至要把這理想伸張到茫無際的世界。

薩斯洛迭是個滿身發展慾的人，可是因爲貧病交迫，而且在舊式習慣萬能的拘束的英國，無論怎樣都不能發展的。

但是，他現今到了黔巴勒，竟發見一攫萬金的機會了。他以猛獅搏兔一般的奮起，來攫取金剛石了。於是，二年後，他遂成爲一週間有一千圓——卽一年有五萬圓——收入的身分了。

青年呀，向廣大的世界去！

您們的年齡還輕，空想饒富，體力旺盛時，休踟躕於小天地裏！——天寬地闊，男兒建功立業的舞臺，在六大州的處處。

青年呀，請抱懷壯志吧！

青年呀，跳出廣漠的世界罷！



然而洛迭一成了年收五萬之身，即顯出真正的英雄兒的面目來了。他馬上回到母國英吉利，隨進牛津大學唸書。

『真箇要作偉人，沒有學問是不行的。』他這麼想。

那麼，他回去研究什麼呢？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自然科學？……并不是這樣的東西。——他回去學習古典。

這就日本說，大概是攻究古事記，萬葉集，或論語，春秋，左傳之類的書籍。而自西洋人看來，所謂古典，是指希臘和羅馬的文獻。

倘一看洛迭起始抵達巴勒時所攜帶去的各式品物，便明白他一生的志願了。——挖土的工具，古典的書籍，希臘語的字彙：只此而已。

他身雖在巴勒的穢濁地方中開發寶石，而心猶念念不忘于牛津大學。他對女人很冷淡，終生不娶；所以似乎：一生沒有戀愛的感情。要是有的話，其唯對於英國最古的學園牛津大學了。他四十八歲絕命時，遺囑將數億的財產寄贈於母校牛津大學，而以之爲『洛迭英學資金』給與英國國民中學費無着的有爲青年以修學的機會，是因他對牛津大學抱有一種初戀似的熱烈底愛情之故。

他入牛津大學，是二十歲的時候，是很奇怪的一個學生。在英國則上課聽講，在遙遠的南非則指揮那積餘財產管理的大學生。

五

在南非發見金剛寶石，固然是他的幸運；但比那還大的幸運，已在牛津大學等着他了——這就是良師。

他進了牛津大學的時候，豫言者似的哲人，從那大學的教壇向全英國——不，向全世界呼號了。——這是洛斯克（Ruskin）。

他教給學生道：

『各位，是具有種種的本能：宗教，戀愛，賺錢，藝術，創造……。但據我所信奉，占人類本能中最高位的，是創造本能。然而各位或有與余意見不同的，則請傾盡全能全力以發揮各自所認為最上的本能吧！』

這對於洛迭，正如天籟。他生來就具有無限的創造本能的。要做出什麼新奇的東西遺留于地上纔甘瞑目的一念，彷彿是騰沸他的全人底欲求。

那末，應該創造什麼呢？洛斯克已給他解答了——

『青年呀！偉大的命運，如今已佇立於諸君之前了！全英的青年呀，難道諸君再也發不出以大家的祖國為王者之王，為王威燦然的海島，為全世界光明底源泉，和平底中心的雄志麼？為完成那種使命，我們得建立殖民地於全世界，占領我們勢力所及的空地，教給殖民地以對於母國須具忠誠的意念，使英國的權力擴張到一切海上陸上，是英國國民應該信仰的第一義

務。」

這呼號聲音，如萬雷轟響似的，攢進青年洛迭的耳膜裏了。

『是的！完成大英帝國！征服世界！』——他的一生方針，已分明決定了。

他以為將偉大的英國文化，推廣到世界各處，是英國國民的最高道德；於是作為世界統一的第一步工作，便決心征服阿非利加大陸。

那末，從好望角一步步北進，要圖取南非一帶為英國領域，總得從北方的埃及貫通南方的好望角，建設一條阿非利加的縱斷鐵道。

他這麼決定，又毫不躊躇地重渡黔巴勒了。

## 六

『英國的發展，是神的意思！』

那是洛迭終生的信念；而抱有這種信念的，又並不止他一人。

但，在這英領南非的北方，以前就有從荷蘭移居過來的玻亞人的農民住着的。那玻亞人的北方，是未開闢的黑暗地帶，是黑人所居的阿非利加大陸。為得征服這大陸，首須征服那玻亞人屯住的領土。

然而玻亞人是不固執於金錢的農業畜牧人；是素朴頑健的人；是因厭惡煩瑣底文明生活，一旦英人抵達，金剛石被發見時，即將黔巴勒一帶地方，僅以九十萬圓賣却，便連忙遷去北邊

的人。

在此淡然無所求的玻亞人中，不意彼蒼惠賜以一位豪傑之士——這就是玻亞的大總統克勒基爾。這彷彿舊約聖經上所載的猶太人的禪師似的執拗正直無學而且是宗教心專一的男子。

他只進過三個月學校；說到讀書，則只知聖經。他是十六個孩子的父親，於寺前蓋有自宅，早上坐在大門口前，一邊喝咖啡，一邊和過路的人大聲攀談。那長長的鬚髭，和紅紅的臉孔，彷彿與人以猿子（Gorilla）似的印象。

倘如洛迭以爲英國的發展是神意的；則克勒基爾之死守託蘭斯威爾（玻亞人的國）也是神意的了。

那末，這兩個剛復固執的人，除衝突外無他途了。

七

果然，因貝克亞拿蘭特的土地問題，發生爭執了。

此地位於託蘭斯威爾之西，英人的好望角殖民地之北。玻亞人求牧草，英國人尋金礦；都是屬於貝克亞拿蘭特的領域的。

當時，洛迭當選爲代議士，兼南非內閣閣員。現在他因貝克亞拿蘭特的土地問題，玻亞人和英國人間發生紛爭，便立即決定北進而與克勒基爾直接談判。他在交涉事務，本是個具有非凡手腕的男子；但這一回意外的碰壁了，且因此而竟至惹起堂堂的南非戰爭，爲英國史上污點

的一大戰爭。那是洛迭不單人獨馬的去，偏帶同克勒基爾頂憎惡的宣教師和軍人前往，因此克勒基爾氣忿起來了。他覺得洛迭是爲宣教師而來奪取他的土地，而且懷恨洛迭是帶着軍人來威嚇自己的。這樣一來，就令克勒基爾一點也不退縮，不把大英帝國的軍隊什麼看在眼里裏了。

到這裏，又起了一大事件——這是金鑛的發見。

這兩雄相會的一八八五年，在貝克亞拿蘭特之北端發見金鑛了。接着託蘭斯威爾中，這兒那兒也都發見到了。

那時正是世界苦於金產出額不足的時候。現在說在南非是很豐富的。

『到那兒去！』世界上，人們都奔赴南非；南非忽然變作民族鬪爭的戰場了。

可憐的是玻亞人！

他們逃避文明，二百年前已從法蘭西和荷蘭越海來到好望角的。英人一到好望角，他們即躲到拿達爾；待文明再向那兒光臨，即又躲到北方的阿連斯自由國；在這裏金剛石被發見了，黔巴勒市做就了，即以九十萬圓賣却此一幅寬廣的土地，遁匿北隣的託蘭斯威爾，而營安靜的農民生活。

此次那兒發見金鑛，世界的文明人又復紛至沓來；說得過分一點，是恣無忌憚的。梟雄克勒基爾便挺身而起了。

八

在金剛石和黃金的波瀾中，洛迭到底怎麼辦呢？

他的慧眼，集注於金剛石業者的統一。

他以天稟的口才，把那蒼蠅一般羣集的個人底採掘金剛石的大衆，一個個地說得心從意服，而漸次從混亂之中創出秩序來。洛迭的金剛石公會，像雪人兒似的漸漸擴大起來了。他三十二歲時，既成爲年收五十萬圓的富豪了。

越三年後，他的公司，對二千三百萬圓的資本，分派兩成半的紅利。

那時最後剩下和他競爭的對手，是法人公司。爲買受它，得需七百五十萬金。這一來，他馬上邁返英國，訪問世界一大資本家羅斯威路特 (Rothschild Nathamayer)，用他一流的辯說，獲得這款回來。

再和他的金剛石獨占的戰爭對手，是猶太人巴爾涅德。他倆從事喋血般交鋒；然而臨了末兒，巴爾涅德乏力自退，把一切權利讓與洛迭；洛迭便成爲世界第一的金剛石大王了。——那是他三十五歲的時候；對手巴爾涅德也是同年。

當時洛迭寫付的支票，達五千三百三十八萬六千五百圓的壯觀，據說這是世界開始以來最巨額的支票。他囊空如洗，從渡來南非之後，這僅僅是第十九年所成就的事業。

如今他支配世界金剛石出產額的九成，爲南非第一的人傑了。閱二年後，更一躍而爲好望角殖民地的首相了。

財富，權力，到此時已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了！

九

世人是把他當作新時代的拿破崙看的。

現在他內心裏正起了劇大的變化。他抵達南非以來，所作所爲，無不成功——求富得富，求土地得土地，求權力得權力。

『我是受命運之神所衛護着的！』他心中這麼想。

『擁戴以幸運爲朋友的宰相的，是人民一大幸福。』他從壇上這麼慷慨陳詞，博得民衆熱心的喝采，如同拿破崙的兵丁歡呼出陣一般。

他現在予人們以彷彿心裏想的事情無不成功的超人似的印像。

然而那幾億財富，一點兒也沒有侵蝕這年屆不惑的英雄兒底心。他爲自己的私慾和享樂，一毛錢都不欲妄費的。

他一生沒有什麼嗜好和趣味。居處質俚，粗衣糲食，是他的私生活。他一生對女子，是漠然無所動心的。

『我的身軀，我的財產，悉奉獻于英國。我不要妻室，也不要兒子。我的東西全都遺留給大英帝國而死去便好了！』

這是他的信念，而且是度過那樣信念的生活纔死去的。

他只有一種嗜好，不論睡覺或醒來，唯一地想念着，——這就是把世界統一於英國之下。

洛迭從劇普坦的木屋窗中，一面眺臨那展開于脚下的廣漠的阿非利加大陸，一面喃喃自語：

『統一世界，先從阿非利加大陸始！』

他的財產，不是金剛石，不是黃金，而是那無限的空想力。

一〇

翌年，他過返英國時，他的聲華懋著了。

當時是文豪紀別靈 (Kipling Rudyard) 的全盛期。紀別靈的理想，是將大英帝國的權力擴張到全世界。他在散文和詩歌裏賦與發展英國的精神。

那理想的英雄，如今已從南非歸來了！

這是伊利薩伯 (Elizabeth) 女王朝的英雄兒！唯有他是豪快底萊爾 (Raleigh Sir Walter) 的再生！全英國都額手稱慶等待他的凱旋！

二十年前爲一肺病的貧乏青年而別離祖國；現在，他爲英國第一的英雄兒而歸來了！——他過聖希勒拿之濱，一面凭欄瞻星，一面這麼回想。

『我已將比歐羅巴還大的阿非利加征服了；接着是亞細亞，亞美利加……其次，是天上的星的世界。』



他一抵涉，維多利亞女王即在宮殿設筵賜餐，皇太子即因他時間上之方便而招待午餐，首相騷里士伯利 (Salisbury) 即開盛大的夜宴；因此他所趁的船——來往有定的郵船，竟延期啓行，開前例所無的特別優遇。

喜歡冒險，是英國國民的產業。

現在這個真正的冒險者歸來了；富的貧的都忘却自己，一齊歡迎他了。  
倫敦的社交界，怪熱鬧不過的。

他是大富豪；卻偏要獨身。

求婚的不絕如雨。

然而洛迭不置回音——實在是不會好好的拆開求婚的來信看過。他似乎親自這樣說：

『忙箇不了，那有結婚的餘暇？』

當時他的肺患，已好了一些；但是今回弄成心臟病了。

他知道自己的餘年不多久了。然而總得趁這殘餘的短促的生命，征服阿非利加，征服世界！他和自己的壽命競走一般的。

於此寓有悲壯的洛迭底一生，寓有他一切的幸運。然而只有壽命之神和他爲難。

所以他着急了！

常人所慢步的，他却如飛的跑；所以在不經意的地方躓倒了。

一一  
他從英國回來，纔著意建築新居。那是他覺得像自己這樣的身分，要是沒有一幢稍微大一點的住宅，却不便的。

這是命名爲『大棧房』的有名的家宅。

他買下三所農家的大棧房，建於劇普坦郊外，權充南非首相的府第。

自此以後，他以急速力征服附近一帶，現在稱作露德西亞這地方，幾乎等于東三省二倍的領土，一舉而獲得以貢獻于祖國。

他又將以前全南非金礦的大部份統一而置於自己支配之下。

他正一步步的接近完成大陸征服的鴻業；然而禍起于不測之處了。

政治家不被倒於政敵，而被倒于政友。洛迭的遭際，正復如此。

他在南非結納的斷金之交的人物，有詹姆生 (Jameson Sir Learder Starr)，這醫師。他是俠骨稜稜富於氣節的人，且又是一貫的帝國主義者。他雖幫忙洛迭，死心塌地的去奪取南非領土，但他們的難關，是梟雄克勒基爾。要不打倒克勒基爾之後，則南非統一爲不可能的。

於是洛迭和詹姆生進行推倒那老雄克勒基爾計劃。不圖此計劃反成爲推倒洛迭的結果了。當時託蘭斯威爾共和國內，有一羣不滿于克勒基爾專制的異邦人。眼光敏銳的洛迭，使這些被壓迫者釀起內亂；同時，使詹姆生率敢死隊進行侵入的計劃。

可是，那計劃不知在那裏洩漏了，不止南非起來反對，甚至英國本部也發生誹難。植民大臣張伯倫（Chamberlain）雖是洛迭多年的政友，後援者；然而唯有這個計劃，絕不贊成。

頻頻的電報往復，末尾才知道張伯倫不同情，洛迭即從劇普坦對深居奧地的詹姆生醫師，拍發中止前進的電報。

那電報不幸而沒遞到詹姆生的手了。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詹姆生率決死團一隊，侵入託蘭斯威爾。

這電文爆彈似的轟震全世界了。因為這不單是南非的窮村僻壤的一事件，而且是具有引導英德啓蒙的危險性的。

閣僚司拉娜拿着那電報逕訪洛迭於『大棧房』中，他驚的滿臉通青，呆坐書齋了。

『明白了，明白了，……那電報不看也成的。』——他這麼嘆道。

『萬事都完了！』他說。

『那末，您爲什麼不止住詹姆生呢？』

『我止住的；但是今朝纔知道那電報不到。』

『那末，您對世界發表這回進擊是與己無關的，豈不很好嗎？』

這一來，洛迭忽然站起，大聲狂叫：

『詹姆生是我的親友。到這時，我不能坐視不救的。我的事業，因此而挫折了。』

然而塌坍的時候，我和友人一齊倒塌！』  
其後，不久，他辭去首相職位了：這是順風滿帆的他的生涯中，唯一的大失敗。  
英國政府處罰詹姆生，事情這纔告一段落。  
然而那原因却釀成四年後的南非戰爭了。

一二

但是失敗之後，他的真實偉大性才顯現出來。

現在他辭去首相的職務，同時辭去南非公司經理的地位了；但征服阿非利加的事業，一刻也決無斷念的。——不，倒是他失敗後，纔著著進行他的偉大工作。

那年北方麻特比里的黑人蜂起，即以軍隊的力量，也不能鎮壓了。這一來，洛迭說道：——  
『我去吧！』

他只帶同三個白人，不持寸鐵而逕赴土人軍營中，坐於戈矛林立之間而與會長談判。他以天稟的辯才，說服會長締結和平了。

却說洛迭臨走之際，儼然若無其事似的問道：

『那末，此後永久和平呢，還是戰爭？』

會長登時把矛桿收將起來，叩首謝罪，以示降服歸順。

于是以赤手空拳而使那黑人的大軍投誠了。他對同行者所說過的那句話，至今成爲史上的

名句：——

『因有這樣的事情，所以人生纔有價值。』

一三

『征服南非，征服全阿非利加，征服全世界，——而且征服星的世界：在這一切，建設英國的文化。……』

這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的血，他的肉，他的骨，不！是他的全身全靈。不論白天，不論晚上，只有這一念驅使他，纏繞他。

睡則在夢寐中，醒則在幻想裏，望山則在山巔，臨海則在波底，……世界底英國，不！宇宙底英國，煌煌然燦耀起來了！

薩斯洛迭的一生，是追逐這個，絕不傍顧，飛一般繼續跑去的。

能够嗎？

何時能够？

那樣的愚問，是不必要的呀！

他不是這樣說過麼：

『再沒有像認爲人間的理想，是隨着那人的死亡而告終的這樣的獸氣了！』  
在酷暑的南非，他爲那個目標，儘着力兒幹。炎熱，困乏，饑餓，……這些事情是不覺得

的。

然而這瘋了一般似的洛迭，只有一事是不能不感傷的，——是一天比一天厲害起來的心臟病。

因肉體底痛苦，雖然汗珠滲額，他還，是獅子撲兔般奮闖。

壽命和精魂競走了！

生前總得有應完成的一件事業——把露德西亞和好望角殖民地合併。

露德西亞有八十萬方哩的廣土。約等於日本本土六倍。他用獨力奪取，以之奉獻祖國。現在他行將死了。

所以他於一八九八年的總選舉時，已浮現黯淡的顏容，發出嘎破的聲音，拖着軟弱的脚步，遊說國內去的。

是和死的競走！

因政敵的罵詈譏謗，他的黨派決裂了；然而他不因這樣而屈撓。

其次是阿非利加的縱貫鐵道。

因本國政府的反對，那也不能成功；然而他不因這樣而灰心。

南非戰爭本該惹不起的；但因殖民大民張伯倫和新來的米爾訥（Alfred Milner）總督的政策，戰爭終于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一日爆發了；然而他不因這樣而沮喪。

心臟的苦痛日甚一日，再也不能呼息了；然而他不因這樣而頹唐。

隨着開戰，他就拒絕醫師的勸告，而邁赴黔巴勒去了。他的火車，是最後的一卡火車，在那街上給玻亞人——是憎恨到要舐他的骨頭的玻亞人——包圍了；然而他不因這樣而挫頓。

在黔巴勒中，憤那將校的無能，他親自指揮軍事，幾乎要鬧到軍法會議了；然而他不因這樣而折落。

一旦解圍，返好望角，即以重病之身，往來英國南非，繼續奮鬥。

這時，他知道距死之期不遠了；於是在第六號遺囑上記明，舉其財產寄與牛津大學，作為洛迭獎學資金，創立每年從各國大學選拔出英語國民中有為的青年，而送進牛津大學的制度。他是將藉此以養成把英國文化宣揚于世界的選手的。

南非戰爭結束的兩月前，他的死期終於來臨了。他在關上窗戶的房間，呼吸屏閉；於是打開窗戶，天井，以至孔穴吸取空氣。

然而做着征服世界底夢的英雄兒，以八十萬平方哩的大領土，和數億的財富，而終於求不到深入自己肺臟的一點空氣便死去了。這是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無奈應為的事太多；無奈所為的事太少！』

那是他臨終的歎息。

他的遺骸，遵照他的遺囑，葬於離好望角之北約一千五百哩的馬多布斯荒野正中所聳立的

孤峯。

他的遺骸，從他所計劃的阿非利加縱貫鐵道的起點好望角站，載上他所造的快車，而運到北方去了。過黔巴勒，貝克亞拿蘭特，而至馬多布斯的野原，他所征服的麻達比里黑人，以葬其大酋長的典禮，肅穆地守護着那駕上十五頭牛的砲車中所載着的他的遺骸，直送至那矗峙于荒野中的孤峯。

那是千尺的巖山。太古以來，在那黑巖重積的巨峰上，沒有一花一草，周圍一百五十哩，也沒有一莖樹木。烈日的陽光，從開關以來，是照着這荒野和巨峯之上。

爆破那絕頂，把棺兒殮將起來了，遵照他的遺囑，刻記：——

『約翰·薩斯洛迭的遺骸窆葬於此』

這是用小鐵片釘在巨巖裏的。什麼國籍和生死的年月日，都沒有鐫上。

窆窆既畢，數千黑人，即循照營葬大酋長時的儀式，宰牛五十頭，對天高聲喊道：——

『我們的父親死了！』

一四

那是約翰·薩斯洛迭的一生。

他於四十八年的生涯中，積數億鉅富，當南非首相，征服跟歐洲一半大的領土以獻給英國。而且他逝世後，送進牛津大學的洛迭獎學資金的英美德三國的高材生，既達數千。他所遺



下的南非殖民地，現在成爲英國六大自治的領區的殖民地之一。他所計畫的鐵道，貫通那黑暗大陸，從南端的好望角至北極的亞歷奇山大利亞，差不多沿線都變作英領了。他的宿志，在他死後還留存于地上，堂堂地高視闊步進行的。

但是他的所志，並非那樣的事。他欲以英國名義征服全世界；苟有可能，甚至要征服星的世界。他又期望在這龐然的英國，瀰漫英雄底精神的。

他底一生，是發展精神的火團。那炎炎的焰光，燃發他的自身，灼熱他的周圍。像古代神話裏的鳳凰(Phoenix)似的，翱翔天空，撲進日輪，而終至焚死；從死灰中，又復燃起新的生命。那壯烈而悲痛，幾乎使我們發生瞻顧古代希臘劇的感想。

哲人嘉勒爾(F. Carlyle)疾呼『奇蹟的時代還沒有去呀！』一語，吾人可以之覘洛迭底一生。

可恨天不假以永年，半塗殞謝，終於沒有完全發展其才鋒，便了一世。又可恨他的人物不能隨着歲月而更擴大渾成；像他長眠的巨巖的峯頂似的，未達於可以俯瞰世界史的高位。他的生涯，竟未及第五幕便收場了。

然而更讓我們回首沈思他的生涯罷：何等壯大而勇悍？看！他和人生的三大強敵交戰，不是完全把它們克服了麼？

第一是重病。他少年厄於肺患，中年又苦於心臟病，出入於酷暑百度的蠻貊之邦，無醫

師，無病院，甚至到了連藥品都缺乏的境界，也毫不經意；突破一切難關，而向其鴻業邁進的：此而不能稱之爲英雄精神，則天下什麼可說英雄精神？

第二是貧乏。他生而爲貧窮的牧師的兒子，莫名一錢，竟到南非去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財富是偉大的力量。然而他以赤手空拳和運命開爭；以勇氣精神智謀，而卒至造成數億鉅富。所謂數億，把它記到紙上，僅僅二字。但於支持日常生活都不容易的現代社會，即使有金剛石鑛區發見的好運，而十數年間積得這樣財富的，恐非尋常的人物所能爲。那自身是英雄底事業。然而洛迭一點也不被那資財所動心，視幾億鉅富如同敝屣，粗衣糲食陋居，一個銅片也不打算爲子孫留下；即知他是比黃金還偉大的。這一點，我們幾乎感覺是古典底英雄一般的風範了。

第三是無學問。他自十六歲一離開英國，就是中學還未畢業的無教育者的。然而他心裏痛感學問的尊貴，所以一旦爲年收五十萬圓的身份，便拋却萬事而急欲獲得的是學問。即是他克服了第三的敵人無學了。而且他不求專門的職業學問，而習根本上養成人物的古典。這是他的非凡的見識。所以他的一生，彷彿有古典底英雄似的風格。

人生於世，有的被賦予以健康，有的被賦予以巨富，有的被賦予以榮爵，有的被賦予以學問智識。時而某人一身會被賦予以這些一切。像這樣的人們在社會上成事，實如一舉手一投足之易易。

然而天生英雄兒於地上，必剝奪去那些優惠，使之生長于困苦窮愁中，鍊其志，養其氣，以擔當時艱，而完成起死回天的偉大事業。

昔賢孟子論之曰：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故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然後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言詞壯烈，貫絕百世！

逆境的人兒呀！——請感謝您的逆境，領悟將降大任于閣下的天意吧！

要之：人之一生，夙貴立志修德，度過世上有意義價值的七十年的生涯。無論執筆，佩劍，荷鋤，記帳，在壇上呼號，在研究室測試驗管，都毫無所異。要緊的是在十二分發揮我們天賦的才能，大膽地發展我們內心抱懷的壯志；以英雄的精魂去創造，以殉教者的心情去服務而終焉一生。成敗在天，得失由命。我們人間可能做得到的；或爲一家的英雄，或爲一村英雄，或爲一國的英雄，唯有盡我之至善罷！

時維五月，天朗氣清。三千年的準備如今成熟了！民族飛躍的時期來臨了！寄語祖國九千萬的友人：太陽在耀，何不打開窗扉，挹領光明，出發萬里的壯途？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00513)

☆ 讀 書 三 昧 一 冊

每冊實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鶴 見 祐 輔

譯 述 者 李 冠 禮  
蕭 品 超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發給審查證圖書第一四〇號

37225

